





§ 0.60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付版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初版



現代小說選 下冊

實價六角

編者 胡雲翼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美華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開封西安廈門  
成都濟南雲南溫州  
廣州重慶貴陽汕頭  
杭州武漢長沙南京  
北新書局

目次(下冊)

葉紹鈞

潘先生在難中……………一

魯迅

故鄉……………三二

張資平

三七晚上……………四九

王魯彥

黃金……………六二

劉大杰

目次



花美子……………九四

彭家煌

請客……………一〇五

張天翼

蜜蜂……………一一七

杜衡

牆……………一八〇

巴金

煤坑……………一九九

丁玲

水……………二二〇

## 潘先生在難中

葉紹鈞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腳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沉悶得很，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黃昏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揭示處的黑漆版上標明西來的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週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李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擾的境界。

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個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尚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也不能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座椅的中間，一動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

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道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攔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

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脚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唷，阿唷，」淒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蹲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索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雙手也沒得空了。

潘師母向來不會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里，懊悔也是沒有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脚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衆的勢，腳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

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悵惘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蹤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稀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

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黃包車！」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圍攔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想了一想，續說，「十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二個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

車夫剛欲拔脚前奔，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只得縮住了。小的孩子看這個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過臉來，貼着父親的胸際。

潘先生領悟了，連忙解釋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紅包頭。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所以要逃到這里來；他背着鎗保護我們。他的鬍子很好



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

孩子總覺得怕，便是同羅漢一樣鬍子也不想看。直到聽見噹噹的聲音，才從側邊斜睨過去，只見很亮很亮的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都點得亮亮；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

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因為客堂裏都搭起牀鋪，可知確實是住滿了。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懶懶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是找房間，這裏還有麼？」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了。」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

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價加上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繼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回走了這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牀，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討厭的氣味！」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聲音，才知道原是一間廚房。再一思想，氣味雖討厭，究比喫鎗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用晚飯吧？」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

「我要喫火腿湯淘飯，」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喫就好

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夾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喫大菜。」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得喫，活活地餓……」

潘先生有點兒窘，却作沒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分付茶房道，「我們在路上喫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④一毛錢熏魚來。」

茶房的腳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喝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

着，把阿二拖在身邊，一手輕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⑤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裏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不知王媽倒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會不會知曉他們一家統出來了，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袴子，廚房裏的一碗白燒鴨……真同通了電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涌上心頭，覺得異樣地不舒服；便嘆口氣道，「不知弄到怎樣呢！」

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

疎疎的雨點從窗外灑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真下雨了，幸虧在這一刹那，」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

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看。

「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視着潘師母，一段舌頭從嘴裏伸了出來。

二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蜷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晨光透下來，幾許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里談話了；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的好一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牀上，彼此呵癢爲戲。

「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地說。「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自然照常要開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

育局裏的職員，又那里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曉得，回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你就回去開學，有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爲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回答。你只要問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思。「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牀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爲撫慰的聲調，）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決定沒有一點危險，我自自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靈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裏的東西麼？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里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萬無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但是風

聲這樣地緊，一去之後，猶如珠子拋在海裏，誰保得定必能撈回來呢！生離死別的哀感涌上她的心頭，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吉利，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於是勉強忍住，聊作自慰的請求道，「那麼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如還來得及，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車來，不然，趁了明天的早車來。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淚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裏也着實有點煩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回去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麼放得下這裏！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決計一走，未免太沒有恩義。又况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邊，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想時，不禁深深地發恨：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預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幫助

一臂的兒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覺得回去終於是天經地義。便把惱恨關在一旁，臉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這意思，依你的話，就趁了下午的車來。」

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小的就伏在牀沿作嬌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媽媽回去，賸下你獨個住在這裏，」大的孩子扮着鬼臉說。

小的聽着，便迫緊喉嚨喊作嘔哭的腔調，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

「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裏，」潘先生提高了聲音說。「再不許胡鬧了，好好兒起來待喫早飯罷。」說罷，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逕出僱車，趕往車站。

模糊地聽得行人在那裏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潘先生想，「火車如果不開，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



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未必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可靠。欲決此疑，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

他的運氣誠然不壞，趕到車站一看，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點鐘才到，這一刻還沒有到呢。買票處絕不擁擠，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聚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爲看看來的，也有帶着照相器具的，專等夜車到時攝取車站擁擠的情形，好作將來風雲變幻史的一頁。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鋪蓋，各色各樣，幾乎碰到鉛皮的屋面。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點兒悵惘，頓了一頓，終於前去買了張三等票，就走入車箱裏坐着。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溫溫地不嫌燠熱；坐位很寬舒，就是勉強要躺躺也可以。他想，「這是難得逢到的。倘若心裏沒有事，真是趟愉快的旅行呢。」

這趟車一路耽擱，聽候軍人的命令，等待兵車的通過。直到抵達讓里，已是下

午三點過了。潘先生下了車，急忙趕到家，看見大門緊緊關着，心便一定，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

扣了十幾下，王媽方才把門開了。一見潘先生，出驚地說，「怎麼，先生回來了！不用逃難了麼？」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進裏面四週一看，便開了房門的鎖，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沒有變更，一點沒有變更，什麼都同昨天一樣。於是他弔起的一半心放下了。還有一半心沒放下，便又鎖上房門，回身出門；吩咐王媽道，「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

王媽摸不清頭緒，關了門進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騙她說逃到上海去。「不然，怎麼先生又回來了？奶奶同兩個孩子不一同來，又躲在什麼地方呢？但是，他們爲什麼不讓我跟了去？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們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紅房子裏，那些兵都講通的，打起仗來不

打那紅房子。——其實就是老實告訴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興呢。我在這里一點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這里來，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隨即想起甥女兒送她的一雙繡花鞋真好看，穿了這鞋子上西方，閻王一定另眼相看；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里的問題。

潘先生出門，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麼沒有？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不顧職務，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意，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現在暑假期滿，我校照常開學。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他們天空裏佈着禦防炸彈的網，下面學校裏却依然在那里上課；這種非常的精神，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希望家長們能夠體諒這一層意思，如無其

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

他起完這草，往復看了三遍，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局長看見了，至少也得說一聲「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膽上蠟紙，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命校役向一個學生家裏送去。公事算是完畢了，開始想到私事：既要開學，上海是去不成了，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麼弄得下去！但也沒有辦法，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安心住着。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寫寄與夫人的信。

明天，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鐵路真個不通了！他心頭突然一沈，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地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至於渺茫。沒精打采地踱到學校裏，校役回報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關上大門的，打也打不開，只好從門縫裏插了進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裏，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當然跟着去，不一定幾時才能回來念書。其餘的都說知道了：有的又說性命還保不定安全，讀書的事情再說罷。」

「哦，知道了。」潘先生並不留心在這些上邊，更深的憂慮正縈繞於心曲。抽完了一支香烟以後，應走的路途決定了，便趕到紅十字會分會的辦事處。

他繳納會費願做會員；又宣言自己的學校房屋還寬闊，也願意作為婦女收容所，到萬一的時候收容婦女。這是慈善的舉措，當然受熱誠的歡迎，更兼潘先生本來是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辦事處就給他紅十字的旗子，好在學校門前張起來；又給他紅十字的徽章，標明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員。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頭起一種神祕的快慰。「現在什麼都安全了！但是……」想到這里，便笑向辦事處的職員道，「多給我一面旗，幾個徽章罷？」他的理由是學校還有個側門，也得張一面旗，而徽章這東西不很大，恐怕偶爾遺失了，不如多拿幾個備在那里。

辦事員同他說笑話，這些東西又不好喫的，拿着玩也沒什麼意思，多拿幾份仍舊只作一個會員，不如不要多拿罷。但是終於依他的話給了他。

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着；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一枚紅十字徽章早已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閃耀着慈善莊嚴的光，給與潘先生一種新的勇氣。其餘幾枚呢，潘先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裏。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離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他們也就各各增加一種新的勇氣。

### 三

碧莊地方兩軍開火了！

讓里的人家很少有開門的，店舖自然更不用說，路上時時有兵士經過。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的身上，什麼東西都不在眼裏，只要高興提起腳來踏，總可踏做泥團踏做粉。這就來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脫逃，便用長繩一個聯一個縛着臂膊，幾個弟兄在前，幾個弟兄在後，一串一串牽

着走。因此，大家對於出門這事都覺得危懼，萬不得已時，也只從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紅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輩，也不免懷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樣地踱來踱去。於是讓里的街道見得清靜且寬闊起來了。

上海的報紙好幾天沒有來。本地的軍事機關却常常有前方的戰報公布出來，無非是些「敵軍大敗，我軍進攻若干里」的話。街頭巷口貼出一張新鮮的來時，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罷以後依然不能定心，好似這布告的背後還伏着許多的話，於是悵悵地各自散了，眉頭照舊皺着。

這幾天潘先生無聊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的遠離，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遠難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碧莊衝過來只一百多里路，這徽章雖說有用處，可是沒有人寫過筆據，萬一沒有用，又向誰去說話？——槍子礮彈劫掠放火都是真傢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聽多走門路才行。」他於是這里那里探聽前方的消息，只要這消息與外間傳說的不同，便覺得真實的分數越多，即根據

着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個人神色倉皇急忙行走時，他便突地一驚，以爲這個人一定探得確實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與他不相識，「什麼！」一就在喉際嚥住了。

紅十字會派人在前方辦理救護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車回來，要打聽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雖然是個會員，却不常到辦事處去探聽，以爲這樣就對公衆表示膽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紅十字會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機關，舍此他求未免有點傻，於是每天傍晚，到姓吳的辦事員家裏打聽去。姓吳的告訴他沒有什麼，或者說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氣回家。

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吳的家裏；等了好久，姓吳的才從外面走進來。

「沒有什麼罷？」潘先生急切地問。「照布告上說，昨天正向對方總攻擊呢。」

「不行，」姓吳的憂愁地說；但隨即嚥住了，捻着脣邊僅有的幾根二三分長的鬍鬚。



「什麼！」潘先生心頭突地跳起來，週身有種拘牽不自由的感覺。

姓吳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聽了去的樣子，「確實的消息，正安（距碧莊八里的一個鎮）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發狂似地喊出來。頓了一頓，回身就走，一壁說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電燈似乎特別昏暗，背後又彷彿有人追趕着的樣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趕到了家，叮囑王媽道，「你關着門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來住了。」他看見衣櫥裏有件縐紗的舊棉袍，當時沒有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裏，丟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幾件布夾衫，仔細看實在還可以穿穿；又有潘師母的一條舊綢裙，她不一定捨得便不要牠；便胡亂包在一起，提着出門。

「車！車！福星街紅房子，一毛錢。」

「那裏有一毛錢的？」車夫懶懶地說。「你看這幾天路上有幾輛車？不是拚死尋

飯喫的，早就躲起來了。隨你要不要，三毛錢。」

「就是三毛錢；」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腳踏坐穩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點！」

「潘先生，你到那里去？」一個姓黃的同業在途中瞥見了他，立定了問。

「哦，先生，到那邊……」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這是誰的聲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實是多事，——車輪滾得絕快，那個人決不至於趕上來再問，——便縮住了。

紅房子裏早已住滿了人，大部是十天以前就搬來的，兒囑人語，燈火這邊那邊亮着，頗有點熱鬧的氣象。主人翁相見之後，說「這裏實在沒有餘屋了。但是先生的東西都寄在這裡，却也不好拒絕。剛才有幾位匆忙地趕來，也因不好拒絕，權且把一間做飯喫的廂房給他們安頓。現在去同他們商量，總可以多插你先生一個。」

「商量商量總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況且在這麼的時候。我也不預備睡覺，隨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進廂房的當兒，疑惑自己受驚太厲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錯覺。但是閉了一閉再張開來時，所見依然如前，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對面的人談話，上唇翹起兩筆濃鬚的，不就是教育局長麼？

他頓時躊躇起來，已跨進去的一隻脚想要縮出來，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長也望見了他，尷尬的臉上故作笑容說，「潘先生，你來了，進來坐坐。」主人翁聽了，知道他們是相識的，轉身自去。

「局長先在這里了。還方便罷，再容一個人？」

「我們只三個人，當然還可以容你。我們帶着席子；好在天氣不很涼，可以輪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覺得今晚的局長特別可親，全不同平日那副莊嚴的神態，便忘形地直跨

進去說，「那麼不客氣，就要陪三位先生過一夜了。」

這廂房不很寬闊。地上鋪着一張席，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絕無欲睡的意思。鍋竈等東西貼着一壁。靠窗一排擺着三隻凳子，局長坐一隻，頭髮梳得很光的二十多歲的人，局長的表弟，坐一隻，一隻空着。那邊的牆角有一隻柳條箱，三個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帶來的，僅僅這些，房裏已沒有空地了。電燈的光本來很弱，又蒙上了一層灰塵，照得房裏的人物都昏黯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擺在那邊的牆角，與三位的東西合夥。回過來謙遜地坐上那隻空凳子。局長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同伴，隨說，「你也聽到了正安的消息麼？」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莊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這方面對於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證。那方面從正安襲取碧莊是最便當的，說不定此刻已被他們得手了。要是這樣，不堪設想！」

「要是這樣，這里非糜爛不可！」

「但是，這方面的杜統帥不是庸碌無能的人，他是著名善於用兵的，大約見得到這一層，總有方法抵擋得住。也許就此反守爲攻，勢如破竹，直擣那方面的巢穴呢。」

「但得這樣，戰事便收場了，那就好了！——我們辦學的就可以鬧起學來，照常進行。」

局長一聽到辦學，立刻感得自己的尊嚴，捻着濃鬚嘆道，「別的不要講，這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學生喫虧不小呢！」他把坐在這間小廂房裏的侷促不舒的感覺遺忘了，彷彿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辦公室裏。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頭來含恨似地說，「那方面的朱統帥實在可惡！這方面打過去，他抵抗些什麼，——他沒有不終於喫敗仗的。他若肯漂亮點兒讓了，戰事早就沒有了。」

「他是傻子，」局長的表弟順着說，「不到盡頭不肯死心的。只是連累了我

們，這當兒坐在這又暗又窄的房間裏。」他帶着玩笑的神氣。

潘先生却想念起遠在上海的妻兒來了。他不知他們可安好。不知他門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刻已經睡了不會，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極模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悽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聲。

「不知到底怎樣呢！」他又轉想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險，不自主地吐露了這一句。

「難說，」局長表示富有經驗的樣子說。「用兵全在趁一個機，機是刻刻變化的，也許竟不被我們所料，此刻已……所以我們……」他對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長的表弟同潘先生三個已經領會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這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麼，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裏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適的國土。廂房裏燈光亮着，牠們齊向那里飛去。四位懷着驚恐的先生就夠受用了；撲頭撲面的全是那些小東西，蚊

蟲突然一滅，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惶地聽外邊有沒有槍聲或人衆的喧譁。睡眠當然是無望了，只實做了局長所說的輪流躺着歇歇。

明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幾縷紅絲；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獨個閃出紅房子的大門。路上同平時的早晨一樣，街犬豎起了尾巴高興地這頭那頭望，偶爾走過一兩個睡眼惺忪的人。他走過去，轉入又一條街，也不聽見什麼特別的風聲。回想昨夜의 匆忙情形，不禁心裏好笑。但是再轉一念，又覺得實在並無可笑，小心一點總比冒險好。

二十餘天之後，戰事停止了。大衆點頭自慰道，「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還不大滿意，鐵路還沒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兒接回來。信是來過兩封了，但簡略得很，比較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不然，這一筆冤枉的逃難費可以省下，又免得幾十天的孤單。

他知道教育局裏一定要提到開學的事情了，便前去打聽，跨進招待室，看見局

裏的幾個職員在那里裁紙磨墨，像是辦喜事的樣子。

一個職員喊出來道，「巧得很，潘先生來了！你寫得一手好顏字，這個差就請你當了罷。」

「這麼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寫不可，」其餘幾個人附和着。

「寫什麼東西？我完全茫然。」

「我們這里正籌備歡迎杜統帥凱旋的事務。車站的兩頭要搭起對對的四個綵牌坊，讓統帥的花車在中間通過。現在要寫的就是牌坊上的幾個字。」

「我那里配寫這上邊的字。」

「當仁不讓，」「一致推舉，」幾個人一闕地說；筆桿便送到潘先生的手裏。

潘先生覺得這當兒很有點滋味，接了筆便在墨盆裏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岳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他寫到「溥」字，彷彿覺得許多的影片，拉夫，開



礮，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屍，在眼前一閃。

旁邊看寫字的一個人讚嘆說，「這一句更見懇切。字也越來越好了。」

「看他對上一句什麼，」又一個說。 一九二四，一一，二七。

〔選自線下〕

●葉紹鈞 字聖陶，江蘇吳縣人。小說集有隔膜、次災、線下、城中、未厭集、倪煥之等。 ①蹣跚

跛行貌。 ②凜然 不可犯之色。 ③紹興 指紹興酒，即花雕酒。 ④陶陶 愉快貌。 ⑤惶松

動搖不定貌。 ⑥顏字 指顏真卿體之字。 ⑦岳牧 謂四岳十二牧也。

## 故 鄉

魯 迅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

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閩士，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獐盡力的刺去，那獐卻將身一扭，反從

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閩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雖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土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閩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土。他是能裝涼捉小烏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

親告訴我，閩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喫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雞，鶉鴝，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閩土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裡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  
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裡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  
刺蝟，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  
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獾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  
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獾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  
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

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脚……」

阿！閩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閩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土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

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樣？……」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開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喫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却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闖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闖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闖？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闖？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喫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閩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瑟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阿！閩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獐，……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歡喜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閩土說。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兄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

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閻土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閻土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了坐，將長煙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請老爺……」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便叫他自已到廚下炒飯喫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裏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閨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模糊糊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閨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

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裏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胡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



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閩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爲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却。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九二一年一月）

〔選自吶喊〕

① 魯迅 姓周，名樹人。浙江紹興人。魯迅爲其筆名。小說集有吶喊、彷徨等。 ② 獐 野獸類。

③ 鴉 張以取鳥獸者。 ④ 鸚鵡 即祝鳩。長尺許，嘴細長，羽黑褐色。晴時鳴聲和緩，將雨則急。

⑤ 獾 猪 野豕也。 ⑥ 刺猬 有毛刺之獸。

## 三七晚上

白話文

張資平 ●

一

阿鴻兒死後滿二十天了。今晚是第三七的晚上，母親很耽心阿鴻兒歲數小，在冥間不敢過黃河橋，又怕看守黃河橋的「黃官」欺侮他，她從今天正午就很悲痛的哭，一直哭到晚飯後，晚飯也沒有吃，哭困了，就睡了。

我有兩個弟弟，大的阿鵠兒七歲了，進了初等小學的一年級，小的就是阿鴻兒，他死時纔滿三週年又兩個月。阿鴻兒平日是很活潑的，我每天由學校回來，他聽見我的聲音——聽見我喊媽媽的聲音，便高聲歡呼着「姊姊」迎出來。我每天早上總不敢給他看見，他看見了定不讓我走，哭着趕到門首的街口來。

阿鴻兒死去的前×天。——我的確記得是星期四那天，天色像要下雪般的，滿天遮着灰色的雲。阿鴻兒每天早上起來是我引他到廳前或門首去頑的，頑到吃早飯

後交回給母親，我纔打算上學去。星期四那天早上阿鴻兒雖和平時一樣的六點半鐘就起來，但他不像平時一樣的喜歡我，不要我抱他到外面去頑了。每天早上一望見我就伸出兩個小手來笑着喊「姊姊」的，那天他死不肯離開母親的懷裏，側首伏在母親的左肩上，望見我進來，祇呆呆地望着我，不笑也不說話。他看我伸出雙手拍着要抱他時便帶哭的說，「不要你！歔！歔歔！不要你！」他望都不望我了，拚命攢進母親的暖懷裏去。

「你試摸摸阿鴻兒的額，不是有點熱麼？不燙手麼？」母親要我檢視阿鴻兒的體溫。

「不要你！不要你！」我伸手摸到阿鴻兒的額上時，他哭出來了。他像很討厭我的。他像除母親外看見誰都討厭。

吃早飯的時候，母親左手把他抱在膝上，右手拿筷子吃飯。他無論如何總不肯離開母親的懷裏。他平日喜歡坐的矮藤椅也不坐了，飯也懶吃，話也懶說，笑也懶

笑，甚至東西也懶看了。

那天早飯後我還是照常上課去。下午回來，纔踏入門首就聽見阿鴻兒的哭聲。我忙跑進母親房裏來。一個年輕的醫生手中持着檢溫器要檢阿鴻兒的體溫。阿鴻兒倒臥在母親的膝上掙扎着狂哭，因為母親隻手抱着他，隻手替他解衣服。

「不要你！死鬼！」阿鴻兒哭着向那醫生罵，舉起他的一隻小手拍打醫生的臂。

「媽媽！媽媽呀！救我！」他像怕那醫生怕極了，翻過他的那對淚眼望着母親，向母親求救。母親還是繼續着替他解衣裳，叫醫生把檢溫器插進他的肩脅下去。阿鴻兒知道母親是和醫生共謀的人了，恨得伸出那隻手的五指來在母親左頰上亂搯。

「媽媽鬼！媽媽！」阿鴻兒哀恨的痛哭。

「乖兒！給先生看看，病纔會好。病好了，乖兒不會這樣的辛苦。」母親的頰上垂着兩行清淚。

「姊姊！姊姊！抱我！」我走前他身傍時，他更可憐的哀哭起來。阿鴻兒

像流了許多鼻血，鼻孔門首滿塗着深紅色的乾固了的血。他的雙頰像焚着般的紅熱。他的雙眼滿貯着清淚。他的口唇鮮紅，但很枯燥的。他哭得滿額都是汗珠兒了。

檢溫的結果，知道阿鴻兒的體溫很高，超過三十九度了。醫生檢了溫，聽了脈，查問了一切病狀後說近來麻疹很流行阿鴻兒怕是要發麻疹，房裏的光線不得太強了，要把窗門關上，不要叫他吹風着了寒，食物要揀流動性的容易消化的給他吃。

醫生去後阿鴻兒纔止了哭，但咳嗽得厲害。母親說吃了早飯纔注意到阿鴻兒的一對眼睛淌着淚，但他並不會哭。用棉花替他揩乾了後，過了一會又淌了出來。吃了早飯沒有多久就很疲倦的樣子倒在母親的懷裏睡了。祇睡了半點多鐘，但這半點多鐘間驚醒了兩三次。最後醒來時哭着流了不少的鼻血。

二

到了第二天，阿鴻兒週身果然發了無數的針口大的紅疹，先在眼傍和頰部發，次在頸部和腹部發，又次及全身四肢了。

阿鴻兒發痲疹後不像前兩天哭得厲害了，但熱度總不見低下，祇昏昏沉沉的睡着。

我因為阿鴻兒的病也請假不上課了，祇讓阿鴻兒一個人去。窗扉緊閉着的黑暗的房子裏，不是我守着阿鴻兒就是母親守着他；睡着時坐在他傍邊，醒來時便哄着他頑。阿鴻兒的體溫太高了，不曾繼續着熟睡二小時以上。呼吸稍為急一點，就咳嗽起來，終哭着醒來了。

「媽媽！媽媽！」祇哭喊了兩句「媽媽」，更咳嗽得厲害。咳嗽得愈厲害，他愈要哭。我忙把他扶起來坐着，因為怕他睡着哭，呼吸不順，所以咳嗽得厲害。

「鴻弟！鴻兒！姊姊在這裏，你看！姊姊不是在這兒和鴻哥兒頑麼？鴻哥兒，不要怕，姊姊在這裏！媽媽就要來的，燒開水去了——燒開水沖牛奶給鴻哥兒吃！你看，媽媽就來了！」我隻手輕拍着坐在被窩裏的阿鴻兒的背，隻手指着房門首。

阿鴻兒還是哭着，哭了後又咳嗽，咳嗽了一陣後再哭，他的雙頰像燒紅了的炭

般的赤熱，他終把鼻血哭出來了。

那晚上阿鴻兒的病狀更昏沉沉的。我和母親都沒有睡，共守着阿鴻兒。母親幾次叫我去歇息歇息，但我還是和母親一樣的睡不着。

半夜時分，阿鴻兒又醒了過來。

「月光光，照蓮塘。

蓮塘背，種油菜，

油菜花……」

阿鴻兒這次醒來不哭了，把一雙小拳伸出被窩外，睜着他的黑水晶般的瞳子望着帳頂在唱歌。但他的雙頰還是赤熱的炭般的。

「……上間點火下間光，照着新娘疊嫁妝……」

……牛拖籠，馬拖箱！……」

「鴻兒好乖，你喉乾麼？要牛乳喝麼？」

「不要，媽媽！啊，媽媽抱！」阿鴻兒不唱歌了，微側着身體，伸出雙手向母親。母親坐進被窩裏去把阿鴻兒抱在胸懷裏。我也伸過手來摸了他的頰和額，我的手感着灼熱。

「鵠哥，做紙鳶！姊姊！……狗狗吠！狗來了！花毛兒來了！媽媽我怕！」這時候是午夜時分了，萬籟俱寂的，外面並沒有犬吠的聲音。

「阿鴻兒不是在謔語麼？」我想起日間醫生所說的話來了，心裏異常的憂恐，但不敢直捷的向母親說出，怕她傷心。

「母親也怕在這樣的想着，不敢向我明說吧。」想到這裏，我心裏更覺難過。

「阿鴻兒恐怕是發了夢，夢見阿鵠兒做紙鳶給他，又夢見鄰家的花毛狗吠他，纔說出這些話來。是的，他定發了這種夢。決不是謔語！決不是謔語！」我此刻又把剛纔的憂疑取消，自己安慰自己。

### 三



到第二天正午，阿鴻兒還不見通便，我們不得不守着醫生的指示，替他人工的通便了。阿鴻兒這兩天來吃了十幾格蘭姆的蓖麻子油了，但還不見通便。

甘油注射進阿鴻兒的肛門內後，過了三分多鐘，便通了。最初下來的是一條硬結了的黑糞，後來下的是灰黃色的很稀的糞水了。這大概是服了蓖麻子油的結果。

自行人工通便後，那天下午阿鴻兒一連泄了五六次。到傍晚時分的一次，糞水竟帶點肉紅色了。我望見這肉紅色的糞水，心房像冷息了的不會鼓動。母親看見後，先就流淚，後竟哭出聲來了。

吃過了晚飯，阿鴻兒的體溫像低減了些，但昏迷狀態比昨天晚上還要厲害。

八點鐘前後阿鴻兒抱在母親的懷裏。我們都希望着他能夠安靜的多睡一睡，但他總不睡，祇睜着眼睛癡癡的仰望着母親的臉。

「媽媽！媽媽痛！我痛！」阿鴻兒指着他的足向母親說。他常在很痛苦般的伸他的雙腕。有時又自摸着臀部說痛。大概他是手足和腰部酸痛。

這是阿鴻兒的最後的一晚了，也是我們能聽見阿鴻兒的呼吸的最後一晚了。這晚上母親的眼淚並不會乾過。

像循着過期律一般的，到了午夜時分，阿鴻兒再醒了過來。

「媽媽！抱！媽媽！抱抱！不要放！有人來了！媽媽不要放，快，快抱我！」  
阿鴻兒的聲音雖微弱，但他的音調很悲哀並帶點驚恐的分子。

黎明時分，阿鴻兒昏沉沉的永眠了！

母親在狂哭！狂哭着說，她如何的沒有愛護阿鴻兒，終把阿鴻兒殺了。母親又哭着說，她太把阿鴻兒不值錢了，纔會患了這種病。母親又哭着說，阿鴻兒是因爲看見母親沒有能力愛護他，纔跑了去的。母親又哭着說，阿鴻兒在陰司遇着父親時，父親一定會咒罵她。哭來哭去，說的都是類似的對不起亡父和阿鴻兒的話。

我祇凝望着母親流淚。阿鴻兒不解事，看見母親哭，他也哭了；但他在哭着勸母親莫哭。

阿鴻兒是患了痲疹和腸窒扶斯<sup>①</sup>的合併症死了的。阿鴻兒死了一星期後，我還不很信阿鴻兒是死了的，我祇當是一個不祥的夢。我的意識中總覺得阿鴻兒還是在房裏睡在母親的腕上。但看見廳裏的小棺木和聽見母親的哭聲時，我像從夢中驚醒起，眼淚像泉水般的湧了出來。

四

阿鴻兒死後過了二十天了。今晚是第三七的晚上了。母親又在傷心着哭。我和阿鶴兒打算不睡覺要等到十點多鐘同在鴻弟的靈前燒紙錢並祀看守黃河的「黃官」。八點鐘時分，母親像哭倦了，睡着了。我把我的針線箱取了出來，替阿鶴兒做鞋面子。阿鶴兒坐在對面的案前，手裏拿着一枝石筆在石板上索索的寫。

「六九五十四，得商六，餘數六；六又九分之六。」阿鶴兒在低聲的念着。他念了後，就不再念了，石板上的索索的聲音也停息了。很寂靜的寒夜，什麼都聽不見。

「鵠弟！習題麼？」

「唔，是的，明天要在黑板上算的。」阿鵠兒再在翻他的算術教科書。「姊姊，算術真討厭，弄得我沒有工夫讀兒童世界。再算兩題就可以了。算完了，我念『兒童世界』給你聽。」

「唉！」

阿鵠兒再低下頭去，他手中的石筆又在石板上索索的作響了。我停了針，擡起頭來望了他一望。他很可愛的微笑着俯着頭。

再過了一刻，阿鵠兒放了石筆。

「媽媽醒來了麼？」

我們又聽見母親在裏面歔歔的哭了。

我們無從勸，也不敢勸母親不要哭。

「媽媽！」阿鵠兒祇喊了一句媽媽。

「『黃官』那邊要多燒點紙錢！×兒，你要替阿鴻兒祈願，快點引他過黃河。」

「是的，媽媽！你歇息吧！」

「阿鴻兒今天晚上可以平平安安的過黃河橋吧！」母親說了後又哭了。

「像阿鴻兒般的可愛的小孩兒，沒有人難爲他的。媽媽，你歇息歇息吧。」我雖然裝出樂觀的聲調安慰了母親，但胸裏像給什麼鎮壓着眼眶裏也滿溢着眼淚了。

我跑到母親的牀前去，安慰了母親幾句，再走出來。我們聽見母親的歎息，以後就沉寂了。

寒風在外面忽然的哀號起來，空氣的溫度也急的低下。我傾聽着風聲，更悲楚的流了不少的眼淚。

「姊姊，媽媽又夢見了鴻弟麼？怎麼你也哭了？」阿鵠兒驚望着我的淚眼。

「低聲些！」我用手巾揩了眼淚。「阿鵠兒，你以後要格外的孝順母親喲！要多聽母親的話喲！」

「沒有了阿鴻兒，母親一個人睡不慣吧。」

「當然！怪不得母親每晚上悲痛。」

「真的不慣，我也不慣。」

「你也覺得不慣麼？」

「我不得再做紙鳶給他玩了。我不得再看他哭了。我很不慣的。」

「是的，你的話不錯。」

「不要想阿鴻兒的事了！想起來不快活。我讀『兒童世界』給你聽罷。」

「你就讀罷。」

阿鵠兒忙伸手到他的書袋裏去摸今天新買回來的「兒童世界」。寒風一陣一陣的在戶外哀號。

「兒童世界」取出來了。我望着阿鵠兒的小口一張一閉的。

「從前有一個人，生下三個兒子，兩個是很硬心的……」

戶外的寒風還在一陣一陣的哀號。

〔選自資平自選集〕

●張資平 廣東梅縣人。其作品大部分已收集於現代出版之資平小說集中。◎癰疹 爲急性之傳染

病，鼻咽喉之粘膜炎，身上發紅疹，小兒患者最多。俗謂之痧子。◎譫語 病中妄語也。◎週

期律 物理學名詞。凡等時性振動之物體，每一完全振動所需之時間，謂之週期。即指往復一定之時

間也。◎腸室扶斯 Typhus 傳染病之一。亦稱腸熱症。原因於室扶斯菌，惡寒發熱，頭痛腹脹，

中醫謂之傷寒。

## 黃 金

王魯彥 ●

陳四橋雖然是一個偏僻冷靜的鄉村，四面圍着山，不通輪船，不通火車，村裏的人不大往城裏去，城裏的人也不大到村裏來，但每一人家却是設着無線電話的，關於村中和附近地方的消息，無論大小，他們立刻就會知道，而且，這樣的詳

細，這樣的清楚，彷彿是他們自己做的一般。例如，一天清晨，桂生嬸提着一籃衣服到河邊去洗滌，走到大門口，遇見如史伯伯由一家小店裏出來，一眼瞥去，看見他手中拿着一個白色的信封，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兒子來了信了，眼光轉到他的臉上去，看見如史伯伯低頭一聲不響的走着，她就知道他的兒子在外面不很如意了，倘若她再叫一聲說，「如史伯伯，近來蘿藤很便宜，今天我和你去合買一擔來好不好？」如史伯伯搖一搖頭，微笑着說，「今天不買，我家裏還有菜吃，」於是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兒子最近沒有錢寄來，他家裏的錢快要用完，快要……快要……了。

不到半天，這消息便會由他們自設的無線電話傳遍陳四橋，由家家戶戶的門縫裏窗隙裏鑽了進去，彷彿陽光似的，風似的。

的確，如史伯伯手裏拿的是他兒子的信；一封不很如意的信，最近，信中說，不能寄錢來；的確，如史伯伯的錢快要用完了，快要……快要……



如史伯伯很憂鬱，他一回到家裏便倒在藤椅上，躺了許久，隨後便在房子裏踱來踱去，苦惱地默想着。

「悔不該把這些重擔完全交給了伊明，把自己的職務辭去，現在……」他想，「現在不到二年便難以維持，便要搖動，便要撐持不來原先的門面了……悔不該——但還有什麼法子想呢？我自己已是這樣的老，這樣的衰，講了話馬上就忘記，算算賬常常算錯，走路又跟踉蹌蹌，誰喜歡我去做賬房，誰喜歡我去做跑街，誰喜歡我……誰喜歡我呢？」

如史伯伯想到這裏，憂鬱地舉起兩手往頭上去抓，但一觸着頭髮脫了頂的光滑的頭皮，他立刻就縮回了手，嘆了一口氣。這顯然是悲哀侵佔了他的心，覺得自己老得不堪了。

「你總是這樣的不快樂，」如史伯母忽然由廚房裏走出來，說。她還沒有像如史伯伯那麼老，很有精神，一個肥胖的女人，但頭髮也有幾莖白了。「你父母留給我

們的祇有一間破屋，一口破衣櫥，一張舊牀，幾條板凳，沒有田，沒有多的屋，現在，我們已把家庭弄得安安穩穩，有了十幾畝田，有了幾間新屋，一切應用的東西都有，不必再向人家去借，只有人家向我們借，兒子讀書知禮，又很勤苦——弄到這步田地，也夠滿意了，你還只是這樣憂鬱的做什麼！」

「我沒有什麼不滿意，」如史伯伯假裝出笑容，說，「也沒有什麼不快樂。只是在外面做事慣了，有吃有笑有看，住在家裏冷清清的，沒有趣味，所以常常想，最好是再出去做幾年事，而且，兒子書雖然讀了多年，畢竟年紀還輕，我不妨再幫他幾年。」

「你總是這樣的想法，兒子夠能幹了，放心罷。——哦，我昨晚做了一個夢，忘記告訴你了：我看見伊明帶了一頂五光十色的帽子，搖搖擺擺的走進門來，後面七八個人抬着一口沉重的棺材，我嚇了一跳，醒來了。但是醒後一想，這是一個好夢：伊明帶着五光十色的帽子，顯然是做了官了；沉重的棺材，明明就是做官得來

的大財。這幾天，伊明一定有銀信寄到的了。」如史伯母說着，不知不覺地眉飛目舞的歡喜起來。

聽了這個，如史伯伯的臉上也現出了一陣微笑，他相信這帽子確是官帽，棺材確是財。但忽然想到剛纔接得的信，不由得又憂鬱起來，臉上的笑容又飛散了。

「這幾天一定有錢寄到的，這是一個好夢。」他又勉強裝出笑容，說。

剛纔接到了兒子一封信，他沒有告訴她。

第二天午後，如史伯母坐在家裏寂寞不過，便走到阿彩孀家裏去。阿彩孀平日和她最談得來，時常來往，她們兩家在陳四橋都算是第二等的人家。但今天不知怎的，如史伯母一進門，便覺得有點異樣：那時阿彩孀正側面的立在街子那一頭，忽然轉過身去，往裏走了。

「阿彩孀，午飯吃過嗎？」如史伯母叫着說。

阿彩孀很慢很慢的轉過頭來，說，「啊，原來是如史伯母，你坐一坐，我到裏

間去去就來。」說着就進去了。

如史伯母是一個聰明人，她立刻又感到了一種異樣：阿彩平日看見她來了，總是搬凳拿茶，嘻嘻哈哈的說個不休，做衣的時候，放下針線，吃飯的時候，放下碗筷，今天只隔幾步路側着面立着，竟會不會看見，喊她時，她只掉過頭來，說你坐一坐就走了進去，這顯然是對她冷淡了。

她悶悶地獨自坐了約莫十五分鐘，阿彩纔從裏面慢慢的走了出來。

「真該死！他平信也不來，銀信也不來，家裏的錢快要用完了也不管！」阿彩嬌劈頭就是這樣說。「他們男子都是這樣，一出門，便任你是父親母親，老婆子女，都丟開了！」

「不要着急，阿彩叔不是這樣一個人。」如史伯母安慰着她說。但同時，她又覺得奇怪了：十天以前，阿彩嬌曾親自對她說過，她還有五百元錢存在裕生木行裏，家裏還有一百幾十元，怎的今天忽然說快要完了呢？……

過了一天，這消息又因無線電話傳遍陳四橋了；如史伯伯接到兒子的信後，愁苦得不得了，要如史伯母跑到阿彩嬪那里去借錢，但被阿彩嬪拒絕了。

有一天是裕生木行老板陳雲廷的第三個兒子結婚的日子，滿屋都掛着燈結着彩，到的客非常之多。陳四橋的男男女女都穿得紅紅綠綠，不是綢的便是緞的。對着外來的客，他們常露着一種驕矜的神氣，彷彿說：你看，裕生老板是四近首屈一指的富翁，而我們，就是他的同族！

如史伯伯也到了。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湖縐棉袍，玄色大花的花緞馬褂。他在陳四橋的名聲本是很好的，而且，年紀都比別人大，除了一個七十歲的阿翹先生。因此，平日無論走到那里，都受族人的尊敬。但這一天不知怎的，他覺得別人對他冷淡了，尤其是當大家笑嘻嘻地議論他灰色湖縐棉袍的時候。

「阿，如史伯伯，你這件袍子變了色了，黃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說。

「真是，這樣舊的袍子還穿着，也太儉省了，如史伯伯！」綽號叫做小耳朵的

珊貴說，接着便是一陣冷笑。

「年紀老了還要什麼好看，隨隨便便算了，還做什麼新的，知道我還能活……」  
如史伯伯想到今天是人家的喜期，說到「活」字便停了口。

「老年人都是這樣想，但兒子總應該做幾件新的給爹娘穿。」

「你聽，這個人專門說些不懂世事的話，阿凌哥！」如史伯伯聽見背後稍遠一點的地方有人這樣說。「現在的世界，祇有老子養兒子，還有兒子養老子的嗎？你去打聽打聽，他兒子出門了一年多，寄了幾個錢給他了！年輕的人一有了錢，不是賭就是嫖，還管什麼爹娘！」接着就是一陣冷笑。

如史伯伯非常苦惱，也非常生氣，這是他第一次聽見人家的奚落。的確，他想，兒子出門一年多，不曾寄了多少錢回家，但他是一個勤苦的孩子，沒有一刻忘記過爹娘，誰說他是喜歡賭喜歡嫖的呢？

他生氣踱到別一間房子裏去了。

喜酒開始，大家嚷着「坐，坐，」便都一一的坐在桌邊，沒有誰提到如史伯伯，待他走到，爲老年人而設，地位最尊敬，也是他常坐的第一二桌已坐滿了人，次一點的第三第五桌也已坐滿，只有第四桌的下位還空着一位。

「我坐到這一桌來，」如史伯伯說着，沒有往凳上坐。他想，坐在上位的品生看見他來了，一定會讓給他的。但是品生看見他要坐到這桌來，便假裝着不注意，和別個談話了。

「我坐到這一桌來，」他重又說了一次，看有人讓位子給他沒有。

「我讓給你，」坐在旁邊，比上位卑一點地方的阿琴看見品生故意裝做不注意，過意不去，站起來，坐到下位去，說。

如史伯伯只得坐下了。但這侮辱是這樣的難以忍受，他然乎要舉起拳頭敲碗盞了。

「品生是什麼東西！」他憤怒的想，「三十幾歲的木匠！他應該叫我伯伯！平

常對我那樣的恭敬，而今天，竟敢坐在我的上位！狗！……」

他覺得隔座的人都詫異的望着他，便低下了頭。

平常，大家總要談到他，當面稱讚他的兒子如何的能幹，如何的孝順，他的福氣如何的好，名譽如何的好，又有田又有錢；但今天座上的人都彷彿沒有看見他似的，只是講些別的話。

沒有終席，如史伯伯便推說已經吃飽，鬱鬱的起身回家。甚至沒有走得幾步，他還聽見背後一陣冷笑，彷彿正是對他而發的。

「品生這狗！我有一天總得報復他！」回到家裏，他氣憤憤的對如史伯母說。如史伯母聽見他坐在品生的下面，幾乎氣得要哭了。

「他們明明是有意欺侮我們！」她噁着聲說，「咳，運氣不好，兒子沒有錢寄家，人家就看不起我們，欺侮我們了！你看，這班人多麼會造謠言：不知那一天我到阿彩嬸那里去了一次，竟說我是向她借錢去的，怪不得她許久不到我這里來了，



見面時總是冷淡的。」

「伊明再不寄錢來，真是要倒霉了！你知道，家裏只有十幾元錢了，天天要買菜買東西，如何混得下去！」

如史伯伯說着，又憂鬱起來，他知道這十幾元錢用完時，是沒有地方去借的。雖然陳四橋儘多有錢的人家，但他們都像蟲一樣的小器，你還沒有開口，他們就先說他們怎樣的窮了。

三天過去，第四天晚上，如史伯伯最愛的十五歲小女兒放學回來，把書包一丟，忍不住大哭了。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好不傷心，看見最鍾愛的女兒哭了起來，他們連忙撫慰着她，問她什麼。過了許久，幾乎如史伯母也要流淚了，她纔停止啼哭，嗚嗚咽咽地說：

「在學校裏，天天有人問我，我的哥哥寫信來了沒有，寄錢回來了沒有。許多同學，原先都是和我很要好的，但自從聽見哥哥沒有寄錢來，都和我冷淡了，而且

還不時的譏笑地對我說，你明年不能讀書了，你們要倒霉了，你爹娘生了一個這樣的兒子！……先生對我也不和氣了，他總是天天罵我愚蠢……我沒有做錯的功課，他也說我做錯了……今天，他出了一個題目，叫做「冬天的鄉野」，我做好交給你看，他起初稱讚說，做得很好，但忽然發起氣來，說我是抄的！我問他從什麼地方抄來，有沒有證據，他回答不出來，反而愈加氣怒，不由分說，拖去打了二十下手心，還叫我面壁一點鐘……」她說到這裏又哭了，「他這樣冤枉我……我不願意再到那里讀書去了！……」

如史伯伯氣得呆了，如史伯母也只會跟着哭。他們都知道那位先生的脾氣：對於有錢人家的孩子一向和氣，對於沒有錢人家的孩子只是罵打的，無論他錯了沒有。

「什麼東西！一個連中學也沒有進過的光蛋！」如史伯伯拍着桌子說：「只認得錢，不認得人，配做先生！」

「說來說去，又是自己窮了，兒子沒有寄錢來！咳，咳！」如史伯母揩着女兒的眼淚說，「明年讓你到縣裏去讀，但願你哥哥在外面弄得好！」

一塊極其沉重的石頭壓在如史伯伯夫妻的心上似的，他們都幾乎透不過氣來了。真的窮了嗎？當然不窮，屋子比人家精緻，田比人家多，器用什物比人家齊備，誰說窮了呢？但是，但是，這一切不能拿去當賣！四周的人都睜着眼睛看着你，如果你給他們知道，那麼你真的窮了，比討飯的還要窮了！討飯的，人家是不敢欺侮的；但是你，一家中等人家，如果給了他們一點點，只要一點點，窮的預兆，那麼什麼人都要欺侮你了，比對於討飯的，對於狗，還利害！……

過去了幾天憂鬱的時日，如史伯伯的不幸又來了。

他們夫妻兩個只生了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兒子出了門，大女兒出了嫁，現在住在家裏的只有三個人。如果說此外還有，那便只有那匹年輕的黑狗了。來法，這是黑狗的名字。牠生得這樣的伶俐，這樣的可愛；牠日夜只是躺在門口，不常到外

面去找情人，或去偷別人的東西吃。遇見熟人或是面貌和善的生人，牠仍躺着讓他進來，但如果遇見一個壞人，無論他是生人或熟人，他遠遠的就噤了起來，如果沒有得到主人的許可，他就想進來，那麼牠就會跳過去咬那人的衣服或腳跟。的確奇怪，牠不曉得是怎樣辨別的，好人或壞人，而牠的辨別，又竟和主人所知道的無異。夜裏，如果有什麼聲響，牠便站起來四處巡行，直至遇見了什麼意外，牠纔噤，否則是不做聲的。如史伯伯一家人是這樣的愛牠，與愛一個二三歲的小孩一般。

一年以前，如史伯伯做六十歲生辰那一天，來了許多客。有一家人家差了一個曾經偷過東西的人來送禮，一到門邊，來法就一聲不響的跳過去，在他的腳骨上咬了一口。如史伯伯覺得牠這一天太兇了，在牠頭上打了一下，用繩子套了牠的頭，把牠牽到花園裏拴着，一面又連忙向那個人陪罪，拿藥給他敷。來法起初噤着，掙扎着，但後來就躺下了。酒席散後，有的是殘肉殘魚，伊雲，如史伯伯的小女兒

，拿去放在來法的面前喂牠吃，牠一點也不吃，只是躺着。伊雲知道牠生氣了，連忙解了牠的繩子。但牠仍舊躺着，不想吃。拖牠起來，推牠出去，牠也不出去。如史伯伯知道了，非常的感動，覺得這懲罰的確太重了，走過去撫摩着牠，叫牠出去吃一點東西，牠這纔搖着尾巴走了。

「牠比人還可愛！」如史伯伯常常這樣的說。

然而不知怎的，牠這次遇了害了。

約莫在上午十點鐘光景，有人來告訴如史伯伯，說是來法跑到屠坊去拾肉骨吃，肚子上被屠戶阿灰砍了一刀，現在躺在大門口喘着。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聽見都嚇了一跳，急急忙忙跑出去看，果然牠躺在那里喘，渾身發着抖，流了一地的血。看見主人去了，牠掉轉頭來望着如史伯伯的眼睛。牠的目光是這樣的悽慘動人，彷彿知道自己就將永久離開主人，再也看不見主人，眼淚要湧了出來似的。如史伯伯看着心酸，如史伯母流淚了。他們檢查牠的肚子，割破了一尺多長的地方，腸都拖

出來了。

「你回去，來法，我馬上給你醫好，我去買藥來。」如史伯伯推着牠說，但來法只是望着嗥着，不能起來。

如史伯伯沒法，急忙忙地跑到藥店裏，買了一點藥回來，給牠敷上，包上。隔了幾分鐘，他們夫妻倆出去看牠一次，隔了幾分鐘又出去看牠一次。吃中飯時，伊雲從學校裏回來了。她哭着撫摩着牠很久很久，如同親生的兄弟遇了害一般的傷心，看見的人也都心酸。看看牠哼得好一些，她又去拿了肉和飯給牠吃，但牠不想吃，只是望着伊雲。

下午二點鐘，牠哼着進來了，肚上還滴着血。如史伯母忙找了一點舊棉花舊布和草，給牠做了一個柔軟的窩，推牠去躺着，但牠不肯躺。牠一直踱進屋後，滿房走了一遍，又出去了，怎樣留牠也留不住。如史伯母哭了。她說牠明明的知道自己不能活了，捨不得主人和主人的家，所以又最後來走了一次，不願意自己骯髒

地死在主人的家裏，又到大門口去躺着等死了，雖然已走不動。

果然，來法是這樣的，第二天早晨，他們看見牠吐着舌頭死在大門口了，地上還流了一地的血。

「我必須爲來法報仇！叫阿灰一樣的死法！」伊雲哭着，咒咀說。

「咳！不要做聲，伊雲，他是一個惡棍，沒有辦法的。受他欺侮的人何至數個！說來說去，又是我們窮了，不然他怎敢做這事情！……」說着，如史伯母也哭了起來。

聽見「窮」字，如史伯伯臉色漸漸青白了，他的心撞得這樣的利害：猶如雷雨狂至時，一個過路的客人用着全力急急地敲一家不相識者的門，恨不得立時衝進門去的一般。

在他的賬簿上，已只有十二元另幾角存款。而三天後，是他們遠祖的死忌，必須做兩桌羹飯；供過後，給親房的人吃，這里就須化六元錢。離開小年，十二月二

十四，只有十幾天，在這十幾天內，店舖都要來收賬，每一個收賬的人都將說，「中秋沒有付清，年底必須完全付清的，現在……」現在，現在怎麼辦呢？伊明不是來信說，年底不限定能夠張羅一點錢，在二十四以前寄到家嗎？……他幾乎也急得流淚了。

三天過去，便是做羹飯的日子。如史伯伯一清早便提着籃子到三里外的林家塘去買菜。簿子上寫着，這一天羹飯的魚，必須是支魚。但尋遍魚攤，如史伯伯看不見一條支魚，不得已，他買了一條米魚代替。米魚的價錢比支魚大，味道也比支魚好，吃的人一定滿意的，他想。

晚間，羹飯供在祖堂中的時候，親房的人都來拜了。大房這一天沒有人在家，他們知道二房輪着吃的是阿安，他的叔伯兄弟阿黑今年輪不到吃，便派阿黑來代大房。

阿黑是一個駝背的泥水匠，從前曾經有過不名譽的事，被人家在屋柱上綁了半天。他平常對如史伯伯是很恭敬的。這一天不知怎樣，他有點異樣：拜過後，他睜



着眼睛，繞着桌子看了一遍，像在那里尋找什麼似的。如史伯母很注意他。隨後，他拖着阿安走到屋角裏，低低的說了一些什麼。

酒纔一巡，阿黑便先動筷筴魚吃。嘗了一嘗，便大聲的說：

「這是什麼魚？米魚！簿子上明明寫的是支魚！做不起羹飯，不做還要好些！……」

如史伯伯氣得跳了起來，說：

「阿黑！支魚買不到，用米魚代還不好嗎？那種貴？那種便宜？那種好吃？那種不好吃？」

「支魚貴！支魚好吃？」

「米魚便宜！米魚不好吃！」阿安突然也站了起來說。

如史伯伯氣得呆了。別的人都停了筷，憤怒地看着阿黑和阿安，顯然覺得他們是無理的。但因爲阿黑這個人不好惹，都只得不做聲。

「人家兒子也有，却沒着看見過連羹飯錢也不寄給爹娘的兒子！米魚代支魚！這樣不好吃！」阿黑左手拍着桌子，右手却只是筍魚吃。

「你說什麼話！畜生！」如史伯母從房裏跳了出來，氣得臉色青白了。「沒有良心的東西！你靠了誰，纔有今天？綁在屋柱上，是誰把你保釋的？你今天沒有資格說話？今天輪得到你吃飯嗎？……」

「從前管從前，今天管今天！……我是代表大房！……明年輪到我當辦，我用鯉魚來代替！鴨蛋代鷄蛋！小碗代大碗！……」阿黑似乎不會生氣，這話彷彿並不是由他口裏出來，由另一個傳聲機裏出來一般。他只是喝一口酒，筍一筍魚，慢吞吞地吃着。如史伯母還在罵他，如史伯伯在和別人談論不是，他彷彿都不曾聽見。

幾天之後，陳四橋的人都知道如史伯伯的確窮了：別人家忙着買過年的東西，他沒有買一點，而且，沒有錢給收賬的人，總是約他們二十三，而且，連做羹飯也沒有錢，反而給阿黑罵了一頓，而且，有一天跑到裕生木行那里去借錢沒有借到，

而且，跑到女婿家裏去借錢，沒有借到，坐着船回來，船錢也不夠，而且：而且：的確，如史伯伯着急得沒法，曾到他女婿家裏去借過錢。女婿不在家裏。和女兒說着說着，他哭了。女兒哭得更利害。伊光，他的大女兒，最懂得陳四橋人的性格：你有錢了，他們都來了，對神似的恭敬你；你窮了，他們轉過背去，冷笑你，誹謗你，盡力的欺侮你沒有一點人心。她小時，不曉得在陳四橋受了多少的氣，看見了多少這一類的事情。現在，想不到竟轉到老年的父母身上了。她越想越傷心起來。

「最好是不要住在那里，搬到別的地方去。」她哭着說，「那里的人比畜生還不如！……」

「別的別地方就不是這樣嗎？咳！」老年的如史伯伯嘆着氣，說。他顯然知道生在這世間的人都是一樣的。

伊光答應由她具名打一個電報給弟弟，叫他趕快電匯一點錢來，同時她又叫丈

夫設法。最後給了父親三十元錢，安慰着，含着淚送她父親到船邊。

但這三十元錢有什麼用呢？當天付了兩家店舖就沒有了。店賬還欠着五十幾元。過年不敬神是不行的，這里還需十幾元。

在他的賬簿上，只有三元另幾個銅子的存款了！

收賬的人天天來，他約他們二十三那一天一定付清。

十二月十六日，賬簿上只有二元八角的存款……

「這樣羞恥的發抖的日子，我還不曾遇到過……」如史伯伯顫動着語音，說。

如史伯母含着淚，低着頭坐着，不時在沉寂中發出沉重的長聲的嘆息。

「啊啊，多福多壽，發財發財！」忽然有人在門外叫着說。

隔着玻璃窗一望，如史伯伯看見強討飯的阿水來了。

他不由得顫動着站了起來。「這個人來，沒有好結果，」他想着走了出去。

「啊，發財發財，恭喜恭喜！財神菩薩！多化一點！」

「好，好，你等一等，我去拿來。」如史伯伯又走了進來。

他知道阿水回來是要比別的討飯的拿得多的，於是就滿滿的盛了一碗米出去。

「不行，不行，老板，這是今年最末的一次！」阿水遠遠的就叫了起來。

「那末你拿了，我再去盛一碗來。」如史伯伯知道，如果阿水說「不行」，是

真的不行的。

「差得遠，差得遠！像你們這樣的人家，米是不要的。」

「你要什麼呢？」

「我嗎？現洋！」阿水睜着兩隻兇惡的眼睛，說。

「不要說笑話，阿水，像我們這樣的人家，那里……」

「哼！你們這樣的人家！你們這樣的人家！我不知道嗎？到這幾天，過年貨也

還不買，藏着錢做什麼！施一點給討飯的！」阿水帶着冷笑，惡狠狠地說。

「今年實在……」如史伯伯憂鬱地說，但阿水立刻把他的話打斷了。

「不必多說，快去拿現洋來，不要攔我的工夫！」

如史伯伯沒法，慢慢地進去了。從櫃子裏，他拿了四角錢。正要出去，如史伯母急得跳了起來，叫着說：

「你發瘋了嗎？一個討飯的，給他這許多錢！」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如史伯伯低聲的說着，又走了出去。

「四角嗎？看也沒有看見。我又不是小討飯的，哼！」阿水忿然的說，偏着頭，看着門外。「一千多畝田，二萬元現金的人家，竟拿出這一點點來哄小孩子！誰要你的！」

「你去打聽打聽，阿水！我那里有這許多……」

「不要多說！快去拿來！」阿水不耐煩的說。

如史伯伯又進去了。他又拿兩角錢。

「六角總該夠了罷，阿水？我的確沒有……」

「不上一元，用不着拿出來！錢，我看得多了！」阿水仍偏着頭說。

這顯然是沒有辦法的。如史伯伯又進去了。

在櫃子裏，只有兩元另兩角……

「把這角子統統給了他算了，罷，罷，罷！」如史伯伯嘆着氣說。

「天呀！你要我們的命嗎？一個討飯的要這許多錢！」如史伯母氣得臉色青

白，叫着跳了出去。

「哼！又是兩角！又是兩角！」阿水冷笑地說。

「好了，好了，阿水！明年多給你一點。兒子的錢的確還沒有寄到，家裏的錢

已經用完了……」

「再要多，我同你到林家塘警察所去拚老命！看有沒有這種規矩！」如史伯母  
暴躁的說。

「好好！去就去！哼！……」

「她是女人家，阿水，原諒她。我明年多給你一點就是了。」如史伯伯忍氣吞聲的說，在他的靈魂中，這是第一次充滿了羞辱。

「既這樣說，我就拿着走了，到底是男人家。哼！我是一個討飯的，要知道，一個窮光蛋，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他拿了錢，喃喃的說着，走了。

走進房裏，如史伯母哭了。如史伯伯也只會陪着眼淚。

「阿水這東西，就是這樣的壞！」如史伯伯非常氣忿的說。「真正有錢的人家，他是決不敢這樣的，給他多少，他就拿多少。今天，他知道我們窮了，故意來敲詐。」

忽然，他想到櫃子裏只有兩元，只有兩元了……

他點了一炷香，跑到廚房裏，對着灶神跪下了……不一會，如史伯母也跑進去在旁邊跪下了……



……兩個人口裏喃喃的禱祝着，面上流着淚……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如史伯伯捧着賬簿，失了魂似的呆呆地望着。簿子上很清楚的寫着：尙存小洋八角。

「啊，這是一個好夢！」如史伯母由後房叫着說，走了出來。她的臉上露着希望的微笑。

「又講夢話了！日前不是做了不少的好夢嗎？但是錢呢？」如史伯伯縐着眉頭說。

「自然會應驗的，昨夜。」如史伯母堅決地相信着，開始敘述她的夢了，「不知在什麼地方，我看見地上潑着一堆飯，『罪過，飯潑了一地，』我說着用手去拾，却不知怎的，到手就爛了，像漿糊似的，仔細一看，却是黃色的糞。『啊，這怎麼辦呢，滿手都是糞了，』我說着，便用衣服去揩手，那知揩來揩去，只是揩不乾淨，反而愈揩愈多，滿身都是糞了。『用水去洗罷，』我正想着要走的時候，忽然

伊明和幾個朋友進來了。『啊！慢一點！伊明慢一點進來！』我慌慌張張叫着說，着急了，看着自己滿身都是糞，滿地都是糞。『不要緊的，媽媽，都是熟人，』他說着向我走來，我慌慌張張的往別處跑，跑着跑着，好像伊明和他的朋友追了來似的。『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滿身都是糞！』我叫着醒來了。你說，糞不就是黃金嗎？呵，這許多……』

「不見得應驗，」如史伯伯說。但想到夢書上寫着「夢糞染身，主得黃金，」確也有點相信了。

然而這不道是一陣清爽的微風，牠過去後，苦惱重又充滿了老年人的心。

來了幾個收賬的人，嚴重的聲明，如果明天再不給他們的錢，他們只得對不住他，坐索了……

時日在如史伯伯夫妻是這樣的艱苦，這樣的沉重，他們倆都消瘦了，尤其是如史伯伯。他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匹拖重載的騾子，挨着餓，耐着苦，忍着叱咤的鞭

子，顛蹶着在雨後泥途中行走。但前途又是這樣的渺茫，沒有一線光明，沒有一點希望。時光留着罷，不要走近年底！但牠並不留住，牠一天一天的向這個難關上走着。迅速地跨過這難關罷！但牠却有意延宕，要走不走的徘徊着。咳，咳……

夜上來了。他們睡得很遲。他近來常常咳嗽，彷彿有什麼梗在他的喉嚨裏一般。

時鐘警告地敲了十二下。四周非常的沉寂。如史伯伯也已沉入在睡眠裏。

鐘敲二下，如史伯伯又醒了。他記得櫃子裏只有小洋八角，他預算二十四那一天就要用完了。伊明爲什麼這幾天連信也沒有呢？伊光打去的電報沒有收到嗎？來不及了，來不及了，現在已是二十三，最末的一天，一切店舖裏的收賬人都將來坐索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恥辱！六十年來沒有遇到過！不幸！不幸！……

忽然，他傾着耳朵細聽了，彷彿有誰在房子裏輕着脚步走動似的。

「誰呀？」

但沒有誰回答，輕微的脚步出去了。

「啊！伊雲的娘！伊雲的娘！起來！起來！」他一面叫着，一面翻起身點燈。

如史伯母和伊雲都嚇了一驚，發着抖起來了。

衣櫥門開着，櫃子門也開着，地上放着兩隻箱子，外面還丟着幾件衣服。

「有賊！有賊！」如史伯伯敲着板壁，叫着說。

住在隔壁的是南貨店老板松生，他好像沒有聽見。

如史伯母抬頭來看，衣櫥旁少了四隻箱子，兩隻在地上，兩隻不見了。

「打！打！打賊！打賊！」如史伯伯大聲的喊着，但他不敢出去。如史伯母和

伊雲都牽着他的衣服，發着抖。

約莫過去了十五分鐘，聽聽沒有動靜，大家漸漸鎮靜了。如史伯伯拿着燈，四處的照，從臥房裏照起，直照到廚房。他看見房門上燒了一個洞，廚房的磚牆挖了一個大洞。

如史伯母檢查一遍，哭着說把她冬季的衣服都偷去了。此外還有許多衣服，她一時也記不清楚。

「如果，」她哭着說，「來法在這裡，決不會讓賊進來的。……彷彿他們把來法砍死了，就是爲的這個……阿灰不是好人，你記得。我已經好幾次聽人家說他的手脚靠不住……明天，我們到林家塘警察所去報告，而且，叫他們注意阿灰。」

「沒有錢，休提起警察！」如史伯伯狠狠的說，「而且，你知道，明天如果兒子沒有錢寄來，不要對人家說我們來了賊，不然，就會有更不好的名聲加到我們的頭上，一班人一定會說這是我們的計策，假裝出來了賊，可以賴錢。你想，你想，……在這樣的世界，最好是不要活着！……」

如史伯伯嘆了一口氣，躺倒在籐椅上，昏過去了。

但過了一會，他的青白的臉色漸漸緋紅起來，微笑顯露在上面了。

他看見陽光已經上昇，充滿着希望和歡樂的景象。阿黑拿着一個極大的信封，

駝背一聳一聳地顛了進來，滿面露着笑容，嘴裏哼着恭喜，恭喜。信封上印着紅色的大字，什麼司令部什麼處緘。紅字上蓋着墨筆字，「是清清楚楚的陳伊明。」如史伯伯喜歡得跳了起來。拆開信，以下這些字眼就飛進他的眼裏：

……兒已在……任祕書主任……茲先匯上大洋二千元，新正……再當親解價值三十萬元之黃金來家……

「呵！呵！……」如史伯伯喜歡得說不出話了。

門外走進來許多人，齊聲大叫「老太爺！老太太！老太太！恭喜恭喜！」

阿黑，阿灰，阿水都跪在他們的前面，磕着頭……

〔選自黃金〕

●王魯彥 浙江鎮海大碇頭人。小說集有柚子、黃金、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等。

●跟蹤踴躍

行走急劇貌。

## 花美子

劉大杰

花美子今年是八歲了。然而，看去是滿了十歲的孩子，高高的身材，對人的禮節，人事的了解，讀書的能力，普通一般的十歲的孩子，都還比不上。尤其是幫助她母親料理家事，簡直就是一個大人。

旁人聽着花美子這名字，會想到這女孩是美得如何的動人罷。但事實上並不如此，雖說美醜沒有絕對的標準，可是花美子的不美，凡是見過她的人，都是如此說。她並不是那種不伶俐不清潔的討厭的孩子。她的衣服，她的頭髮，她的臉，無論何時，都是周正，光滑，清潔的，至於面貌的輪廓，在普通的女孩子中，並不顯出她有什麼弱點，顴骨雖說稍稍高一點，因為襯着一個圓肥的下巴，和一個高高的鼻子，並也顯得自然了。至於那雙亮晶晶的眼睛，那一束長而又黑的頭髮，不僅在花美子個人，就是在一般的女孩子中，就很難得她那樣的美點。更可愛的，還是她

那排整齊，細緻而又潔白的牙齒。

可是，破壞花美子一切的美點，殘留一個無論在她自己或是令人看了都感着不快的痕跡的，是花美子嘴唇的正中，缺了一小塊。雖說只一小塊，她已受了莫大的損失，就因這小小的缺點，她全部的美貌都崩壞了，因此有許多老婆門，一談到花美子的時候，總是帶着同情的歎息說：

「實在是一個好孩子，可惜缺了嘴唇呀！」

「七八歲的孩子，有那樣伶俐有那樣了解人事的，真是少見呀！」

「要是她不缺嘴唇，真是一個完美的女孩子呢！」

同情花美子的命運的，除了這些老婦人以外，凡是和她接近過的男子，至少在初次見着她，總沒有不歎息一兩聲的。「小小的她，就遭着這樣的不幸！」還有幾個住在她附近的中國留學生，竟因此而討論到她將來的戀愛，會發生如何可怕的影響。



花美子是一生下來就缺了嘴唇的可憐的孩子，當時她的母親，知道女孩子有了這樣的缺點，是她一生的悲苦，兼以家用的窮困，連自己也養不活的這樣的年頭，添一個無用的孩子，更多一層煩累。因此，她的母親曾有幾次想把這孩子拋到海裏去的決心，後來是受了丈夫的責備，才忍痛地養活她。

母親從她生下來，就不喜歡這孩子，一直到現在除了呼叱的聲音以外，母親從沒有給過她笑臉，從沒有給過她溫柔的憐惜的母性愛。與其說花美子是依於母性愛而生長的，倒不如說，她是避開威張的強迫的母性，靠在父親的懷裏而長成的一隻可憐的小鳥。

父親對這孩子的熱愛，一是對於妻的態度的反動，其次是對於世上弱者的同情。由這兩點的結合，他感到他自己是花美子唯一的保護者。更感到她在世上，除了他自己以外，再沒有第二個扶助她同情她的人。就是她的母親，也沒有了解這孩子在世上是一個如何的不幸者。

花美子這名字，是父親費了許多思想出來的，因為她在小時候，母親總是說她醜，總是說她討厭，父親氣極了，故意替她想出這個又美麗又吉祥的名字來。在當時父親的心裏，絕對沒有因這名字去褒她或是貶她的圖謀，不過後來，一般人因這名字的動人，而故意去審她的面貌的人，倒是不少。

花美子從她知道人間有羞恥與悲傷以來，在她小小的靈魂裏，就充滿了深刻的羞恥與悲傷了。在她初覺到旁人都有圓滿的嘴唇，只有自己的缺了一塊的那一瞬間起，最初是懷疑，後來是羞恥，最後是由羞恥而臨到悲傷的深淵。她這種羞恥與悲傷，由她的年齡的增加，強烈地威迫着苦惱着她幼弱的心。

從她了解羞恥與悲傷以來，她的天真就全失盡了。以前的笑臉，以前的跳躍，以前的一切活動的表徵，都消沉下去，一轉而變為一個終日沉默的可憐的孩子。

六歲的時候，她才進學校。她初去的時候，總想在幾百個同學裏，至少可找到一兩個像自己這樣的同伴來。但是，結果是失敗了。在那裏，爛了耳殼的也有，壞

了一隻眼睛的也有，塌了鼻子的也有，缺了嘴唇的，終只有花美子一人。

在學校的生活，花美子是感着痛苦的，上課的時候，只是低着頭，怕先生看她的嘴，下了課，在遊戲場裏，總是一個人遠遠站着，望着一羣活潑的孩子，拍皮球的，打鞦韆的，捉迷藏的，跳的，跑的，笑的，唱的，那樣有趣的遊戲，除了羨慕以外，她不敢去參加。就是偶一爲之，她也要等到那些同學散盡了，才一個人偷偷地走去，帶着驚奇與嘗試的態度，站在鞦韆的架上，有時竟獨自露出寂寞的微笑來。

她在家裏，等到身旁沒有人的時候，就站到鏡旁去。自己做出種種樣子來，總想找出某一種姿式，稍稍能掩飾自己的缺點。有時開着口，伸出舌尖來，舐住那缺了的地方，有時又緊閉着嘴唇，但是一合着口又現了兩個白的門牙來的時候，她又憤怒地用手去摸那兩個牙齒。有時，他用手指把上唇用力的抵緊，向鏡子裏望去，似乎再看不出什麼缺處來，但是把手一鬆，又還了原狀。她費了種種的力，仍是

找不出一點方法來的時候，把鏡子一拋，倒在蓆子上哭了。

她這樣在鏡子前面的失望，也不知有了多少次，自從她知道缺了嘴唇是一件不美的事以來，就時常避開家人的眼睛，在鏡子裏去描摹她的面目。但是，每次是使她失望，是使她悲哀，是使她厭惡那鏡子。

後來，不知怎的，她想出碰着人的時候，用手巾或是用衣袖掩着嘴唇的方法了。這方法，在花美子自己，或者認為很得意。因為有許多和她初見面的人，被她這樣瞞過去的，倒也不少，不過一些早知道她缺了嘴唇的人，每見她這樣掩着口的時候，倒反容易留心到她那嘴唇的問題上去。這種心理，小小的花美子，不用說，是不了解的，因此，暫時用手巾掩着嘴唇的這法子她是感着滿足了。

花美子雖說是孤寂，然而她也有兩個朋友。一個是豆腐店的秋子，今年也是八歲，還有一個，是叫關太郎的九歲的男孩。關太郎的父親，是一個軍官，這孩子也身強力壯，生出一幅英氣勃勃的面貌來，但是，他的性格，非常橫暴，同他年齡不

相上下的孩子們，受他欺侮的很多。至於花美子呢，她本是討厭男孩子的，她同關太郎的結交，還是秋子的關係。秋子是一個從小就和花美子要好的人。她們同住在一個山谷裏，從生下來到現在，已經有了八年。在這八年中，她倆是相依着長大的。就是她兩家的父母，也都非常親切。

關太郎是兩年前，方搬到這山谷來的新戶，因為秋子的母親和關太郎的母親在以前就認識的，因此在他們搬來沒有幾天，關太郎和秋子就做了很好的朋友了。

後來就因秋子的關係，他們三人，成了很親切的同伴了。有了菓子，或是玩具，總是三人共着吃着着頑的事，他們三家的主人，看着很歡喜。關太郎對於他的同伴，雖說是橫暴，然而在秋子的眼前老是低頭。這原故雖很難說，但關太郎橫暴的性格，一到秋子的眼前，就變成溫柔而有體貼的孩子，這是事實。至於花美子，關太郎就不十分歡喜她，一碰着秋子不在眼前的時候，花美子被關太郎欺侮的事，這是常有的。但是秋子一來，總是幫着花美子反抗他，因此她稍稍感到一點快

慰。

可是，關太郎雖說有時欺侮過花美子，不過是奪她的玩具，或是把泥水洒在她的衣上這類的小事，關於她的嘴唇，從沒有恥笑過。但是在花美子，時時刻刻只擔心這一點，因此每當他怒目而視的時候，她只好低下頭去，用力地將手巾捧着嘴唇。似乎除了這點以外，無論什麼地方，都禁得起侮辱，都受得住指摘。

花美子的父親，是一個種菜的人，他的房子，在山腰的樹下。門前都是菜地，菜地的右旁，有一個大池，池邊有一個小花園。這花園是他們三人每日集會之所，他們在這裏拍過皮球，踢過毬子，滾過鐵圈，頑過許多的遊戲。因為秋子的家，就在這家的對門，關太郎雖說稍稍遠了一點，然而他是每天必要來找秋子的。秋子一見了他，定會拿着皮球，去找花美子。

上學的時候，關太郎雖說比她們高兩班，仍是在一個學校。早晨誰先起來，總是背着書包，去找其他的兩個。每每是三人同下山去，三人同上山來。不過，在三

人的友誼中，關太郎和秋子，確實另有一種特殊親切的痕跡。因這一點，花美子更現出來寂寞和呆癡的面貌。

花美子總怕人談到她的嘴唇，不僅她自己的，凡是嘴唇這兩個字，她都不愛聽。似乎她的自尊心，全繫在這個字上。她和關太郎遊戲或是談話的時候，時時提防他說出來，有時關太郎故意做着滑稽的樣子，把上嘴唇轉上鼻尖去，惹得秋子笑的時候，花美子以為他是在嘲笑她，在侮辱她，一個人生氣回去！也是常有的事，秋子知不知道她這種心情，還是一個疑問，在關太郎呢，他本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一時高起興來，張着口，伸出舌頭，或是翻着眼睛，裝妖怪嚇人的事，這是男孩子們慣做的把戲。

在這兩年中，他們三人，就是這樣地同遊戲着。雖說有時也互吵着嘴，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記了，仍是在一塊頑。這樣的過去，花美子今年是八歲了，

\*

\*

\*

\*

那是一個黃昏時候的事了。

仍在那小園裏，只有花美子和秋子在拍皮球。不知怎的，她倆因勝負的關係，先由吵嘴而打起來，最後，那皮球被花美子拋在池中了。秋子急得大哭，正在罵花美子的時候，關太郎跑來了。

「怎麼了？秋子。」關太郎執着秋子的手說。

「花美子打我呵！我的皮球，她拋到池裏了！」

「花美子？」關太郎帶怒的問。

「她先打我的。」花美子也在哭。

「誰先打你？」秋子見了關太郎，得了勢似地說。

關太郎似乎受了很大的侮辱，翻轉身去，握着花美子的手，用力一下，把她那條手巾扯掉了。

「你這缺嘴婆，你還打秋子不？」



「……」  
「缺了嘴唇的人，不要臉啊，」

「……」  
關太郎設法拾起那皮球，給了秋子，倆人輕輕地回家去了。花美子一人倒在石凳上哭泣。手巾落在草地上。

秋子和關太郎，比以前更要好了，每天總是兩人唱着歌同下山去，晚邊唱着歌同上山來。花美子呢！再不敢同他們頑了。在她臉上，更添上一層冷寂而又呆癡的影子。

三月一號寫完

〔選自昨日之花〕

●劉大杰 湖南岳陽人。小說集有渺茫的西南風、盲詩人、支那女兒、昨日之花、她病了等。

## 請 客

彭家煌

這天晚上九點鐘，×縣民報館的狹陋的編輯室裏忽然擠進了一張大方桌，方桌上擺着「馬將」和「籌碼」；但那些「馬將脚」卻老是圍着爐，靠着主筆的寫字臺，背貼着書報櫃，就這樣你瞧我我瞧你的猶疑着，觀望着；大概是爲着「一塊餐」「么半銅板」，和「么半角子」的爭執，附帶着人選問題，以致僵了局。

久已寄居在這報館的上海客人老潘這時剛從友人處宴畢回來，走進編輯室，眼睛逡巡了一下，首先對着寫字檯邊那位不知從什麼地方揩油喝過一點酒的紅臉的校對先生打趣的說：

「嚇，畜生先生又喝了酒啦？天天喊請客請客，酒又老是祇給自己喝。你究竟幾時請客啦？」

「請客就請客，難道我還賴不成；可是，阿弟，我每天晚上天亮快纔困覺，下

午六七點鐘纔起牀，連晚飯都趕不上，你瞧我這幾天有工夫沒啦！」

畜生先生大概在牌局裏遭了排擠的緣故，他盛氣的用那粗糙而沈鬱的沙沙之音回答他那個「阿弟」以後，像當衆丟了臉一般，走到方桌邊默默的坐下，左手撐着頭，頭縮在借來的那件大衣裏面，右手使力摸着桌上那塊光溜溜的「白板」，聳着肩，重重的將那「白板」打在桌面上。主筆和其餘的諸公皺一皺鼻頭，依然幽默着，因為這請客問題，在他們看來，已不怎麼新鮮了，雖然，如果畜生先生真正請客，倒也是一件新鮮的事！

畜生先生原來的「大號」是「楚聲」，因為和「畜生」音相近，所以纔被人這樣不雅馴的稱呼了。他在這報館，薪水不算少；如果一元大洋能換三千文，以文計，足有二萬四千文。雖然他平日愛喝兩杯酒，愛抽兩枝煙，但煙酒向人家措油的時候是很多的。至於茶，他能將地下的橘皮拾起來，放在玻璃杯裏，用開水一次一次的沖下去，一壁喝着，一壁還自得的說：「人家喝西湖龍井，我喝橘子露。」校對到

半夜三更，有時他也肚皮餓，但祇須擱筆立起來對天叫兩聲：「阿爸餓煞呢！」這餓的問題也就解決了。雖則他冬天穿的是夾袍單袴，但白天用不着起牀，牀上有被，被的全部沒有多少洞。即令有時白天要起牀，他祇須經過半個鐘頭的顫抖，讓那加了煤的爐子通紅了，這冷也不能奈何他的。那個沒有頂的碗帽，雖則四分五裂的漏出紅底子，很不愛看，但據他自己說：「這帽我越戴越愜意！」他以壓髮的名義，讓牠永留在頭上。聽人家嘲笑，作弄，總不發脾氣，頭上有一頭很長的黑髮，就沒有了那破帽也不礙事！說到「二四銅板」的馬將上，他贏的時候也有的，又馬將他雖愛，「么半角子」卻不來。爲着想把黑漆破爛的臥室弄白一點，雖也曾化錢買紙請主筆編輯等名流去寫署名「人傑題」的字，但在這上面化費也有限。像他這樣儉樸的生活，在誰看，每月他該贖兩個錢的，何至於連請一次客都請不起呢？況且老潘是主筆的客，這客人還請他吃過飯。因此，有一次，他對老潘談過這樣客氣的話：

「老潘，過幾天我請你吃飯！」

「啊，你請我吃飯？當真？」

「當真，不過什麼時候還不能定。」

「那爲什麼？你也不是怎樣有錢啊！」

「這是不管的。真心話，阿弟，你這人很好！我想和你軋個朋友，並沒有別的意思！將來到上海，我還要來看你呢！」

「不敢當，不敢當！——好，定要請客，我也祇好謝謝你，一定不失約就是。」

雖不希望這預言能夠實現，但他們混熟了，老潘每每開玩笑的催着他：「喂，你究竟幾時請客啊？」他總滿口應承道：「快了，你在此地總還有幾天耽擱吧？」於是就抽空向朋友接洽着：「喂，朋友，你們如果要請客的話，我願入兩塊錢的股，因爲我搭便要請一個人。」老潘差不多早已將他的這種苦衷宴飽了的，實在不

忍去叨擾他的，但不知如何，依然愛向他開玩笑的催着。

現在，距畜生先生宣布要請客的日子，已經個把月了。舊事重提，他縮在方桌邊不免有點羞惱的意味。這，老潘不會顧慮到，笑嘻嘻反在他那冒火的薪上潑了一瓢油：

「要請客，畜生先生，我看你還是把那件借來的舊大衣押幾毛錢再說吧。」

「不要太瞧不起人吧。阿弟！」畜生先生向老潘瞟了一眼，依然低下頭，弄着那塊「白板」。

「豈敢，豈敢，並不是瞧不起人，這是你自己說的。我不會要求你請客啊！」老潘挺着臉走攏去，站在他右邊。

「請客就請客，你開口好呢！請多少錢的客，你開口好呢！」

「要我開口嗎？——好，那末，五塊錢！」

「……………」

「唔——不答應嗎？——數目太大了嗎？——那末，兩毛錢，兩毛錢！」

老潘調侃的說着，又站在他左邊。這時，他放下撐着頭的那隻手，胸部挺了一挺，露出那件破舊的綢小襖。老潘湊近他，用手揭了一揭他那大衣，繼續說道：

「小襖還是綢的呢！倒看你不出噢！那件嘍囉夾袍那兒去了啦？」

「什麼話？兩毛錢？我楚聲是請兩毛錢的客的人啊！你睜開眼看一看。綢夾襖，嘍囉袍，你管得着？哼，什麼話？」

畜生先生憤怒的立起來了，他平常就恨透那安富尊榮的享樂者，而特別同情於可憐的自己，同情於和他差不多或比他更蹩腳的人，因此，他一開口就滿口「阿爸阿爸」的，稱老潘「阿弟」算是頂客氣的。現在，「請客」「借來的舊大衣」「兩毛錢」「綢小襖」等等等等，全把他剝光啦，「阿爸」是真比阿貓阿狗還不如的畜生啦。於是，他丟了那「白板」，手在桌上拍了「下」。

「好啦，好啦，畜生！」

「何必呢？人家和你開開玩笑的呀！何必呢，畜生！」

「哈哈，畜生今天又要發瘋啦，醉啦，又要亂闖起來啦！」

其餘的諸公都對他丟着嘲弄的眼光。

「得啦，得啦，動什麼氣，我不和你吵。——不請客，不請客就行了，動什麼氣！」老潘退了幾步頹然的說。

「真笑話啦，你把我楚聲當什麼東西，哼，請兩毛錢的客！講出這種話來，先就把自己看得不值兩毛錢的。告訴你，兩毛錢，你吃得下，我楚聲就沒有臉皮拿得出。」畜生先生說着，又在桌上拍了一下。

老潘禁抑着自己的憤怒，也深深的感到因開玩笑弄成這樣結果的無意思。但終於看不慣對方那威武神氣，便也奔上前，在桌上打了一拳，憤罵着：

「拍桌子想打人嗎？哼，好傢伙，我老潘是不信邪的，就頂怕的這一手。請客又不是我自己要你的，真笑話啦！你問我請多少錢的客，我說五塊，你不響。我



說兩毛，你就動氣，哼——你畜生有錢，闊，我早已聞名啦。你大膽請十塊二十塊錢的客，我姓潘的肯吃你的不是人！」

「什麼大好老，什麼大好老？別人怕，我楚聲不怕！儘管來好呢！怕你不是人！媽特皮！在上海，我怕你，在X縣，嚇嚇，你打聽打聽看！」

實際也用不着去打聽，畜生先生那瘦小的拳頭並不怎樣威武。那睜着的凹進去的眼也並不像活人的那般嚇人。那貧血的臉枯瘦的身體，尤其看不出是富於精力的。光是那粗糙而沉鬱的沙沙之音也顯然不能在武力上洩憤。但憑着那股蓬勃的怒火，作興演起武來也說不定。於是：

「畜生，你也太什麼啦，老潘是我的朋友。他在這裏做客，你也該原諒點，況且還是你的不是……老潘，犯不上跟他吵，犯不上。」主筆說。

「真是豈有此理，——再鬧，我定規槌他。」

「若不是主筆……連我……哼……」

諸公中隱約發出不利於畜生先生的聲音。

畜生先生稍稍靜默了，兩手撐着頭，看着「中風」「發財」，「一萬」「九萬」……

頹喪的走進隔壁房裏躺在牀上的老潘也靜默了。回憶，懺悔，羞慚，不斷的由他的腦門出出進進：

——這是貧窮者的火燄！

——我是客，而他至少也算半個主人！

——我住在這兒，真是太長久得不成話了。我對他，有什麼呢？他是晝伏夜出，在冬季簡直是個見不到太陽的人！他餓，他冷，他被任何人叫着「畜生」，他喊叫，他自尊爲阿爸，這種種，誰懂得他呢，我是徹底了解他，同情於他的。

——他空無所有，然而他要請我，和我軋個朋友，他對我總算客氣呀！竟由我的不檢點，把一件客氣的事弄成毫無情趣的粗暴的結局，把這弱者侮辱了，這應該

嗎？儼然以「富有者」的態度，奚落「窮乏者」，逼迫他對自已實行一種出乎他能力之外的禮節，這是多末醜惡，多末值得羞慚的事！何況我並不怎樣富有，如他心目中所設想的，而竟以此釀成他的誤會，惱出他一種失態的怒火，且無端遭受了旁觀者的冷眼，唉，多末殘忍呀！

——朋友，來，我們全是一樣，我們全是吃不飽，穿不暖，住不舒適，我們全是走頭無路，全是背上壓着重載的驢，受鞭打的牛馬，我們應該化大事為小事，化小事為無事，我們應該握手言歡，互相憐抱，互相關懷援助！無數個我們這樣可憐蟲，應該祇有一顆心，一條路，向我們公共的仇敵奮勇的打去纔對的。朋友，我沒有戰勝你，你也沒有打敗我，我勝了你，你勝了我，全是恥辱的，可悲哀痛哭的！——

禁不住淌着淚的老潘，用手絹揩了揩眼睛，又走進編輯室了，他勇敢的說：

「楚聲先生，今天是我錯了，對你不住，當日你要請我吃飯，我本不願你化錢

的。往後，我雖然常常提起這件事，今天又提及，誰都知道，這是開玩笑的，何況你的心境不佳，而且又喝了點酒？無論如何，是我錯了，很對不住！」

「是的啦，在這種地方，老潘是很虛心的，從前我也同他鬧過，結果還是我向他賠不是。」主筆說。

「誰喝了酒，誰喝了酒？喝了酒的人纔講這種瘋話。因為我喝了酒，纔說對我不住，哼，笑話！」

像又是一種侮辱似的，畜生先生依然很憤怒。老潘也覺得說話沒留心，祇得默默的走進隔壁房裏，這纔稍覺心安一點。但畜生先生彷彿感覺到稍稍過分一點似的，他不知怎樣處置自己，安排自己。相罵的事，也該攔在一邊了，但不如意的事太多了，心中的怒火，卻不會熄。靜默了好一會兒，覺得自己既據了牌桌的一方，雖然使其餘的不敢上前，互相觀望，他至少也得圓圓自己的檯面的，他勉強裝着堂皇的態度，傲然的在桌邊坐下，伸出兩手，嘩喇嘩喇的洗着牌，用更粗糙而沉鬱的

沙沙之音嚷着：

「怎麼啦？來啊！媽特皮，我們打牌。」

爲着想調和一下室內的空氣，雖誰都不願有畜生先生在座，但室內的諸公隨便推讓了一下，就先後的坐下了。

「我們先來『一塊餐』，餐完了再說，好吧？」四人中的克勤說，雖沒有用眼睛釘着畜生先生，但那是一個暗示，那就是，「掏不出一塊錢的，請退席！」

「『一塊餐』就『一塊餐』，算得了什麼！塊把錢的事體！」畜生先生首先說着，有點倨傲的樣子。但是，一邊洗着牌，一邊又伸出一隻顫抖的手向對方：

「幕阮你借一塊錢把我，我馬上還你！」

幕阮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於是他又向另一位伸着手：

「培元，你借一塊錢給我，一歇歇就還的。我，我，我，楚聲，是……是……」

培元眼瞧着別處和另一個人談着別的事！於是，他識相的骨碌的立起來，把身

邊一個旁觀者，實際也許就是老早等在那裏的候補者，使力的推到自己的座位上。

「瑰漪，你來打，你來打！」畜生先生這樣說着時，瞪着眼瞧着周圍的人，忽然又瞧見遠處立着的老潘，不禁拍着胸脯又改了口氣，大聲的加了兩句：

「瑰漪，你替我代打，你替我代打！錢，算我的！媽特勒個皮！」  
祇好以這種有錢的威嚴和惱憤的惡罵，結束了那一回請客的事！

一九，二，二十日，於上海。〔選自喜訊〕

●彭家煌

湖南人。小說集有慾慮、皮克的情書、平淡的事、喜訊等。

●媽特皮 罵人語。

◎暗示 心理學名詞，意即暗爲指示也。

## 蜜 蜂

張天翼 ●

姊姊，今天你的信來了。恰巧我就跟王寅生回來了。

王寅生就是虎哥。王寅生比我大兩歲；王寅生就十三歲了。還有陳福泉也是十三歲。陳福泉就是小和尚。

姊姊，你叫我天天的事都寫信給你，我要聽你的話了；我恰巧就寫信給你了。我回了家放了書包，我就去小便。我小過了便，恰巧我就來寫信了。

現在我們要儲蓄了。方老師說一個人儲過了蓄，一個人就是好人了。方老師寫了兩個字：「儉德」——這兩個字真難寫呀。

方老師說：

「一個人總要有儉德。日本有個大富翁，有許多許多的錢。有人問他：『你怎樣副起來的？』他說『我是儲蓄起來的。』錢不要亂花，把錢存起來，就是儉德。」

恰巧方老師就說：我們要半個儉德會了。我們大家一個星期要存幾個錢，過了幾十年幾百年就很副了。方老師說：

「你們贊成不贊成？」

「我贊成。」

「贊成！」

「方老師，我不贊成。」

「爲什麼不贊成？」

「我沒有錢：媽不給我錢。」

「你對你母親說，儲蓄是很好的事情。一個人總要有儉德。你家裏錢少，你可少儲蓄一點。」

我跟王寅生跟陳福泉一個星期存一個同子<sup>②</sup>。昨天恰巧我跟王寅生跟陳福泉就拿一個同子去儉德了。我儉過了德我真快活呀。姊姊你儉過德沒有：方老師說一個人總要儉一點德的。儉過了德就是好人了：岳飛一定儉過德的。

馬俊跟莊克襄說：

「他們一個星期只存一個同子，他們真丟面。我們一個星期存四毛錢哩，不是麼？」

馬俊就是鷄屁股。馬俊頂壞。虎哥說馬俊三天要舐一次莊克襄的屁股。莊克襄



是大頭鬼。莊克襄恰巧就說道：

「我們一個星期存四毛錢。他們一個星期只存一個同子。我爸爸給我存了三千塊錢哩。」

王寅生就叫起來了：

「不希汗<sup>⑤</sup>，不希汗！」

「你們沒有錢。你們……」

馬俊牽住大頭鬼的手：

「我們還有氣車<sup>⑥</sup>哩：不是麼。氣車走起來像跑一樣。」

我恰巧就說道：

「馬俊舐大頭鬼的屁股。」

大頭鬼爸爸頂壞。大頭鬼的爸爸就是老大頭鬼。大頭鬼的爸爸就是蜜蜂老板。

大頭鬼的爸爸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

王寅生巴的跳到椅子上：

「大頭鬼家裏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打倒意大利蜜蜂！」

「哼，你打不倒；我們有一萬二千箱意大利蜜蜂。我們在上海有三個氣車。」

說呀說的陳福泉就巴的巴的跳過來了。陳福泉跑過來就說道：

「我們也有屁車。我們有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屁車。我們的屁車是裝大頭鬼裝

狗用的。」

「我們的屁車還裝老大頭鬼，」虎哥說。

恰巧大家就哇啦哇啦叫起來了：

「還裝老大頭鬼，還裝鷄屁眼的爸爸。」

「裝老大頭鬼，裝蜜蜂老板。」

叫呀叫的黑牛就跑進來了。黑牛比我們大。黑牛比我們高兩級。黑牛就跑到講

臺上去了。

「大頭鬼的爸爸養意大利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我們打倒大頭鬼！」

「打倒大頭鬼！」

大頭鬼說：

「你們敢！」

雞屁股跟大頭鬼說道：

「我們叫鮮長<sup>①</sup>抓他們！」

「我爸爸跟鮮長是好朋友。我爸爸叫鮮長抓你們爸爸。我爸爸有一萬二千箱意大利蜜蜂！」

「你們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打倒意大利蜜蜂！」

「打倒大頭鬼！」

「打倒雞屁股的爸爸！雞屁股的爸爸是老雞屁股。老雞屁股在振華養蜂場做事，他是邦<sup>②</sup>老大頭鬼的。」

王寅生叫道：

「老鷄屁股舐老大頭鬼的屁股呀。」

黑牛恰巧就在黑板上各落各落寫起來了：

打倒一切大頭鬼！

黑牛敬書

恰巧我們就叫起來了：

「打倒一切大頭鬼！」

打過了倒我們就哇啦哇啦唱起來了：

「大頭鬼

喝涼水：

蜜蜂

扳倒缸

軋壞腿！

唱呀唱的我就去小便起來。小過了便我就回來了。後來方老師來了。方老師說：「你們以後不准說打倒莊克襄的父親。他的父親是很好的，他這種蜜蜂的十業<sup>①</sup>是要提唱的。他養蜜蜂很有成績。」

「他們的蜜蜂吃我們稻漿。」

「振華養蜂場本來在九里松。九里松靠着田，是要吃稻漿的。現在牠搬和尙橋去了，怎麼還會吃稻漿。」

「我哥哥說蜜蜂現在還是吃我的稻漿。」

「好了好了，不准多說了。」

方老師頂壞。方老師邦大頭鬼。我們不愛方老師。我們恰巧愛羅老師跟徐老

師。聽說羅老師要跟徐老師結婚了。徐老師恰巧到青倒<sup>①</sup>去了。徐老師恰巧後天就要回學校來了。

方老師說意大利蜜蜂是頂好的蜜蜂。我們大家就說意大利蜜蜂是頂壞，頂壞頂壞，是最最不好的蜜蜂。方老師說意大利是個很大的國。姊姊，意大利很大麼——有沒有五里路大？意大利比北京，比江蘇，比和尚橋，都大麼？方老師說意大利現在有個大英雄<sup>②</sup>。姊姊，大英雄是不是就是梅蘭方<sup>③</sup>？

說呀說的我們就上體操了。下了課我就回家了。我恰巧就看見田上有許多蜜蜂：大頭鬼的蜜蜂又來吃我們的稻漿了。

古時候振華養蜂場在九里松，大頭鬼的蜜蜂恰巧吃我們的稻漿了。古時候恰巧爸爸跟哥哥跟大家的爸爸哥哥跟羅老師跟徐老師跟師範生跟許多許多人，一千一萬個人，到鮮長牙門<sup>④</sup>那里請怨<sup>⑤</sup>，要振華養蜂場搬走。請呀請的振華養蜂場就不在九里松了，恰巧振華養蜂場就搬到和尚橋了。現在大頭鬼的蜜蜂又來吃稻漿了。

爸爸跟哥哥說：

「今年又糟了糕：稻漿一吃完，我們全家就完了。完不了租，四太爺又得叫老磨來必<sup>①</sup>我們了。」

哥哥咬咬嘴唇：

「一定要想法子。」

「蜜蜂搬到和尙橋還是不行：蜜蜂還是吃稻漿。」

說呀說的松伯伯來了。松伯伯是虎哥的爸爸。他們就談起來了，恰巧就談到蜜蜂了。恰巧二哥就叫我睡了。

不寫了。我要小便去了。小過便我就要睡了。姊姊你也早點睡呀。

## 第二信

姊姊。今天徐老師回來了，我真快活呀。我們大家叫道：

「歡迎徐老師！歡迎徐老師！」

徐老師比古時候更美麗了。徐老師真像姊姊，所以徐老師是姊姊的好朋友。徐老師愛我，恰巧徐老師就送我六雙東西了。這是有用的東西——這個字我寫不出。這東西是長的，給腳穿的，是黑的；不是鞋子。姊姊你知道麼？我再說一遍：長的，黑的，給腳穿的；不是鞋子。

大頭鬼跟雞屁股沒有那雙東西：徐老師不愛大頭鬼跟雞屁股，徐老師不送給大頭鬼有雞屁股那雙東西。

大頭鬼說：

「這有什麼希罕，我姊姊有一百雙。我姊姊有絲的。」

我道：

「你姊姊有死的。我有活的。」

陳福泉恰巧把一個手舉起來了：



「大頭鬼家裏的東西都是死的。大頭鬼家裏的蜜蜂也得死的，我們的谷子就好了。」

「我們殺死大頭鬼的蜜蜂！」

「你敢！」大頭鬼說。「馬俊，他們不敢。對不對。」

雞屁股就把頭靠大頭鬼耳朵上去了。靠呀靠的雞屁股就說道：

「我們叫鮮長抓他們！」

王寅生恰巧就告訴我：鮮長是王寅生的兒子。

「他是我的兒子。老大頭鬼是我兒子的朋友。大頭鬼是我兒子的朋友的兒子。」

啊呀，他們都不聽我話。啊呀，老子氣死了，氣死了。」

「告訴老師，」大頭鬼說。

「呸！」陳福泉呸呀呸的就一口口水吐在大頭鬼身上了

大頭鬼恰巧就說：

「打你！」

大頭鬼恰巧就對陳福泉一拳。陳福泉早就跑開了。大頭鬼恰巧就打個空。我們大家就哇哇哇哇叫起來了：

「打不着，

爛狗脚。

打不着，

爛狗脚。」

大頭鬼恰巧就要哭了。雞屁股對大頭鬼說：

「我們不要理他們。我們走罷。」

大頭鬼不理雞屁股。

鷄屁股恰巧又說：

「他們都是壞人。我們叫鮮長抓他們。我們家裏有一萬二千箱意大利蜜蜂哩。」

大頭鬼道：

「羞呀，意大利蜜蜂是你家裏的麼。意大利蜜蜂是我爸爸的。」

「你不跟我好了麼？」

「羞！」

黑牛巴的巴的跑來了。黑牛恰巧就說：

「羞呀羞呀：馬屁拍不上給馬打一脚。」

我們大家恰巧就叫起來了：

「羞呀！羞呀！」

「啊呀羞呀！」

「哈哈羞死了！」一二三：

「一面羞，

兩面羞，

中間一根老骨頭。」

我們大家就唱起來了。

唱呀唱的「哇！」雞屁股恰巧就哭了。雞屁股從古以來是哭死寶。  
我們大家恰巧就哇啦哇啦唱起來了：

「哭死寶，

賣稻草，

一賣賣到和尙橋……」

黑牛唱道：

「一賣賣到和尚橋……」

你們的老師來了：

大家快快跑，

一二三，

快快跑！」

大家就巴的巴的跑了。

方老師問：

「什麼事，什麼事。」

後來方老師對我們說道：

「你們大家都欺五莊克襄跟馬俊，這是很不好的。同學都要和好。你們要愛全校的同學，將來你們才會愛全國的同胞。所以同學都要相愛。」

「方老師，是他們欺五。我們：他們笑我們沒有……」

「方老師，他們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

「方老師，他們說要抓我們。」

「好了好了，」方老師說。「你們都是小孩子話，不許說了。以後你們不許再欺五他們。」

方老師是邦大頭鬼的呀。

我們恰巧跟徐老師說：

「方老師頂壞。徐老師不要跟方老師好。」

徐老師笑起來了。徐老師的手放我頭上。徐老師說——

徐老師沒有說話。

我問：

「肯麼，以後你不要跟方老師好。」

「好，我一定聽你們的話。」

後來恰巧就上國語了。上過了國語陳福泉恰巧就說：

「我看見徐老師跟方老師說話。」

「真的麼？徐老師說過不跟方老師好的呀。」

我恰巧就巴的巴的跑到徐老師房裏。

「徐老師，楊老師說的一個人總不要失信。你失信。」

徐老師笑道：

「我怎麼失信呢？」

徐老師還笑哩！

我道：

「你說過不跟方老師好的。後來你又跟方老師說話。」  
「說話不是要好。話總要說的，不過我不跟他要好。快回去罷：爸爸在家裏等你。」

我說：我們不要好的人是不說話的。我恰巧就跑出來了。我恰巧就跟虎哥回來了。

我們看見許多蜜蜂了。田裏有許多蜜蜂，幾千幾萬！

我們叫道：

「打倒一切大頭鬼！」

### 第三信

姊姊，徐老師把你的信給我了。

「襪」字真難寫呀。



「恰巧」兩個字用錯了麼？黑牛的作文有許多「恰巧」，得了一個「甲上」哩。要是不對。黑牛爲什麼有「甲上」呢？

「古時候」三個字也用錯了麼？羅老師說「古時候」就是「從前」：「古時候有個國王」就是「從前有個國王」。

姊姊，我看到你的信真快活呀。我有點不快活：我看見田裏有幾千幾萬蜜蜂——嗡嗡，嗡嗡，嗡嗡！爸爸跟哥哥也不快活了：爸爸跟哥哥怕今年收不到谷子，要吃官四了。

今天天晴了。大頭鬼的意大利蜜蜂飛呀飛的來吃稻漿了。蜜蜂真多呀：走一步路蜜蜂就碰到面上來了。嗡嗡，嗡嗡，嗡嗡。天上是蜜蜂，地上是蜜蜂。蜜蜂堆在田上。蜜蜂把我的鼻孔都色住<sup>(A)</sup>了：我沒有鼻子了。幾千幾萬，幾萬萬蜜蜂把天都當<sup>(B)</sup>黑了，像吃過晚飯一樣了。幾千幾萬，幾萬萬蜜蜂嗡嗡，像打雷一樣了。蜜蜂真是壞東西呀。大頭鬼真頂壞呀。大頭鬼爲什麼要養蜜蜂呢？大頭鬼爲什麼不養

蝴蝶呢：蝴蝶真好看呀。今天我跟黑牛跟陳福泉跟王寅生捉了一個大蝴蝶，最大最大，真好玩呀。蜜蜂最不好看。羅老師說大頭鬼家裏養蜜蜂是要站錢。老大頭鬼就是蜜蜂老板，老大頭鬼站了許多許多的錢。

黑牛說：

「老大頭鬼站他的錢，我們不管他。老大頭鬼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我們是要打倒老大頭鬼的。」

「打倒老大頭鬼！」我們就叫起來了。

打過了倒我恰巧就回家了。姊姊，不用「恰巧」兩個字很不接氣哩。這個「恰巧」有沒有用錯呢？

田上都是蜜蜂呀：嗡嗡嗡嗡！

爸爸跟哥哥跟二哥哥跟老牛跟長伯伯跟許多許多人都去打蜜蜂了。

哥哥說：

「比皇虫●還利害。」

嗡嗡，嗡嗡，打走了幾萬個蜜蜂，又有幾萬來了：嗡嗡，嗡嗡。打死一個，來一千個。爸爸跟哥哥快要哭了。

爸爸說道：

「皇虫是天裁●，沒有法子。現在蜜蜂老板養了蜜蜂來吃我們稻漿，我吵你的祖宗！」

說呀說的就哇啦啦哇罵起來了。大家都恨蜜蜂老板了。大家都不愛意大利蜜蜂了。

後來我就吃晚飯了。吃過晚飯松伯伯跟長伯伯跟良哥還有幾個人來了。他們來了，爸爸就叫做功課了。松伯伯跟長伯伯跟良哥跟爸爸跟哥哥就哇啦啦談起來了。

松伯伯炭氣●。松伯伯的臉上快要哭了。松伯伯說道：

「我年已老了，我扁扁<sup>⑥</sup>看見這樣一個世界。我們都運氣不好，都要糟結<sup>⑦</sup>。往年只有皇虫，現在倒有人養蜜蜂來吃稻漿，哪里是吃稻漿，實在是吃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

說呀說的松伯伯又炭氣了。炭呀炭的大家都不說話了。爸爸也不說話了：爸爸抽了煙，打煙屁股，巴的巴的響。

長伯伯說道：

「我們一定要想個方法。」

「再到鮮長牙門裏請請怨看，」良哥說。

哥哥把個嘴必起來了。必呀必的就說道：

「要是鮮長不肯呢？」

「我看不會不肯，」爸爸又抽煙了：四驢四驢的響。「蜜蜂要緊，谷子要緊。」

松伯伯說：

「這是天意。」

過會松伯伯又道：

「人總是沒有法子的。什麼事情都有天意。前年有皇虫，今年有蜜蜂。請怨請怨，我看還是沒法子的。鮮長怎麼有法子：這都是天意，都是天意。」

說呀說的就炭氣起來了。

後來我就算學。算過了學我就又聽松伯伯跟長伯伯跟爸爸說話了。

爸爸跟松伯伯說：

「讓蜜蜂吃我們的稻漿麼？」

松伯伯就不說話了。松伯伯就炭氣起來了。松伯伯快要哭了。

良哥跟哥哥生氣了。哥哥說：

「法子總要想的。」

爸爸說：

「再跟大家商量一下，到牙門裏去請怨。」

良哥拍一下桌子，叫道：

「我吵他的祖宗！」

吵呀吵的大家就走了。

吵呀吵的我就要睡了。

再會再會。明天見，明天見。

今天爸爸跟哥哥跟松伯伯跟羅老師跟長伯伯跟黑牛的爸爸跟許多人的爸爸跟許多人哇啦哇啦說起話來了。許多人明天大家要到鮮長牙門請怨去了。

黑牛說：

「明天大家要去請怨。」

小三子問：

「爲什麼要請怨？」

「大頭鬼的蜜蜂吃我們稻漿；我們叫鮮長叫振華養蜂場搬走。」

「打倒蜜蜂！」小三子叫道。

叫呀叫的黑牛又說：

「明天怕會出亂子。」

陳福泉就問黑牛爲什麼要出亂子。

「我不知道，」黑牛說。「常常出亂子的。明天一定要出亂子。我們要寶父。」

我們的爸爸。」

我道：

「我們要黑牛做我們的體操老師。」

王寅生就叫起來了：

「擁護黑牛！」

大家就擁護黑牛了：

「擁護黑牛！」

擁過了護就拍起手來了。拍過了手黑牛就數數看我們有多少人：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二十七個人。

黑牛說：

「吃了晚飯大家到栗子山去。」

「要不要告訴媽媽？」

「不要，」黑牛說，「不要告訴媽媽爸爸，告訴了媽媽爸爸，媽媽爸爸就不許我們了。」

後來黑牛又道：

「我們還要一個軍師。」

我說叫王寅生做軍師。



「贊不贊成？」

「贊成贊成！」

「王寅生做軍師！」

「擁護王寅生萬歲！」

擁過了護王寅生就軍師起來了。

說呀說的大頭鬼跟雞屁股跑來了。

黑牛唱道：

「剪子剪，

雞屁股。

哭死寶。

不要臉。」

雞屁股說：

「你敢再唱。」

「老子再唱：

「剪子剪，

雞屁股。

哭死寶，

不要臉。」

「我去告訴老師。」

黑牛學雞屁股的話道：

「我去告訴老師。」

「真去告訴。」

雞屁股就走了。大頭鬼也走了。雞屁股跟大頭鬼告訴老師去了。

「再會，」黑牛就走了。

後來我上算學了。下了算學我就回家了。今天蜜蜂比昨天還多了：嗡嗡，嗡嗡，嗡嗡。蜜蜂真壞呀。明天就要請怨了。我就去小了便就吃飯了。吃了飯我巴的跑到栗子山了。爸爸跟哥哥跟松柏伯伯跟良哥跟羅老師都哇啦啦哇起話來了。爸爸跟哥哥不知道我到外面來了。我恰巧就走到栗子山了。

小三子在栗子山了。黑牛跟陳福泉在栗子山了。王寅生跟還有許多人在栗子山了。

「萬歲！萬歲！」

叫呀叫的小三子給我一塊粽子糖，我就吃起糖來了。小三子的粽子糖是咸的，吃呀吃的就甜了。姊姊，小三子的粽子糖爲什麼是咸的呢：粽子糖上面放了鹽

麼？我問過了小三子，小三子不知道。

黑牛說：

「開會了。」

「丁狼，丁狼，丁狼，」

「擁護黑牛！擁護王寅生！」

黑牛說道：

「不要吵，不要吵。」

大家就不說話了。後來大家商量了。明天大家要跟大人去，寶父我們的爸爸。

陳福泉說：

「我們大家要帶一支棍子。」

恰巧我們就把樹枝採下來了。大家就都有棍子了。

王寅生說：

「還要小石子，小石子是我們的子蛋<sup>②</sup>。子蛋都放到口袋裏。」

我們大家都真快活呀。我們能夠寶爸爸了。我們有體操老師了，我們有軍師了。真快活呀。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我們就用子蛋打牠。誰都不可以欺五我們了。

我對黑牛說：

「爸爸叫我了，我要回去了。」

「好。大家都可以回去了。」

「黑牛萬歲！」

「大家萬歲！」

「立正！散隊！」

我就巴的巴的跑回來了，

明天，明天，姊姊呀，明天！

再會。立正！給姊姊行李。

## 第四信

今天我住在徐老師房裏了。

今天有許多事情呀。

徐老師說明天送我回去，爸爸跟哥哥要明天才回家。

今天有許多許多事情：今天請過怨了。

今天早上上了算術。後來上了手工。後來上了自然。後來上了國語。後來就巴的巴的吃飯了。吃過了飯大家恰巧就進城了。人真多呀：爸爸跟哥哥跟二哥跟良哥跟松伯伯長伯伯跟徐老師羅老師跟大家的爸爸哥哥跟許多許多師範生，就巴的巴的進城了。

黑牛說：

蜜蜂

「我們不要排隊走。我們要是走在一起我們的爸爸要趕我們跑的。」

陳福泉就叫道：

「拿石子。」

大家就在地上拿石子了。拿過了石子就放在口袋裏了。我們拿了竹干跟樹枝跟棍子跟干子跟木棒跟樹枝。

「打倒大頭鬼！」

「不准叫！」

王寅生對我的耳朵說道：

「今天一定要出亂子。」

我說不怕，有我們。

黑牛巴的巴的跑過來了：

「城門口有兵由子。我們的棍子不要給兵由子看見：兵由子要叫我們的戒。」

松伯伯炭氣道：

「不成功呀。」

城門口兵由子拿着槍。兵由子的槍頭子上有一把刀。兵由子真多呀。兵由子都真很兇呀。他們還有一個體操老師，在兵由子前面巴的巴的走來走去。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肚子中間掛一把很長很長的裁紙刀。

「戒鹽●呀！」

「不要緊，我們又不犯法。」

「我們是請怨，有什麼要緊。」

「進城的時候不准亂說。」

我就走進城了。我的樹枝不給兵由子看見，我們不給兵由子叫戒。大家就進了城了。城門裏面就有街上了。街上就有兵由子了。這一個街上人真多呀。

大家叫道：

「請鮮長把振華養蜂場搬開去！」



「趕走振華養蜂場！」

「請大家主持公道！」

叫呀叫的就到鮮長牙門了。大家就站在操場上了。牙門門口兵由子更多了；兵由子真多呀。兵由子就有兩個體操老師了。兩個體操老師肚子上掛了長裁紙刀。

「我們要見鮮長。」

羅老師也巴的巴的向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走去了。羅老師跟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說起話來了。我就巴的巴的跟過去了。

有一個兵由子說：

「我叫人去請。」

說呀說的兵由子的體操老師就叫一個人進去了。

羅老師對大家道：

「他們去請鮮長了。請大家等一等。」

大家就等了。等呀等的不見鮮長出來。大家就哇啦哇啦吵起來了。

「爲什麼還不出來？」

「再不來我們跑進去！」

說呀說的鮮長沒有出來。

「等了一個鐘頭了哩。」

「我們自己進去！」

「冲●進去！」

「請鮮長快出來！」

「還不出來！」

有一個人小聲說道：

「頭還不申●出來呀。」

等了許多許多時候了；等了許多許多年了。鮮長還不出來。

「再不來我們就不客氣了。」

等呀等的鮮長不出來。又過了許多許多年，等呀等的大家就叫道：

「好了好了，出來了。」

鮮長出來了。鮮長就跑到牙門口了。

鮮長說：

「你們請什麼怨，對我說，我一定餅明●鮮長。」

「啊呀，不是鮮長呀！」

「我們要鮮長親自出來！」

那個人說：

「鮮長現在有公事。你們對我說，是一樣的。我馬上就餅明鮮長。」

「要不要，我們一定要見鮮長。」

「我們跑進去！」

「我們自己去見鮮長。」

「你們見了鮮長也不過是這幾句話。鮮長總是餅公半里●的，所以你們對我說了，我餅明鮮長，是一樣的。」

「我們不見到鮮長我們不走。」

「我們自己進去見鮮長。」

那個又說了：

「鮮長現在有公事。你們等到明天也是沒有用的。」

「滾！」

「去你的！」

「誰跟你說話！」

羅老師跟良哥恰巧就跟那個人說道：

「總要請鮮長見我們。」

羅老師又說：

「你叫我們對你說你去餅明鮮長，就請你說我們要見他。」

那個人站了一會兒，那個人就跑進去了。

大家就等起來了。等呀等的鮮長就不出來了。大家恰巧就叫了起來：

「怎麼又不出來了？」

「真要命！」

「限他馬上出來！」

等了許多許多年，鮮長出來了。鮮長跑到門口來了。鮮長說：

「鮮長說的叫你們派幾個代表去見鮮長。」

大家說：

「真麻煩！」

黑牛跑過來跟我的耳朵說：

「小心！」

我也告訴小三子叫小三子小心。陳福泉說怕要出亂子了。

大家就叫羅老師叫良哥叫哥哥做代表了。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就巴的巴的跑進牙門裏去了；見鮮長去了。

「羅三，一定要請鮮長答應我們！」

「你們好好的說。」

羅老師的爸爸走過來了。羅老師的爸爸說：

「你們見了老爺要恭敬。你們要說得他答應我們。你們要說得可憐一點。」

羅老師的爸爸說呀說的草鞋帶子散了。羅老師的爸爸就把草鞋帶子計起來了。  
計呀計的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就進牙門了。

大家又等了。

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沒有出來。

大家再等。

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還不出來。

我跟黑牛跟王寅生就跑到牙門口看。

看不見。

「走開！」一個兵由子說。

「屁！」

我們又跑過來了。

王寅生說：

「我們大家數一二三四五，數到一百他們不出來，就有亂子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八十七，九十九，一百。

不出來！

有亂子了。

陳福泉道：

「我們數得太快了。我們再數一百。」

「一二三……九十九，一百！」

再數：一二三……

後來又數。

真奇怪呀。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還不出來。

我恰巧又數了。一百。一百。一百。一百。一百。

「啊，來了！」

沒有亂子呀：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出來了。

「鮮長說明天回答我們。鮮長又說……」

「不行！」

「請鮮長今天答應！」

「我們大家進去！」



「進去進去！」

「大家去見他！」

大家就巴的巴向牙門門口跑去了。

哥哥說：

「鮮長沒有說多話，只說了一句明天回答我們，也不說准不准。……」

「跑進去！」

兵由子站在門口不叫大家進去。

哥哥叫道：

「我們一定要請鮮長答應。蜜蜂吃完了我們稻漿我們反正也活不下去。」

「對的，反正沒有谷子收也只好死。」

嘩啦！大家就沖進牙門了。

牙門門裏是個很大很大的操場，大家就站在操場裏了。

「見鮮長！」

「請鮮長出來見我們。」

兵由子就跑進操場裏了。兵由子就拿了槍站在操場裏面了。

羅老師跟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說道：

「請你再去說一聲：現在大家都要見鮮長。」

兵由子的體操老師就叫一個人進去了。

我跟小三子數到八十七鮮長就出來了。鮮長道：

「鮮長現在很忙。你們已經派代表見過鮮長，鮮長已經說道明天回答你們。你們現在大家又跑來做什麼？」

「我們不要見你：我們要見鮮長。」

「請你去請鮮長出來。」

那個人說：

「鮮長自己出來也是一樣的：鮮長說過明天回答你們的。」

「我們一定要請鮮長出來！」

後來那個人說道：

「好，我去請請鮮長看。」

大家就又等呀等的。今天大家等得真多呀。等呀等的鮮長就出來了。鮮長有胡子。鮮長屁股後面有四五個兵由子。鮮長生氣了。鮮長說：

「本鮮已經對你們的代表說過了：本鮮明天答福●你們。……」

「請鮮長今天答應我們。」

「遲一天，蜜蜂多吃許多稻漿。」

「不許多嘴！」鮮長道。「本鮮長什麼事都可餅公半里。你們的苦處本鮮是知道的。但是振華養蜂場也有牠的苦處。上次你們請怨要振華搬出九里松，牠就搬出九里松到和尙橋。這總是依你們的請球●的了。爲什麼現在又來請怨。你們要知道一

個大養蜂場搬一次很不容易。現在叫牠搬到什麼地方去呢？而且……」

「振華養蜂場要是不搬，今年的谷子就立●也沒有了。」

「不許多說！」鮮長過一會恰巧又說了。「而且養蜜蜂也是農業。羊讀半●是很提倡農業同十業的，本鮮奉到羊讀半的命令叫本鮮寶父振華養蜂場的，所以你們不得故意胡鬧。羊讀半上次有個電報，說如有人胡鬧就把他當吃糖抓起來。……」

姊姊，羊讀半比鮮長還大麼？姊姊，吃糖是犯法的麼？

良哥道：

「我們不是吃糖。我們是到鮮長這里來請怨的。」

「別多嘴！等本鮮說完你們再說！規矩●都不懂！」

大家就不開口了。

鮮長說：

「你們派的代表我已經對他說過了，本鮮明天答福。爲什麼你們都跑來倒亂●」

？本鮮向來害民奴子●的。但是你們如果要胡鬧呢，本鮮也故●不得許多了。」

「不是胡鬧。我們要請鮮長給我們想個半法：我們的谷子要一立都收不到了。」

「不錯，本鮮還有一句話。本鮮是很知道蜜蜂的。蜜蜂其實是不吃稻漿的。」

「怎麼不吃稻漿，請鮮長老爺到田裏去看看。」

「還多嘴！」鮮長眼張得很大很大了。鮮長說。「再多嘴就抓起來！」

黑牛小聲道：

「吵你祖宗，只許你說不許我們說。吵你祖宗！」

吵過了祖宗鮮長又說道：

「蜜蜂是不吃稻漿的。本鮮是讀書人，比你們明白。蜜蜂不吃稻漿。蜜蜂吃的

只是露水：蜜蜂只吃露水。所以你們不要大金●小怪。蜜蜂到田裏來只是玩玩的。

牠只吃露水。」

哥哥生氣了。哥哥恰巧就說：

「蜜蜂既然只吃露水，那頂好把蜜蜂都搬到這院子裏來：這院子很大，露水一定多。」

鮮長面紅了。鮮長的眼睛又大了許多許多了。鮮長大叫道：

「你木●無長官：吃糖！……抓住他！」

兵由子就來抓哥哥了。

鮮長又說道：

「抓吃糖！」

說呀說的鮮長就跑進去了：鮮長就不見了。

兵由子要抓吃糖，大家恰巧就生氣了。

「敢抓！」

大家寶父哥哥了。

一個兵由子把槍對住大家：

「放手！不放就開槍！」

我跟黑牛跟陳福泉跟我們許多同學就拿出石子來了。嘩啦嘩啦！打呀！我們的石子打過去了。

松伯伯給兵由子打倒了。

「爲什麼要抓人！」

「不許抓！」

「我們命不要了！」

兵由子吹叫子：噓！噓！噓！兵由子就又多起來了。兵由子把我推開。兵由子把爸爸跟松伯伯跟哥哥都抓住了。我打一個石子在一個兵由子頭上，兵由子頭上皮破了。兵由子把大家推開，兵由子把許多人抓進去了。

「放！放！」

「放人！」

大家要沖到裏面去。

「敢沖！」

「走！走！不走開槍！」

「開槍不怕！一定要你們放人！」

「走開！」

兵由子的體操老師叫道：

「沖散他們！」

「走！走！」

兵由子就拿槍頭子打大家，拿棍子打大家。大家恰巧就向門口走了。大家恰巧就出了牙門了。

「想法子！」

「吵他祖宗！」



大家面都紅了。

「出城去再說！」

巴的巴的大家就都跑出城了。

「到和尙橋去！」

「弄死他們的蜜蜂！」

我們也叫道：

「打倒大頭鬼！」

「打倒蜜蜂！」

「打倒一切大頭鬼！」

「還有雞屁股！」

「軍師到哪裏去了？」

軍師沒有了。

小三子說：

「軍師給兵由子拿去了。」

大家都吃起驚來了。

「怎麼，軍師給……！」

「到大頭鬼家裏去！」

我們大家就舉起棍子跟樹枝跟竹子。我們大家拾了幾十個幾百個小石子，我們把小石子放到口袋裏：我們的口袋就胖起來了。我的心巴的跳起來了。大人都生氣了，大人的面都紅起來了：世界上的人都恨蜜蜂了。大家哇啦啦哇哇叫起來，巴的巴走起來。大家說要吵大頭鬼的祖宗，大家就到了和尙橋了。

「到了！」

「把蜜蜂趕出去！」

振華養蜂場把鐵門關起來了。

「吵他祖宗，門關着！」

振華養蜂場的鐵門裏面有許多兵由子。兵由子拿着槍。

大家叫道：

「冲呀！」

「開門！」

「不開門我們就把門打破！」

大家向鐵門冲了。

「不許冲！」兵由子說。「冲的就抓起來！」

黑牛道：

「一二三，打石子！」

我們大家把石子拿出來了。我們的石子打進去了。兵由子不怕。有一個兵由子

笑道：

「小鬼」

「大鬼！」

黑牛說：

「大鬼大，

眼巴巴。

我吵你媽！」

唱呀唱的嘩！——一個石子打進去了。

「大頭鬼跟雞屁股眼到哪裏去了？」

「沒有看見哩。」

大人都沖鐵門。沖呀沖的鐵門就動起來了：鐵門要倒了。

兵由子叫道：

「再沖就開槍！」

「沖呀！」

鐵門就要倒了。兵由子不開槍。

「哈哈，他們是沒有子蛋的。」

沖呀沖的鐵門要破了。

「快走！」

「後面有兵由子來了！」

後面有幾十個幾百個兵由子巴巴的跑來了。兵由子的槍上面有一個裁紙刀，

兵由子向大家沖來了。

怕！怕！兵由子對天上放槍了。

兵由子的體操老師叫道：

「冲散他們！」

大家打了。大家叫了。大家跑了。兵由子用裁紙刀打人了。兵由子對天放槍了，兵由子抓人了。真亂呀。亂極了！比上次曹操跟趙雲打架還要亂。姊姊，王寅生說趙雲的力氣頂大，趙雲比黑牛比曹操比孔子比劉老師比岳飛力氣還要大。趙雲要是邦我們就好了。趙雲是不是住在上海？我們要是請他當軍師那真好呀。

兵由子打呀打的就把大家打散了。大家都跑散了。大家跑不出了。跑到東：兵由子。跑到西：兵由子。兵由子抓了許多人了。

羅老師把我跟陳福泉跟小三子跟黑牛拖住，拖到竹林裏面去了。

爸爸跟哥哥都不見了。這真不好呀。我難過起來了，我就哭起來了。小三子也哭起來了。

羅老師說：

「別哭別哭。爸爸跟哥哥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後來我就不哭了。

後來我們在竹林裏等了許許多多時候。天黑了。振華養蜂場門口人都沒有了；有人抓去了，有人逃了。

羅老師說：

「我們走這條小路罷。」

黑牛說要到振華養蜂場門口去看看。羅老師不許黑牛去。

「不許去。跟我們一起走。」

黑牛不聽羅老師的話。黑牛恰巧就跑出去了。

我跟陳福泉的巴的跑了過去，朵在竹子裏看黑牛。

我看見黑牛跑出去。我看見大頭鬼跟一個大人出來了。我看見一個兵由子站在那里。

大頭鬼跟那個大人說：

「這是黑牛。」

大人叫道：

「抓住他——小吃糖！」

「抓個暖子<sup>㉔</sup>！」黑牛就巴的巴的逃起來。

「他想放火，抓住他！」

兵由子就追黑牛了：不好了，要追上了。黑牛快跑呀！快跑呀！啊呀，追的人跑得更快了，就要追上了！我熱起來了：我流汗了。黑牛不見了。追的人不見了。

過了一會，啊呀不好了，追的人跟黑牛一起來了。那個人抓住黑牛了。一個兵由子把黑牛代<sup>㉕</sup>走了。

怎麼半呢：黑牛不見了！

後來天黑了。羅老師把我跟陳福泉跟小三子代到學校裏了。

怎麼半呢：爸爸哥哥都不見了。我急起來了，恰巧我就哇的哭起來了。

徐老師說：



「爸爸哥哥明天就回來的。羅老師進城去看爸爸哥哥去了。不要哭不要哭，再哭我不愛你了。」

陳福泉說：

「不要哭。我們想法子。」

小三子道：

「我們叫大英雄邦我們，叫梅蘭方，叫關公，叫華盛頓都邦我們。我爸爸也不見了。不要哭呀。我們叫趙雲也邦我們，趙雲力氣頂大。哇！」

小三子說呀說的自己也哭起來了。

後來我不哭了。後來徐老師叫老李把小三子跟陳福泉送回小三子的家跟陳福泉的家了。

後來羅老師回來了。羅老師說爸爸哥哥明天回家。

今晚我就要睡在徐老師房裏了。

爸爸跟哥哥要明天才回家。

## 第五信

姊姊，爸爸跟哥哥爲什麼還不回來呢？

姊姊，羅老師說要我叫徐老師叫姊姊了。羅老師說我以後要天天住在徐老師房裏了。羅老師說徐老師有一封信給你，是真的麼？

昨天羅老師跟徐老師在房裏說話。說呀說的我就跑進去了，羅老師跟徐老師就不說了。

羅老師跟徐老師看我。後來徐老師摸我的頭了。徐老師有眼淚呀：這樣大一個人哩，真羞呀。她還是老師哩。

徐老師道：

「你還是怨意在我這裏，還是怨意到姊姊那里去？」

我說我不知道。我說爸爸跟哥哥回來就好了。我就哭了。

羅老師炭氣了。

嗡嗡，嗡嗡，有許多蜜蜂呀。

徐老師抓住我的手了。徐老師說：

「你就住在我房裏，好不好。」

說呀說的徐老師拿手巾揩眼睛了。徐老師說眼睛痛。

羅老師不要我哭。就講一個故事給我聽了。這故事真好玩呀。姊姊，你知道麼？那個洋燈真好呀。我們要是那個洋燈，我們就叫木鬼來打倒一切大頭鬼了。

徐老師要代我玩了。我們要是那個洋燈就好了。有了洋燈爸爸跟哥哥就可以回來了。木鬼的力氣比趙雲還大呀。

嗡嗡，嗡嗡，蜜蜂又叫了。

爸爸哥哥不見了。黑牛跟王寅生不見了。許多人不見了。

要是洋燈真好呀。我恰巧就不哭了。

要去玩了，不寫了：再見再見。

〔選自蜜蜂〕

●張天翼 湖南人。小說集有小彼得、鬼土日記、蜜蜂、從空虛到充實、一年等。●大副翁

即大富翁。●牛 即辦。●同子 即銅子。●不希汗 即不希罕。●氣車 即汽車。●鮮

長 即縣長。●邦 即幫。●十業 即實業。●青倒 即青島。●意大利有個大英雄 指

葛梭里尼。●梅蘭方 即梅蘭芳，當代著名的戲子。●牙門 即衙門。●請怨 即請願。

●必 即逼。●扁 即過。●欺五 即欺侮。●色任 即塞住。●當 即擋。●站錢

即賺錢。●皇虫 即蝗蟲。●天戕 即天災。●炭氣 即歎氣。●扁扁 即偏偏。●糟

結 即糟糕。●實父 即保護。●咸 即鹹。●商瓦 即商量。●子蛋 即子彈。●行

李 即行禮。●叫戒 即繳械。●戒鹽 即戒嚴。●沖 即衝。●申 即伸。●餅明

即稟明。●餅公牛里 即秉公辦理。●可隣 即可憐。●答福 即答覆。●請球 即請

蜜 蜂

- 求。①立 卽粒。 ②羊讀牛 卽楊督辦。 ③吃糟 卽赤黨。 ④規巨 卽規矩。 ⑤倒亂 卽搗亂。 ⑥害民奴子 卽愛民如子。 ⑦故 卽顧。 ⑧大金 卽大驚。 ⑨木 卽目。 ⑩孤 卽曖乎 土語，意謂對方抓不着也。 ⑪代 卽帶。

## 牆

杜 蘅

那圍牆裏的一切生物都註定要用儘可能的高速度來衰老，似乎這樣纔能讓一切無生物更結實而倔強地活下去。鐵索和鐵欄，像永劫不磨的年歲一樣，固然是越磨越新，越磨越亮了；可是你瞧，監房對面院子裏的那三株殘存的梧桐樹卻沒有到秋天就把葉子染成黃色。人，因為是生物的原故，便也跟梧桐樹一樣。筋肉鬆弛了，骨頭露出了。那二百多雙也許是殺過人的，或至少是拿過槍的手，現在是祇宜乎做一些造小、撓編竹籃這類輕便的工作了。更重要的是對生命的執着似乎也漸次地溶解在凝滯而沉重的空氣裏——劃分給他們每個人的決不會超過四立方米突的空氣

裏。他們等待着，不是自由，而是死亡；他們很明白那隻公平的黑手也許等不到判定的年歲就會來把他們攫去的。

例子可以隨便舉。譬如，就拿王金標來說吧。論年紀，他也着實說不上老；但他底資格是老的。因為資格老，年紀看上去也就老了不少。在這間除開做了虱子底大本營的幾條棉被和一個推銷着臭氣的便盆之外什麼也沒有的公寓裏，他已經住上，假如用他自己底話來說，有「三千五百八十七日」了，你想！

三千五百八十七日——有這樣麻煩的算法？但金標底腦筋卻確實祇被這些麻煩而冷酷的數字所盤據，尤其是近來。他會很現成地告訴你，他已經坐上幾天，往後還得坐幾天，而且是決不會把零數弄錯的。他底刑期總共是三千八百二十六日；這是打過折扣之後的數目，不能再還價。這數目，除他自己之外，恐怕誰也記不清楚吧。要簡單，我們還不如老老實實說是十年零六個月。不過金標是不願意的，他不願意拿年月來做計算單位。那樣的單位是太長，等不及；而現在，他是祇消捱到對

面的牆上現出落日底影子，而老鴉又哇哇地回到梧桐樹上去的時候，就可以在兩個數字上一面加上一而一面又減去一，歎着口蘇息的長氣對自己說：

「又過了一天！」

而在這裏，就連日子也是帶着腳鐐的。

一天一天地終於積成了十年，再跨上一步就可達到的自由之路呀！他昏昏地想起生疏的世界，那麼大，那麼渺茫。而在當初，他是還年輕呢。現在，過着不變的生活的人是變了：他沉默，可以因而感覺出自己底頹唐來的沉默。

他是這樣地過了這十年的？記得最初，他極度地焦急着；他底睡眠和食量都犧牲在這焦急中。圍牆外的天地所給予他的牽掛是太多了！舊時的同伴，他底家，年輕的妻。

那時候他祇有三十二。沸騰着的青春底血。可是慢慢地，同伴們是被忘記了。年輕的妻聽說已經學會唱小調，而且是可以靠她底年輕養活她自己了。一切的牽掛

都放鬆了緊握，被一種新的嗜好所替代了。他變得非常愛談話；每一個來分擔他底命運的夥伴底經歷成爲他生活中唯一的興味。他判斷着，像一個法官；安慰着，像一個教士。而關於自己的一切，他是忘記。但是對於這什麼都可忘記的人，愛談話的嗜好也不會是永久的。現在，吃得下飯，睡得着覺，沒有掛礙，沒有沸騰的血，他是二百個人中的孤獨者。確實，他是像不再關心自己一樣地不再關心別人了。有人會說這種變動是大的；但是他，他自己是不覺得。

是的，他整天地沉默着。

對那個新來的劉阿虎，他便總共祇說過三句話，雖然阿虎是和他吸着同一間小屋裏的空氣的，而且已經來到了快十天。

這位新兄弟是那兒來的？犯的是什麼案？判的是什麼罪名？

實際上，連這三個問題都儘可以不必提出：口音聽得出是青縣，樣子看得出是盜犯，至於刑期，那更是很早就聽到說起了的——無期徒刑。



此後，在他們之間是一句話也沒有了。

可是這一點我們卻不能不承認：阿虎底意外的年輕確實使金標非常注意過。還有，那一雙粗的膀子，那兩隻松鼠般偵視着的眼睛。這分明是青春時代的自己底影子呢。

是那兒來的力量？當阿虎宣稱他寧願跟郝大哥一塊兒等十八年再做一條好漢的時候，甚至連金標底心也怦然動了。

阿虎不用說，當然是耐不住沉默的；可是一開口總離不了郝大哥。郝大哥究竟有什麼了不起，這倒要請教。金標是在悄悄地聽着。

從他自己底嘴裏，可以知道阿虎是在去年就給抓來的了。郝大哥已經先在那兒。「那一班狗彘的把郝大哥底腿骨也打斷了，要他認，」阿虎這樣說，「我瞧着。親眼看他們把郝大哥弄得死去活來地好幾回。他還是不認我。我實在瞧不過。打在他身上就比打在自己身上還要難熬。」郝大哥，你認了吧。咱們要死也得死在一

塊兒，黃泉路上不會嫌冷靜。」他媽的，郝大哥給他們送上天去了，倒留着我這一條小性命……」

說不厭的故事，牠挑撥着金標底久不重溫的記憶。十年前，那一班牛頭馬面似的偵查隊又何曾沒有用過皮鞭子和天平架來逼他供認同夥呢！可是照阿虎那樣說法，倒像普天之下就祇有郝大哥那麼一條好漢似的。剎那間，他有了說話的衝動。不要當我老了，也好叫他們認識認識姓王的從前是怎麼一個人。

不過，剎那的衝動是會過去的。算了吧，就算你底郝大哥強吧。金標覺得沉默還是適當的。

在沉默中，他甚至可以讀出了每一個人底思想。他真有點怕阿虎會去尋死，瞧他那一副坐立不安的神氣！幸而在這裏沒有死底自由，就像沒有生底自由一樣：人們不允許他們去尋死，祇允許死去尋他們。那麼阿虎在尋些什麼呢？不但阿虎，還有那另外三個；那三個爲什麼近來也學起阿虎底樣來？

不錯，他們顯然是在夢想着那奇蹟。這是關於那座圍牆的。也許有一天，那座牆會分裂，會自動地讓出一個缺口，一條走路來；而且這走路，這缺口，又祇有他們纔看得見。於是——自由呀，人間的天堂呀！

新進來的誰都免不了這一套：就連金標自己也何嘗不做過這樣的夢？過幾年，也許祇消幾個月，他想，自然一切都會過去。而且那圍牆也將永遠是隔絕了兩個不同的世界的圍牆。

然而在金標到這兒來之後的第三千五百八十八日上，事情終於這樣地發生了。并且確實是關於牆的奇蹟。

這奇蹟是要歸原於不知什麼地方底一座火山的。牠偶然伸了一個懶腰。地震。那座至少十年來沒看見動一動的牆上居然現出一個裂痕來，雖然小到斷然逃不出一個人，但同時卻大到儘夠逃出一個指頭去。不幸發現這裂痕的不是他們。有裂痕也許會坍。牆坍下來壓死幾個人倒還是小事，但是這裏面的人給逃走了幾個可怎麼

辦？

於是，一座新的牆便得先行造起來，然後，再把那舊的拆掉。

於是，金標及其一羣是被牽出去造那座束縛他們自己的牆了。造那座束縛他們自己的牆——誰情願！可是不情願也得造；這裏的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阿虎是和金標在一起；他們之間有一條共同的鐵索來連繫着。共同？可是那座牆能夠對他們兩個有共同的意義嗎？在金標——六個月，祇消捱過這六個月便全然沒有他底份了。在阿虎——一個永恆！你還不如去掘把自己埋進去的墳墓吧：這也不會是更痛苦的刑罰。

他們看着牆外的世界，偷偷地吸着自由的空氣，在他們底記憶裏是再也搜索不出比今天更美麗的陽光和草原了。

可是監工的鞭子是時常可以使他們想起自己底地位的。

顯然地，那年輕的漢子是在倔強着，踟躕着，東張西望着。

而在他們之間卻依然一句話也沒有，祇是默默地工作，工作，工作。金標想起阿虎也許要冒險，他會打算逃走。然而他們兩個是連在一起的。磚頭運齊了，牆腳打起了。他沒有逃。沒有機會嗎？機會好像錯過了。牆已經有半丈多高了，他們要爬到鷹架上去工作了。他還是沒有逃。不逃，那麼他還是在打算尋死吧。

確實，你要走，有槍，至於你歡喜自動地從鷹架上掉下來，卻是槍所不能阻止的。

而且阿虎確實又向另一個弟兄問起過從這樣高掉下來會不會摔死人。

金標有點擔心。因為掉，他也是和阿虎連在一起的。想不到自己竟做了拖在阿虎底鏢鏑上的鐵錘！

直到那座結實的新牆已經傲慢地站在他們眼前的時候，阿虎和金標依舊是一對變生的啞吧。沒有逃，同時也沒有從鷹架上掉下來。難道就這樣輕易地放過嗎？不會的。阿虎底那種神色是儘夠洩漏出他底思想了，至少，金標是懂得。

而且，你相信吧，可怕的祕密是終於要被發現的。

那一天，他們正坐在自己打起的牆腳邊休息。金標偶然把自己底手捫到那成品字形的三塊磚頭上去。沒有生命的牆似乎有了生命了——會動。再仔細看，那三塊磚頭又確實比其他的磚頭小一點。

這樣的牆！

他用懷疑的眼光向阿虎瞟一下了。

阿虎也在看他！阿虎底眼光卻並不是懷疑，而是恐嚇，而是怨毒。而且顯然地，阿虎至少已經看了他三五分鐘，用那種怨毒的，恐嚇的，會不期而然地把對方底眼光逼回去的眼光。

血液凝佇在胸膛裏。金標現在不但不敢開口，甚至連向他看一看的膽量都沒有了。那可怕的眼光！但心裏是明白的：阿虎替自己安排下的去路。這於金標有什麼相干？可是不，他害怕，甚至痛苦。像這樣的眼光他不願意從一個同伴那兒受到，

而且確實永遠沒有受到過。而現在，縱然由同一根鐵索來連繫着，他們之間的那座無形的牆卻也是結實的。

又一次想起無期徒刑和六個月之間的距離。

他們是兩個階級的人吧。

在回監房去的時候，他們又丁丁當當地經過了那決不是第一次經過的暗室。在平常，金標是甚至不會感到牠底存在的；而今天，他凜然了。這地獄中的地獄。他凜然地記起了幾年前一個同伴被送進暗室去的故事，原因正是爲着知道某種機密而不報告。那同伴在沒有被送進去的時候確實還是個活人。出來的時候呢，他可不清楚；不過那同伴確實在出來之後不上幾天就被從狗洞裏拖出去，而且就此不再和他們見面了。有這樣厲害！這是每一個沒有進去過的同伴都不敢輕易相信的。而今天，金標卻自己也不知爲什麼地竟相信起來。他凜然。已經過了老鴉回到梧桐樹上去的時候。在黃昏中，那扇黑沉沉的鐵門似乎在他身邊打開了，伸出一條蟒蛇底舌

子來把他捲進去。他眼花，祇看到一陣黑。

不，這是那黑沉沉的牆洞，是那黑沉沉的眼光……

而且漸漸地逼緊來的夜也是黑的。在那天夜裏，從前的一切，往後的一切，什麼都跑來了，不肯來的就祇有睡眠。他也會睡不熟！睡不熟也就祇能聽其自然，祇要不想起那眼光，那暗室。要想就想得遠。十年前的生活，六個月之後的生活，充分的陽光下的世界，他底女人，鬆弛了的臂膊……那一回挑了半天磚頭就會覺得酸痛的手臂以後還能搨槍嗎？要是連槍也搨不動，六個月過了往那兒去？……但是在十年以前，自己可不是和現在的阿虎一個樣？……阿虎那個……真見鬼，爲什麼又要想到阿虎！不要想他，不要想他。

然而不久，他又會突然用這樣的話把自己從朦朧中叫醒來：

「去向他們報告吧，去向他們報告吧。」

隨後，他又夢見阿虎用沉重的鎗鏑打他底頭顱。痛。可真老了。不中用。以前



的那一副熬偵查隊底毒刑的筋骨呢！

由探照燈底光線引導着的脚步在行廊上經過。金標發現自己並沒有睡熟。夜是過了一半。剛纔不是做過夢？而現在，明明還清醒。他清醒地看到了那一班偵查隊。那時候他是不怕的，誰不稱贊他一句「好漢子」！而且，祇要這「好漢子」三個字就可以補償了一切天秤架和皮鞭子底痛苦。可是現在，你瞧，十年前的好漢是在打算向他們報告……

金標像在熬刑似的把牙關咬緊了。

翻過身來，「啊，阿虎你也沒睡熟！」他驚惶地喊。

阿虎沒有回答。可是那眼睛，夜空中的兩顆凶險的星宿，卻動也不動地在看住他。他再喊，還是沒有回答。難道阿虎是張開眼睛睡覺的？不會……不會……

他害怕地從新翻過身去。

阿虎還是用更多的郝大哥底故事來消磨他底白晝。他不會厭倦地說着，那三個不會厭倦地聽着。張開的嘴，不勝驚異的神氣。而且郝大哥底故事是有一種神奇的力量：牠把那四個囚徒底心密密地縫在一起了。

多堅固的一致！

在這一致下，他們快樂着又感慨着。

在這一致下，顯然地，某種陰謀是在活動着。

但這一致，金標是沒份的。曾經圍繞在自己身邊的同伴們一個個地分離了。他們甚至不再和他說一句話，就像阿虎一樣。不，這話是錯了：阿虎說的，并且是一天到晚在說着，用他底——眼光！「你去報告吧。」這便是一切。這話必然地引起了回聲。「你去報告吧，」其他的三隻眼光也這麼說，一致地。

「我不會去報告的！我們是自家人，我不會去報告的！」

自家人！阿虎會相信嗎？六個月的自家人！甚至自己，金標自己可相信？要不

然，他也不至於幾夜地睡不熟，幾夜地夢見阿虎手上的鐐銬了。好一個自家人！他準會去把秘密洩漏的。

可是爲什麼祇有六個月了呢？要是還有六年的話……

金標突然發現自己底肩頭被一隻有力的手所抓住了。回過頭去，不是阿虎是誰呢？捏緊拳頭，向自己呆看。金標幾乎昏迷。然而阿虎終於用粗糙的語聲把他從昏迷中叫回來。

「你怕咱們連累了你嗎？」他問。「你是幾個月就可以出去的，犯不着跟咱們一塊兒走，可不是？」

一分鐘等回答的時間。然而你想，叫金標怎麼答得上去？於是他又——

「咱們對你說了吧。反正不說你也知道。事情是有的。你瞧，就在這兒。」

一條和牆壁同樣地黑的棉被是突然地被揭了開來。你瞧吧，牆腳邊的那個黑洞！這黑洞是使金標吃驚的；豈但他，還有那三個。吃驚的嘴是像黑洞一樣地張開

着。這時候，祇有阿虎還是從容的。他從容地把那棉被依然蓋住了黑洞。然而蓋不住的是眼睛裏的火和喉嚨邊衝出來的言語！

「你要怎麼就怎麼，隨你底便吧。不會有人來跟你爲難。可是你聽着。牆上的磚頭是我砌的，這兒的洞也是我挖的。一身做事一身當。你要說就說我一個得了，沒有他們底份兒……」

三張驚惶的臉是變成激昂的臉了。

「幹嗎要推在你一個人身上呢？——我也有份。」

「還有我。」

「要說就得說咱們四個。」

金標輪流地看着那幾張激昂的臉。「你們把我姓王的當做怎麼樣的人哪！」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兒來的力量慫恿他這麼說。現在，他覺得非把他們說服不可了——他們是自家。而且，他是有理由可以把他們說服的：要報告，又何必推到今天？

自家人，不錯。

可是你爲什麼不早說呢？四顆坦白的心是在等待着的。

阿虎底鐵的拳頭是熔解了，他又一次把手搭到金標底肩上去。

「這麼說，咱們就一塊兒走吧。你放心，不會叫你一個人吃虧的。」

一股暖氣透過金標底全身。他看看阿虎，十年前的自己底影子呀。而自己呢，也好像回復到十年前的樣子。怎麼的筋骨，怎樣的膽量！真的，他現在什麼也不怕了：無論那牆洞，無論那暗室，無論那吞人的眼睛。

「我早知道王大哥是不會的，」一個說。

金標笑着。

阿虎也笑着。

五個人同時都笑着。

就是今天，阿虎這樣地通知。

夜。燈光祇照得見手，而照不見指頭，行廊上的脚步聲慢慢地靜止下去。今晚，睡不熟是一致的。五個睡覺的人動了。混成一片的呼吸，合拍的脈搏。阿虎輕輕地把石塊移開。「你們等着！」不見了一個。圍牆邊有磚頭掉落的聲音。再聽，靜默。狗也不叫一聲。第二個，三個，四個。現在剩下的就祇有金標。金標你怎樣？「走吧！」催促的聲音。他也鑽出去。爬着。圍牆裏還有半個身子。

外面草堆裏有一個黑影子在輕輕地叫他：「這兒來，快！」聲音聽得出是阿虎。

阿虎還不走？

剛從牆洞裏掉出來的時候，一道探照燈底強光便弄瞎了金標底眼睛。

壞了！

碎。

比思想還快地，金標覺得左腿上有一股寒氣直透到小肚子裏去。他站不穩，一陣顫抖，便像木塊似地倒下在他自己造起的牆邊。

從四面飛來的人。

燈光裏，草堆動着。等不及描準就有一個影子從這兒鑽出來。「你們把我也打死吧！」可是他們並沒有把他打死，祇抓住了他底臂膊。對草堆一排鎗。現在草堆不動了。搜尋。一個鬼也沒有。

那三個已經跑遠了——你們追吧。

〔選自懷鄉集〕

① 杜衡 乃戴克崇之筆名，戴文節公之後裔，浙江杭縣人。小說集有懷鄉集、石榴花等。

② 青 縣 舊屬山東青州府，今改名益都縣。

③ 無期徒刑 法律名詞，無期限之徒刑，終身於監獄中囚禁，並服法定勞役。

## 煤坑

巴金

「下去的時候你要把那鐵棍子捏緊點，下面是那樣深，恐怕你站不牢，第一次下窖的人都會害怕的，」老張這樣對他說。

「怕什麼，」他昂頭回答說，身子挺直地跟着老張走進了吊籠，擠在幾個新認識的同伴中間，一隻手提着安全燈，一隻手輕輕抓住那鐵棍。讓蒸汽水滴在他底那隻手上，他並不去注意牠。他底眼睛望着前面，他要看那吊籠怎樣會落在地底下  
去。

機器動了，吊籠開始下落了，他底半個身子已經陷在地裏了。忽然他本能地閉起眼睛來。等他再把眼睛睜開時，他已經看不見地上的一切了。一個黑的吊籠關閉着他和另外四個污穢的人，還有一點黯淡的燈光，此外再也沒有什麼。

吊籠不住地往下落，而且愈過愈快，但周圍依舊是黑暗，沒有一線光明，除了



那安全燈底黯淡的光外。他開始有點惶恐了。他覺得身子只是往下面沈，他一點也不能作主。他底心開始猛烈地跳動起來。他真個捏緊了吊籠上面的鐵棍，他怕會鬆了手跌到外面去。其實外面是很充實的，沒有一點空的地位。

「這麼深！」他開始不能忍耐地叫起來。

「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有一百多丈深！」老張帶笑地拍着他底肩膀說。「你如果害怕，你就把眼睛閉住，等吊籠落了地時，我來叫醒你。」

「害怕！」他憤憤地大聲說，好像受了侮辱。「誰害怕就不算人！」

「好！」旁邊的幾個人都笑了。

吊籠終於落在地面上了。

「好了，」老張在他底肩上拍了一下就先走了出來，他也跟着出來了。

他向周圍一看，他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幾盞電燈照耀着潮濕的土地，幾根木柱挺直地立在地上，似乎被上面的石塊壓迫着，顯了支持不住的樣子。兩個中年工人

微笑地站在吊籠旁邊，看那蒸汽水從鐵架上流下來。幾輛裝煤的鐵車凌亂地放在地上，兩條小鐵軌交叉地在地面上伸出去，然後合成了一條伸向那不可知的黑暗裏。老張們和那兩個工人招呼了一聲就沿着軌道走了。他也只得跟着他們走，雖則他知道那一條黑暗的路走起來並不容易，而且後面的光明和那中年工人底笑臉究竟多少有點可愛。

「當心點，不要碰着了頭，」老張回過頭來囑咐他。

「我知道，」他回答着，就借着那安全燈底黯淡的光把四周看了一下。但他依舊看不清楚周圍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好像兩邊都是石壁。只有腳下的鐵軌可以看得見，但也只有在眼前的一塊地方。他很小心地地下着脚步，因為路開始有點滑了。

「走快點，」老張從他底脚步聲知道他已經落後了，便掉過頭來催他，然後又說道：「這路你走起來是不容易的呀！……我們是不要緊的。我們已經走熟了。就是閉了眼睛，我也可以走得很好。」老張說着，臉上浮出了得意的笑容。

「閉了眼睛怎麼能夠走呢？」他驚異地想道，於是他底嘴唇上也浮出了茫然的微笑。一面大膽地把脚步放大的些。他想他不久也會走慣的，像他們那樣。

「當心點，把背彎下來。」老張又回過頭來囑咐他。

他擡起頭一看，前面的洞果然比較低了許多，在前面走着的幾個人都把背彎着，好像在爬行。他伸手往上面一摸，正摸那橫架着的木條。他也把背彎下來。眼睛仍注意地望着濕地。

漸漸後面起了脚步聲，並不很遠。他知道後面也有人來了。在他底前後都有着人底脚步聲，這就是這黑洞中的唯一的聲音，偶爾還聽見人底咳嗽或吐痰。在這黑洞裏，在這地底下一百多丈深的地方，居然有許多人在活動，老張告訴他說每一個窰裏每一班一共有兩百多人，他們彼此看不見，但可以聽見聲音。

忽然他底耳邊起了水濺的聲音，好像有誰把脚放在水裏面走，使得水泥濺起來。「什麼地方來的水？」他驚奇地自語着。他便把安全燈向前面一照，他看見前

面是一片帶泥的水，幾乎把鐵道淹沒了。他底脚正在水裏走着，不過他穿着下鑿工人穿的那種膠皮底的鞋子，倒也沒有什麼大妨礙。

「這裏的溝壞了，所以水流不出去都漫了上來。再走一段就好了，」老張安慰似地對他說。

他正要答應一聲，卻無意間把頭伸了起來，剛巧就碰在一根橫架着的木條上。幸好他底頭上戴着軟的便帽，所以只感到些微的疼痛。他伸手在頭上摸了一下又彎着腰向前面走了。

路好像沒有盡頭似地那樣長，他們已經走過四道門了。現在又逼近了第五道門，那門是掩着的，但被前面的人推開了。他進了這第五道門後依舊小心地走着，他知道路不遠，老張說過一共有十六道門呢！他開始不能夠忍耐了。路只走了三分之一，就費了這些時間，前面不知道還有什麼花樣。他底心漸漸不安寧了，也許還有點莫名的恐怖。

忽然他驚奇地發見了有人在從容地低聲談話。這談話的人在什麼地方，他看不見，而且他想在這條地底下的狹長的黑巷裏決不能夠有從容談話的地方。他奇怪地用眼光四處去尋找。他覺得聲音是從左邊來的。他一面走，一面用安全燈去照，他看見了兩個黃黑的瘦面孔。這兩個推車的小工坐在路旁的石頭上，身子緊緊靠着石壁。這不像兩個人，都像兩個鬼魂。

「這裏面倒可以吸煙！」他覺得有趣地說。

「吸煙，你不要你的命了！這裏面任是誰都不許吸煙，便是股長下窰來也不敢吸煙。……前半個月老王的一支香煙送掉了三十五條性命，連他自己的命也沒有。到那裏面一點引火的東西也不能夠帶，你刮一根火柴馬上就會看見煤氣爆發，不是把你活埋在裏面就是把你炸死，燒死，悶死。老王這傢伙也是活該，他常常偷着帶香煙下窰，我勸他，他總是不肯聽。他說他的資格很老，他知道窰裏什麼地方可以吸煙，不會鬧禍。他從來沒有出過事。可是這一次到底送了命。他的老婆得着

局裏一百五十塊錢的恤金。一百五十塊錢一條命，賣得太賤了。不過這還算是局裏的厚道呢！聽說在唐山開灤那些煤坑裏一條命只值五六十塊錢，並且更容易送命。那裏的飯更不容易吃。……」老張說到這裏忽然閉了口，回頭把他往旁邊石壁上推，一面說：「讓開，車來了。」他連忙往旁邊一讓，把身子貼緊在石壁上，兩隻腳卻陷在水泥裏面。他把安全燈提起來，往前面一照，他看見一個小工推了一車煤過去了，樣子很是費力。接着又是一車煤，然後是一車石子。

車子和牠們底隆隆的聲音在後面消失了。他們又走過了幾道門，轉了幾個彎。他不知道路還有多少遠，他只覺得他們是愈進愈深了。同時空氣漸漸變得悶人了，他底呼吸也變得急促起來，他不能夠暢快地吸一口氣。然而那種好像在剛着人心的難聞的煤氣還是不斷地往他底鼻裏送。他底心上好像壓着一塊沈重的東西。他底心開始煩躁起來，他底頭也漸漸地加重了。這時候他想起了地面上的陽光和自由空氣，心裏愈覺得難受。他甚至有點後悔，不該來這裏了。他想男兒幹事的地方應該

是光明正大的，幹的也應該是痛痛快快的。如今卻躲在這黑暗的巷子裏躬着身子走路，像爬狗洞一般，連一點自由的空氣也呼吸不到，未免太氣悶了。

「他媽的，誰高興幹這下賤的事！」他暗暗在心裏罵起來，他很想把安全燈丟了往回頭的路上走去，然而第十幾道門又在他底後面關閉了。在他底前面老張好像知道了他底心思一般，便嘆息地對他說：「吃這一碗飯的確是不容易，我們真正是拿性命來拚的，在最深的地方最危險，就是不要引火的東西，有時候煤氣也會自己爆發的。不過雖然這樣說，我們還是情願幹這件事。我們好像把性命看得不算什麼一回事了。你在這裏多幹些時候，也會和我一樣。你們廣德縣來這裏的人不是很多很多的嗎？每年都有來的。有的人還把正當的事情丟了不幹，想到這煤山上來發財。發財？……發財！自然有人存下了幾文錢，不過……」

他覺得老張底話說得很不錯。不管這裏是怎樣地危險，人們還是陸續不絕地跑來工作，大家都爭着到窰裏來，想在窰裏面挖着一個金羅漢。他自己也是具着這樣

的心思跑來的。他聽見那些在煤山找了幾個錢，討了妻子回來的人說，煤山是怎樣好的地方，在那裏差不多到處都是金子，只要能夠耐苦而且知道勤儉的人一定可以發財，會有一個很好的前程的。這樣的傳說佔據了他底老年的母親底心，於是又說服了他，使他也做着這黃金的夢。起初他還沒有到煤山去的決心，後來環境逼迫着他不能夠在那被土匪與洪水蹂躪了的農村裏生活下去了。他便變賣了他僅有的東西，送他底母親到城裏去給人家幫傭，自己便隻身跑到煤山來想靠自己底這一點青年人底氣力和勤儉，在這到處都是黃金的煤山上來發一筆財，再回到家鄉去和母親過些安閒日子，討一個順心的老婆。爲了這個希望，他便和許多別的人一樣，雖然拿性命來冒險他也是甘願的。但是別人說的黃金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他所看見的只是這一個黑暗的矮巷子，這別人以前並不會對他說過。他現在開始疑惑起來了。

「怎麼樣？你就走不動了？」老張驚異地問他。「馬上就要到了，走快一點。不要再耽擱時間。」



聽了老張底話，他吃了一驚好像從夢中醒來一般。他並不答話，也不再思想，就注意地跟着老張走。

又走了一些時候，老張忽然不跟着前面的人走了，卻獨自轉了彎就在路旁解了褲子小便，叫他在旁邊等着。再走十幾步路他們兩個就在一個煤洞裏面了。那裏有一盞安全燈掛在一根橫架着的木條上。一個小工坐在地上放着的一根未用過的木條上面擲小石子玩。

「你來了，」那青年的小工帶笑地對老張招呼了一聲，又用好奇的眼光把他底臉上身上打量了一番，好像在問：「這個新來的？」

「你看，這是我的新同伴。他叫做小陳。今天第一回下窰。包工頭叫我照料他。我還不曉得他的氣力怎樣。他年紀還很青，想來氣力是有的。這幾天局長追煤追得很厲害。限定每天要出六百噸煤，局長追股長，股長追包工頭，包工頭又追我們窰工。真要命！但願我這個新同伴氣力大一點，我們會多出一點煤就好了。」老張

絮絮地對那小工說，然後又招呼他道：「小陳，我們動手罷。」

老張在地上拾起了一把鶴嘴鋤遞給他，自己也拿了一把。老張把那煤層指給他看。他現在纔看清楚前面是什麼東西了。那烏黑的發亮的東西連接成了一片，上下下下都是，一塊一塊地似乎看得出界限，但又黏合得那樣緊。他明白這就是那般鑿工心目中的黃金了。

「你看，我先拋給你看。」老張說着，便吐了些唾液在兩隻手上，把兩手一擦，拿起鶴嘴鋤向着那略略凹進的地方打下去，然後又馬上把鋤收了回來，又打第二下。打了兩下後就看見煤塊鬆動了，再打兩三下就有大的煤塊和煤屑落下來。

「這裏已經挖出了眼，很容易拋的，你就在這裏拋罷。前幾天這裏卻很不容易拋，下了許多鋤，牠動也不動一動，好像沒有一點兒事情。現在不要緊了。我到那面去拋。你不要偷懶呀！挖出的煤太少了，不但得的錢少，還要吃包工頭的罵。他這幾天追得很厲害，局裏也在追他。局裏只想每天出煤越多越好，最好能夠出一

千噸煤，我們的死活他們是不管的。他媽的，只要你們肯出錢，我老張也就不愛惜這一條命。」老張說了這些話就在另一個角裏去拋了。

「看來這也要不着多大的氣力，」他看見老張拋得那樣容易，似乎不費一點力，不禁在心裏這樣想着。他於是舉起鋤向着一個大的煤塊上輕輕地拋下去。然而那煤塊沒有一點鬆動，他底手倒反而震動了一下。他幾乎吃了一驚。他知道這並不是十分容易的事。他便拿出精神來，用力地拋着。這一次果然有了效力。煤塊陸續地落下來了。

看見這些煤塊就好像看見了金子一樣，他感到一種異樣的喜悅。他明白這是他底第一次工作底成績，也就是他底前程底開始。他想要是煤塊就像這樣容易地繼續落下來，一車，十車，一百車，甚至山一樣地高，那麼他底黃金的好夢就會實現了。黃金，這烏黑發亮的煤塊，就是黃金啊，可以使他和母親在一起過安閒日子，使他娶妻生子的黃金呵。他貪婪地望着前面的烏黑發亮的一片，他恨不得一下鋤就

把牠挖個空。

挖呵，挖呵！拋呵，拋呵！一種欲望在他底胸膛裏叫起來。他覺得他底全身子都在活動了。他底頭腦發着熱。他忘記了周圍的一切。他底眼睛只是注意地望着前面下鋤的地方。他拋得全身出了汗。他把衣服脫了，只剩了一件藍布汗衫，然而汗衫也被汗水濕透了。他還是不顧性命地拋着。他底腳邊已堆了不少的煤塊了。

「小陳，歇歇罷，你挖了多少？」老張在那邊叫他。

他於是停了鋤，掉頭去看老張。老張正赤露着那瘦得見骨頭的上身向着他走來。他便把鋤丟在地上，搓搓手，在一根木條上坐下來休息。

「你還算得有氣力，已經挖了這些！第一回下窰就挖出這麼多，也算難得！」老張看見那一堆煤塊，不禁讚了兩三句，然後睡了一口痰，就在他底旁邊坐了。

「你這樣年紀就跑到這裏來。你也是來發財的嗎？」老張帶笑問他。

他含笑地點頭。

「好。你只要勤儉耐苦，說不定會存幾個錢。不過我勸你千萬不要去賭錢，去押寶。你會把你的工錢統統輸在那上面。這煤山上現在有七個井，幾千個工人。可是存了錢的人並沒有幾個。大家都把錢輸在寶攤上了。有的就去嫖姑娘。每個月一到發工錢的那幾天，每個人都有了十多二十塊錢，就下了山跑進城裏去，等到錢花光了纔回來，又一聲不響地低着頭去挖煤。所以每逢發工錢的那幾天出煤最少，過後出煤就多起來了。我自己在這裏幹了兩年多，沒有存一個錢，一來我家裏人多；二來我又常常生病。我是沒有別的辦法。我的身體常常不好。如果我有別的辦法，我是不肯下審的。你倒好，你比我強。你年紀輕，又沒有嗜好。你說不定會存幾個錢。不過你要記着我的話：不要去賭錢，不要去嫖姑娘，不然，你在這裏挖一輩子，也只有越挖越窮的。好，不要說閒話了，我們再來動手罷。」老張說了這許多話，又站起來走去工作了。

過了許久，老張又在那邊喚道：「小陳，歇歇罷，現在是吃飯的時候了，把你

的大餅拿出來吃罷。」

於是兩人又停了工作坐在一根木條上，慢慢地吃着大餅。

老張底頭上忽然落了一些煤屑下來。老張擡起頭往上面看，便自語似地說道：「過幾天又得加上一根木條了。這一根已經壓彎了。」

「過些時候不會大塊地落下來嗎？」他也擡頭去看，便驚異地問道，他開始感到一種恐怖。

「不會的，除非煤氣爆發。要是這樣，我們就會被活埋在這裏面了。」老張說到活埋兩個字並沒有悲哀或驚懼的樣子，好像把活埋的事看得很平常。

「活埋？你一點也不害怕嗎？」他驚懼地問，他底恐怖加大了。

「這有什麼可怕呢？在這裏活埋的事是常常有的。我告訴你還有人情願被活埋呢？這裏從前有個老陳就是這樣的。他已經有五十歲了。他有老婆又有兒有女，一家人就靠他一個人供養。他每天出的煤太少，包工頭幾次要開除他，他拚命哀告，算

沒有把他開除。他常常對我說，他年紀太大了，身體又勞動不得，遲早就要死的，死了以後妻室兒女就沒有人撫養，他又沒有存下一文錢，所以他很情願早一天死在窰裏，他的老婆倒可以去領一百五十塊錢的卹金。他還說他想自己放火，卻又怕連累害了別的人。後來他果然被活埋在窰裏死了。他的老婆領到了一百五十塊錢，回到家鄉去了。我不知道那一次是不是他放的火。總之有十五個人死掉就是了。……」

「這太可憐了，我想無論如何活着總比慘死好些，」他插口說。

「我想就是這種慘死也沒有什麼不好。老實告訴你，我也情願得着這種死法，讓我的老婆好去領卹金。我的年紀也不小了，我遲早也會死的，那時候我的老婆拿什麼來安葬我呢？他們拿什麼來過活呢？還不如由我早些擇了這種死法，倒有點好處。」

「你在和我開玩笑罷，」他陪笑的說，他止不住他底心跳。

「開玩笑？我說的是真話咧，」老張興奮地說。「你想我除了這個外還有什麼

好辦法。俗話說得好：挖煤挖煤，挖死在煤坑裏。這倒是一個好結局。還剩了錢給妻室兒女回家鄉去。我說，有一天說不定我也會放火的。只要吸一支香煙就夠了。我不管別的什麼，只要我能夠使自己死在煤坑裏就是了。」

「然而別的人呢，」他恐怖地問，他底身子戰抖起來，他彷彿覺得老張真的要放火了。

「別人？還管他做什麼？只要我能夠死就是了。不要再問了，我們動手拋罷。我們要出兩車多煤纜行呢！」

「然而你說你要放火呢，」他用顫動的聲音說，他覺得他底黃金的夢都被這一把火燒光了。

「那不過說說罷了。你就相信！」老張粗聲回答着，就逕自己去工作了。

他無力地站了起來，去拾了鶴嘴鋤，却覺得手有些軟。他又回過頭去看老張。老張正赤露着上身在那裏專心地拋鋤。



「老張你真的要那樣幹嗎？」他擔心地問。

「幹什麼？」

「放火，你剛纔說的，」他遲疑地回答。

「你這笨傢伙，不要響，」老張帶笑地罵道。「別人聽見了，可不是好玩的。」

「然而我和你並沒有什麼仇恨——」他固執地解釋說，他覺得老張是決心那樣幹了，因為那樣幹對於老張是很有利的。當然老張再不會顧到他底性命了。於是煤氣爆發，他和老張同時被活埋着死在這裏面。老張的妻子領到了一百五十塊錢的卹金。一百五十塊錢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什麼人會來領他底卹金呢？他在這裏一個親人也沒有。而且他剛剛纔下窖，恐怕根本就沒有卹金罷。

「誰和你說話？你真是笨傢伙。說着玩的你也肯相信！」老張說了就只顧去拋鋤不再理他了。

他這時纔略略安了心，他不敢再問了。然而他底心情已經改變了。先前的那種

熱心已經消失了。一方面身體底疲倦，一方面老陳底故事和老張底話語把他底興趣完全剝奪了。不管老張是否在他開玩笑，老張本人就是一個例子。他發了財嗎？他掘出了金羅漢嗎？一點也沒有。在兩三年勞苦地工作了以後，結果還是等着機會拿自己底性命去換那一百五十塊錢的卹金。難道他將來也會得着老張那樣的結局嗎？誰能夠說不會。幾千個工人到這裏來，結果只有幾個人存了一點錢回去。這存錢的希望太少了，倒是慘死底希望多一些。他這樣年青。還有他底給人家幫傭的母親。那可怕的死，不是血肉橫飛，就是活活悶死。

他想到這裏愈覺得心內搖搖無主。悲哀與恐怖佔據了他底頭腦。他勉強拋着鋤，也有煤塊跟着鋤落下來，但比較先前的成績差了許多。他已經不能夠把精神專門用在拋鋤的事情上面了。他卻不得不去思想。他愈想愈覺得前面充滿了危險。那一片烏黑發亮的煤坑在他底眼裏不復是黃金，卻成了一堆火藥。他正拿着鋤去碰火藥，時時刻刻都在那致死的危險中。他現在纔明白了。

頭上依舊聚滿了汗珠。他底頭腦更加昏亂了。只有幾個大字在他底腦裏轉：「煤坑——墳墓——去，——爆發——活埋——逃——」他本是識字的。

他依舊挖着，挖着，拋着，拋着，並不管落下来的煤塊比先前少了許多。他已經沒有精神注意到那件事情上面了。他甚至不知道停歇，還是老張告訴他到了停工的時候。他已經沒有一點氣力了。老張又照料着小工把煤車運出去，領了記數的牌子。

他讓老張把他拖着走，拖上了吊籠，被吊到一百多丈高的地面上來。他已經被埋在地下過了整整八個鐘頭。這時是夜裏十點鐘。晚班的鑿工排列在井邊等着替換。

被夜裏的涼風一吹，他底頭腦漸漸清醒了。他底第一句問話依舊是：「你真要那樣幹嗎？」

這一次老張卻不發怒了。他溫和地嘲笑說：「你真是說不通，我不過說說罷了。老實告訴你，我們挖煤的地方並不算很危險。危險的地方是在那上面，就是向

我們的左邊一直走去，那裏沒有路，要從一個斜洞爬上去，那兩百多人都在上面作工。那上面真是危險得很。新的工人去不得。一去必定會闖禍。我在那裏去過的。你放心罷。我們這裏和那裏比較起來真正算不得危險。」

他茫然地一笑，這笑使他的心寬鬆了一點，但他還有些懼怕，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他不答老張的話。他埋着頭慢慢兒走。在他的旁邊走着那些從地底下出來的工人，人數並不少，卻沒有什麼聲音，沒有人大聲說話或者笑，夜是靜寂的，只有那吊籠升降的聲音，雖然大，但是很單調，有些兒使人毛骨聳然。

「不要擔心，不要怕，過一些日子你就會習慣的，」老張溫和地拍着他的肩膀說。「你跟着我去洗澡罷。洗了澡，我們再去吃飯。你們年青人，膽子應該大一點纔行。」

「好」他含糊應了一聲，卻站住回過頭看那井邊。那裏還站了幾排工人，都垂着頭提着燈穿着髒的縹衣，沒有聲音，沒有騷動，恰像一些影子，一些鬼魂。

這時候老張卻挾着他的左膀，把他拉走了。

沒有月亮，是一個黑暗的夜，天空中卻有許多顆星子在閃眼。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寫畢，最後五段的原稿在滬變中遺失，一九三

二年九月在天津補寫)

[選自東方雜誌]

●巴金 李芾甘之筆名，四川人。小說集有滅亡、死去底太陽、海底夢、雨、霧、新生、春天裏

底秋天、光明、電椅、激流、復仇等。●安全燈 燈之外面圍以精細鐵紗罩，攝入煤礦，不致

與煤氣接觸，可免爆裂。●唐山開灤 唐山，縣名；開平，鎮名；灤，縣名。產煤著名。◎

廣德縣 今屬安徽。

## 水

丁玲

家裏的人，和着一些倉促搬來的親戚，靜靜的坐在黑下來了的堂屋裏。有着一

點點淡青色的月光照到茅屋的門前，是初八九裏的月亮。小到五歲的老么也在這裏，把剃了不久的光頭，靠在她媽劉二媽的懷裏。寧靜的張着小小的耳朵聽着，他並不知道要聽些什麼，他不過學着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那末聽着就是的。遠遠似乎有狗在叫。風在送一些使人不安的聲音。不過是一些不確定的聲音，或許就是風自己走過叢密的樹梢吧。

「聽呀，聽見沒有？你們聽呀！」小小的聲音從屋角發出。

「是有人在喊着什麼罷。」

「是的，像是從東邊渡口那裏傳來的。」

「見神見鬼的，老子什麼也沒有聽見。」

「真像是有點響聲呢，不要做聲，聽罷！」

絮絮的語聲沒有停下去好久，剛剛有點使人聽得不耐的時候，那老外婆，缺了牙，聾着耳朵的，頭髮脫光了的老外婆，又戰戰的用着那乾了的聲音自語起來：

「唉，怎樣得了！老天爺！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水不要趕來就好。我一輩子經了多少災難，都逃過了。這關口曉得怎麼樣。我並不怕死，我就怕這樣死，子子孫孫這末一大羣，我的屍骨不要緊，我怎麼能放心他們……」

「大數一到，什麼也管不了的，管他娘，管他子子孫孫……」

「你聲音不好小點嗎？你這沒良心的雜種！你要讓她聽見了的！」

「叫她睡去。毛妹！你招呼你奶奶去睡在三姑媽床上。她今天一定累了。她走了不少路呢。」

「奶奶！奶奶！睡覺去！睡覺去！」

「你這丫頭！我要坐在這裏，我要等他們，他們要到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大媽！真的一點聲音也沒有了。他們不知在什麼地方？你說怎麼樣？今夜不要緊罷？我們家裏……唉……」

「鬼曉得這些事！現在求菩薩也沒有用了！」

「菩薩，我不信他就這末要和我們做對頭，過一年漲一次水，真的只是菩薩做鬼，我們一定要將菩薩打下來，管他龍王也好，閻王也好，哪吒三太子還抽過龍王的筋呢。我們這些人，這些插田的人，這些受災的人，還怕打不過一個菩薩嗎？救什麼堤，守什麼夜，讓牠媽的水掩進來好了！我們只去打菩薩，那個和我們做對頭的人……」

「大福你這小子懂什麼！菩薩又看不見，你儘瞎說八道……」

「真是過一年漲一次水……」

「哼，你們看吧，今年可不比往年……」

這些堅實的婦人的聲音，平素是不常說話的，沒有這末好的機會集在一塊，手脚忙着的這些婦人，現在都陸續的說了起來，忘記了適才的寂靜。

夾在這些紛亂的搶着說的語聲之中，那幾個被做母親的人壓住不准出去的稍大的男孩子，時時吐着瞧不起的忿忿的聲音。還和那咒話似的老外婆的自語：



「幾十年了，我小的時候，龍兒那樣大，七歲，我喫過樹皮，喫過觀音土，走過許多地方，跟着家裏人，一大羣，先是很多，後來一天天少了下來，饑荒，瘟疫，屍首四處八方的留着，哪個去葬呢，喂烏鴉，喂野狗。死得太多了，我的姐姐，小的弟弟，喫着奶的弟弟死在她前頭，伯媽死在她後頭，跟着是滿叔，我們那地方是叫滿叔的，……我那時是七歲，命却不算小，我拖到了這裏，做了好久的小叫化子，後來賣到張家做了頭，天天挨打也沒有死去。事情過去六十年，六十五年了，想起來就如同在眼前一樣，我正是龍兒這樣大，七歲，我有一條小辮子，像麻雀尾巴，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水，水……後來是……」

龍兒不歡喜聽外婆提他的名字，他聽着那乾着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訴說，有點怕起來，有點感覺得在同不祥的事要接近了，他輕輕的向着哥哥們的身邊移去。

張着耳朵聽的老么，帶着微睡的瞌睡，又張着眼睛在從模糊的一些人影上，望了這個又望那個，望到外婆的影子時，想起她那癢着的嘴，那末艱難的一癢一癢，

頑皮又在那聰明的小腦中爬，他只想笑，可是今夜不知爲什麼，沉沉的空氣壓着他，他總笑不出來。

「砰」的一下，不知什麼人在這時碰落了什麼東西，大約是茶杯之類從桌上掉下來，在泥土上碰碎了。話在這時都停住。人心裏駭了一跳。也並沒有人追究。不安的寂靜又躡了進來。

風真的送來了一些小的聲音。

外婆還在繼續着她的話，那些像咒語似的東西。

「我是不曉得怪誰才好，死了的老伴是結實的，兒子是結實的；我們都沒有懶過，天老爺真不公平，日子不得完，饑餓也不得完，我是不要緊，算隔死不遠，可是一代又一代，還不是一樣。從前年紀輕的時候，還祇望有那末一天，世界會翻一個身，也輪到我們窮人身上來。到老了才知道那是些傻想頭，一輩子忠厚，一輩子傻。到明兒，我死了，世界還不知怎麼呢？一定更苦，更苦……」

「討厭死了，嘮嘮叨叨有什麼用？更苦，更苦，苦到盡頭就好翻身了，怕什麼苦……」

這個有點尖銳，有點憤慨的聲音被一陣陡起的狗的狂吠吞噬了下去。人的視線便都集中了透過那青色的，暗灰色的夜，從大開着的門裏，望着那籠罩在烟霧中，望不清，消失了輪廓的蒼茫茫的遠處。在那巍然立在屋前邊，池塘邊，路邊的大桂花樹下，走出一個人影來。「吡，吡，」的他吼叫了兩聲，在屋外的廣漠的夜色裏。於是停了吠聲，用鼻子嗅着的兩條狗，跟在影子的身後，走進了屋來。

「呵，是三爺。」

「怎麼樣了，從堤上來的罷？」

「該會退了一點……」

「二哥呢？……」

「怎麼燈也不點一個，就打算天要坍下來，不想過日子了麼？」

「沒有油了呀。還剩下兩枝小蠟燭。就不留着急時候用嗎？」

「到底怎麼了？一些聲音也沒有聽見，退了些麼？」

「退哈欠，（退些什麼）人都到下頭去了，下頭打鑼沒有聽見麼？湯家闕一帶有點不穩當，那裏提鬆些。屎到了門口才來挖毛廁。見他娘的鬼！我不信救得了個什麼！管牠什麼湯家闕，李家闕，明兒看罷，一概成湖！」

「我們這裏哩？……」

「三爺，底下還好吧，明天我們好回去麼？來的時候，忘記了那兩隻小豬呢。」

「有茶罷？說不定，湯家闕要是壞了，我們就不怕，水會往那裏流，這裏勢子就鬆一口勁，不過，那邊，那望不盡的一片田，實在沖了這裏還好點，我們這裏邊趕不上那邊一半多。這才大家都去了。死到臨頭還分什麼彼此！只是這裏留的人也少了一點，我來叫人的，大福二福都跟我去吧，只要有一個小孔冒水遲一點看見，就會完場的。這真不是玩藝兒！」

「還有那隻烏雲蓋雪的貓……」

「救了下頭，那我們家就要完了呀，我們能夠住在這裏一輩子麼？」

「水要再大了，這裏也靠不住呢。……」

「下半年怎麼得了呢？……」

「眼前就得了麼？」

「枕頭底下還有一個蠅兒<sup>①</sup>呀，我不該把牠放在枕頭底下的，水來了，牠一定跑不了呀！……」

三爺的那影子，從影子上也可以看見那有着壯大的胸脯和臂膀的，又立了起來，站到門邊去，沉沉的說道：

「安靜點吧，不要慌，事情來了急是不中用的。我們走罷，二毛三毛也好去的，小孩子眼尖，去幫着看看也好。么表弟人不好就不要去。」

都是巴不得要去的，坐在家裏聽女人們嘰嘰咕咕真急死人。水要來也要看着牠

來，幾個精靈的影子，跳動着，摸摸索索去找短褂。今年真是個涼快的夏天，露天打赤膊就有點不行。

「到底怎麼樣了，不看見總不放心……」

「看見了也放不了心呢，你去罷，什麼也不看見，模模糊糊一片望不見頭的大水，吼着聲音激流了來，又激流下去了。夜晚上聽着，任你心硬的人也有點怕。」

這個大漢子的三爺，強壯的，充實的農民，平素天不怕，地不怕，綽號張飛的三爺，有着使人信賴的膽量 and 身軀的人，也在一些女人們面前說了怕，是無形添重了人心裏的負擔。

「是什麼時候了呢？我一定要跟你們去。我不願留在家裏，今天家裏有鬼。唉，真怕人呢！」

「放屁，不准你跟你去，你有什麼用，在家裏管着龍兒同菊姐，家裏有鬼，外頭才更有鬼呢。」

站了起來的三姆，又忿忿的坐下去了。菊姐就走到她面前。

大福他們輕輕的跳到了屋外了。外面風涼許多，天上有朦朦的月亮，還有密密的星。河路斜斜的拖着。

「天河裏也漲水的罷？……」

「那織女牛郎也要逃荒囉……」

「什麼時候好回來？……」

「哪有一定，大約天亮罷。」

「我是不怕的，我活了七十多歲了，我看得真多，瘟疫跟着饑餓跑，死又跑在那後面。我是沒有什麼死不得，世界是這樣。我們這樣的人太好了，太好了，死到陰間不知怎麼樣，總該公平一點罷……」

三爺帶着幾個孩子，快步的遂向桂花樹的那邊去了。兩條黃狗跟在他們後面，跑了好遠又跑了回來。

一些眼睛從黑暗裏也送了他們遠去，大家都不知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龍兒悄悄地把手放在剛才大福坐的長凳上摸着，本來想喊他爸一聲的，又想跟着哥哥們跑去的，都沒有做到。現在看見他們都走得不見了，他們一定是走到白天的那堤上。他白天在堤上看見過那黃色的滾滾的大水，水上飄着些桌子，床，紅漆的箱和櫃，還有雞有狗有人蹲在那上面的屋椽，他不懂得大人們指點着心的憐憫，他只感着新鮮有趣，眺望着那些在急流之中飄去的東西，連飯也不想喫。可是在現在的空氣底下，壓得很緊的，他雖說還在想那些有趣的發現，那小小的搖籃也在許多東西之中飄着的，却不能生出一點點快樂的心腸，轉而有的黯黯的情緒，爲那些在黑夜裏也不能停下不飄的東西，擔着很大的心事。

「我曉得的，有錢的人不會怕水的，這些東西都只欺侮我們這些良善的狗，我在張家做了頭的時候也漲過水，那年不知有幾多叫化子，全是逃荒的人，哼，那才不關他們的事，少爺們還跑到魁星閣去喫酒，說是好景緻呢，老爺就在那年發了更



大的財，穀價漲了六七倍，他還捨不得賣，看見野外的屍身一天一天多了起來……唉，講起來都不信，有錢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天老爺的眼睛，我敬了一輩子神，他是連看我們一下也沒有的，他就只養在有錢的人家吧……」

有個老鼠從裏房跑了出來，又跑到對過那間去了，很響的聲音，碰着了一些東西，把剛剛有點要睡的老么又駭了醒來。

「有些事情是奇怪的，這老鼠就有點靈，水還沒有來，牠就懂得搬家，家裏一到忽然不見這東西，就一定有禍事，你們不信，你們看我說罷，從前……」

好說一點故事的大媽，無意中抓到了這一個題材，不等別人問便開始了她一半聽來，一半加花的像是神話的東西。只有幾個女孩用着惕惕的心情聽着，假使在平常，這一定是一個很熱鬧的談話，但因為大家，雖說也是歡喜聽點閒話的這些女人們，在這時，心裏感着大的黑暗的時候，却一點也表示不出有聽這些話的需要和趣味。所以故事說不到幾句，便停下來了。在突然的停下之後，屋子裏便又加緊了空

虛和不安的空氣。

風從遠遠的吹來。一直往屋子裏飛，帶來了潮溼的泥土氣，又帶來了一些聽不清，却實在有點嘈雜的人語聲，遠遠的，模模糊糊一些男人們的說話。接着，便隱約約在樹葉之中，現出閃閃的火光，一羣人，圍着火把的向堤那邊走下去了，火光裏掙動着那些寬闊的臂膀，那些使她們熟悉的愛着的一些厚道的農人的臂膀。他們這時還是保持着那農人特有的鎮靜去做着防禦那大的災難的到來，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都是他們妻兒們最可信賴的人。她們都將希望隨着火光走了遠去。

堤是橫在這屋子的左邊兩三里的地方的，所以一轉身，那火把便不能看見了。只聽見遠方有人在大聲喊。黯澹的月光映在黯澹人的臉上。風在樹叢裏不斷的颯颯殺殺的響。人心裏佈滿了恐怖，巨大的黑暗平伸在腳前面，只等踏下去了。

狗又在桂花樹的前邊突然的大吠起來。不斷的，一聲比一聲凶的吠着。一個，兩個，四個影子，高高矮矮的又現了出來。狗沒有停止牠的吠。屋裏便發出緊張的

聲音：

「是什麼人？」

「唉，可憐，可憐一點，是牛毛灘逃來的人……」

朦朧的弱的月光下，認得出是兩個婦人和兩個小孩。

「呀，牛毛灘！牛毛灘，是前天夜裏壞的事吧……」

「離五六十里遠的地方呢……」

「那裏比我們這裏低些罷……」

「喂，近來些罷，你們那裏是怎麼壞的事？」

有些人走到屋門邊，那兩個牛毛灘的婦人也走了進來。小孩就倦得一點力也沒有，有的蹲在門限邊了。

「是前天夜裏，前夜天墨黑，下着小雨，我們什麼也沒有搶得，全淹了，屋都冲走了。我們的那種小屋算什麼，低不住一個浪。我們隔壁人家，連人帶屋一塊走

的哪，只遲了一步，他們想搶一點東西哪。昨天一個人只喫得半碗稀飯，今天還沒喫東西，……」

「好，我去替你們找點來，大約還有點飯剩下的。」

「你們的男人們呢？」

「你們到那裏去呢？」

「牛毛灘還在水裏嗎？」

「真是多謝，有一點點給孩子們，也就好了。男人留在牛毛灘上面……」

有個女人把鼻子不住的縮着，像是在哭。

「住的沒有了，喫的沒有了，穿的也沒有了，連作工也沒有地方了，還留在那裏做什麼？……」

「怎麼能走呢，等水退呀，水就把稻淹壞，把泥土泡漲，還得守着牠呀，我們是靠在這上面，總不能不做這行事……」

「你們到那裏去呢？」

「先是想同她回娘家去住兩天，還有哥子在，今天又聽見講到烏鴉山去的路斷了呀，內河裏的水更大，那裏淹得更怕人，我是不知道要到那裏去才好，她又不是這裏的人，她是我兄弟的媳婦，我們是妯娌呀。男人還只想到我們是去烏鴉山呢……」

哭的那個女人更忍不住大聲的抽咽起來，是個年輕的女人，在微弱的光下，也看得出是個具有鄉下人樸實的女人。

「明天還是想轉去看看……」

「轉到牛毛灘去嗎？」

「是的，只有再轉去，只要這裏不來水，轉去還有路，……」

「這裏也靠不住，我們的人都出去了。不曉得明天又是個什麼世界呢？……」

「真的我們這裏也靠不住嗎？……」

「那我們家裏是只好打算丟了……」

「那我們到什麼地方住家呢？……」

「路斷了怎麼得了呢？……」

「老板還只以爲到烏鴉山去呢。」

一些哽着的，忍着哭的女人的聲音都很尖銳的叫着，老外婆望着她們，不安的問：

「外面壞了嗎？你們動一些什麼？」

沒有人理她。各人的心都被一條繩細緊了。又像吹漲了的氣球，她們預感着自己的心要炸裂。她們眼望着遠方，不敢祈求，也不敢設想，她們互相安慰，自己向自己安慰的說道：

「大概不要緊吧……」

就在這個時候，從堤那邊傳來了銅鑼的聲音，雖說是從遠遠的傳來，聲音並不關耳，可是聽得出那是正在惶急之中亂敲着響的，在靜的夜裏，風把牠四散的飄

去，每一個槌都重重的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鑼的聲，那驚人的顫響充滿了這遼闊的村落，村落裏的人，畜，睡熟了的小鳥，還和那樹林，便都打着戰跳起來了，整個的宇宙像一條拉緊了的弦，觸一下就要斷了。

「我的天呀！你們聽見嗎？……」

從屋裏跳出了一個人，他發瘋的衝到屋外去了。

沒有人還來辨別，都不自主的隨在那後面。不說話的時候比說起來更可怕。

除了老外婆都湧到桂花樹的外邊。小孩叫着在人羣中擠。狗又擠在那中間。

近些的地方也敲起大鑼來，人在那裏面叫着：

「到堤上去，帶你們的鋤頭！要救住，男人們不准躲在家裏，不准趕先逃走，

我們要救堤，……」

「帶鋤頭去，帶火把去……」

遠近都有狗在吠，雞也叫起來了。堤那邊有着小小的火毬在閃。風又送來遠方

的叫聲，一定有許多人在無次序的喊……

「要求老天爺保護。保護呀，地藏王菩薩，龍王菩薩……我們這裏水來不得的呀！水來不得的呀……！」

不知什麼人跪下去了，哭着叫起來。

鄰近的人家，也一堆一堆站在屋外邊，同樣的發着驚人的絕叫和哭聲。

小孩們都無主的哇的大哭起來。身邊的狗便響應着別方，無所顧忌的吠了又吠。

在遠遠近近驚惶的女人們的叫聲之中，又響起了更加響烈的鑼，大的火把現出來了。嘎的聲音拚命的在叫：

「伙計們！都來呀，到堤上去！」

「救住，救住我們的堤，我們的家在這兒，我們的妻兒……」

「快跑，快來呀，伙計！……」



「火把舉高些……」

人羣的團，火把的團，向堤邊飛速的滾去了。

另外的地方又滾去另外的團，另外的火把，喊的聲音從那裏又滾了開去。

沸騰了的這曠野，還是吹着微微的風。月亮照在樹梢上，照在草地上，還照在那在太陽底下會放映點綠油油的光輝的一片無涯的稻田，那些肥滿的，在微風裏噫噫的軟語着的愛人的稻田。

喊了的，哭了的，在不知所措，失了力量的那些可憐的婦女，在喊了哭了之後，又癡癡呆呆的噤住了，但一聽到了什麼，那些一陣比一陣緊的銅鑼和叫喊，便又絕望的壓着爆裂了的心痛，放聲的喊，哭起來了。極端的恐怖和緊張，主宰了這可憐的一羣，這充滿了可憐無知的世界！

火把都滾向堤邊去了，可是鑼聲一點也沒有停止，有些女人便也衝到屋外去，掛着眼淚，嘶起聲音跑。

「三姆！你不能去的！……」

「媽呀！……」

「不要管我，我要去，我待不得了呀……」

「我也要去！……」

「媽呀！」

「弟弟呀！……」

一羣人跑着，瘋狂的朝坡下跑去，頭髮披在肩上，後面又跟着一羣，留着焦急的喊聲和哭聲在家裏，還和那在急亂之中哄着小兒的聲音。

隔壁家裏又跟着跑去一些人，隔壁的隔壁家裏也跳去許多……於是堤上響着男人們的喊叫和命令，鋤鍬在碎石上碰着，鑼不住的敲着，曠野裏那些田垣邊，全是女人的影子在蠕動，也有一些無人管的小孩在後面拖着，她們都向堤邊奔去，也有帶上短耙和短鋤，吼叫着，歇斯底里<sup>①</sup>的向堤邊滾去了。

天空還是寧靜，淡青色的，初八九裏的月亮，灑在茅屋上，星星眨着眼睛，天河斜掛着，有微風在穿過這涼快的夏的夜。

老的外婆，戰戰抖抖，摸到了屋外，唇兒更艱難的動着，像無所感受的望到一切，她自語的喃喃的說：

「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

二

飛速的伸着怕人的長脚的水，在夜晚看不清顏色，成了不見底的黑色的巨流，吼着雷樣的叫喊，凶猛的衝擊了來。失去了理智，發狂的人羣，更吼着要把這宇宙也震碎的絕叫，在幾十里，四方八面的火光中，也成潮的湧到這銅鑼搥得最緊最急的堤邊來。無數的火把照耀着，數不清，看不清的人頭在這裏攢動，慌急的跑去又跑來。有幾十個人來回的運着土塊和碎石，更有些就近將腳邊田裏的濕泥，連肥沃的稻苗，大塊的鋤起，不斷的掩在那新有的一個盆大的洞口上，黃色的水流，像山澗裏

的瀑布似的，在洞穴上激衝下來。土塊不住的傾上去，幾十個鋤頭便隨着土塊去搥打，水有時一停住，人心裏剛才出一口氣，可是在不遠的地方，又發現了另一個小孔，水便又花花拉拉的流出來，轉一下眼，孔又在放大，於是土又朝那裏傾上去，鋤的聲音也隨着水流，隨着土塊轉了地方。焦急更填滿了人心。有人在罵起來了：「他娘的屁！這堤就要不得！……」

有人在大聲喊：

「罵你娘的，看是什麼時候！只准有一條心，死守住這條堤！我們不能放鬆一點呀？」

命令的聲音也在嘈雜的叫喊裏喊叫着：

「不准圍在這一塊！上面！下面！分些人去呀！留心看着！……」

「喊那些堂客們回去！喊她們逃走！跑來尋死！」

那些女人，都拖着跑掉了鞋的赤腳，披散了長髮，歇斯底里的嘶着聲音哭號，

喊着上天的名字，喊着爸媽，喊着她們的丈夫，喊着她們的兒子，她們走到堤邊，想擠了進去，又被一些男人們的巨掌推了開來：

「媽的！你這些鬼婊子有什麼用！」

有些男人也向着黑處，那些湧來的女人的羣裏，送着慘痛的聲音：

「大姐！桂兒的娘！趕快帶着桂兒逃吧！不要管我！」

水還是朝着這不堅固的堤無情的衝來，人們還是不能捨掉這堤走。因為時間已不准他們能逃得脫了。除了死守着這堤，等水退，等水流得慢下來沒有別的法子。鑼儘管不住的敲，火把儘管照得更亮，人儘管密密層層的守着，而新的小孔還是不斷的發現。在這夜晚，在這無知的，無感覺的天空之中，加重了黑暗，加重了徬徨，加重了興奮。在那些不知道疲倦的強壯的農人身上，加重了絕望。加重了廣大的徹天徹地的叫號，那使鬼神也不忍聽，也要流出眼淚來的號叫。時間在這裏停住，空間壓緊了下來，甚至那些無人管的畜羣，那些不能睡，拍着翼四方飛走的禽

鳥，都預感着將要開演的慘劇而發着狂，而不知所以的喧鬧起來了！

圍着這幾十里的遠處，漸漸高上去的地方，四方幾百里地的人，也從深夜裏驚醒了起來，在黑暗裏，呆呆的透視着這方，傾聽着斷斷續續從風裏送去的這方的慘叫。他們不住的走去走來，不住的要嘆氣，心被不安和憐憫凍住。他們祈禱着上天，他們怕那水跨過了堤，而淹死下面的人，而跑到他們腳下來。他們經受不了，他們怕看這巨大的慘劇，他們希望在命運裏得到饒赦，唉，這希有的，這非人間的災禍，是怎樣的鑄成的呵！

半圓的月亮，遠遠的要落下去了，像切開了的瓜形，吐着怕人的紅色，照着水，照着曠野，照着嚶嚶的響的稻田，照着茅屋的牆垣，照着那些在死的邊緣上掙扎着的人羣，於是在這些上面，反映着黯澹的陳舊的血的顏色。

人還是在忙得不知所措手足的當兒，從下面，他們早就擔了心事的湯家闕的那方，也猛然響起了緊急的鑼聲。接着便是同樣的號叫響應着這方。風一陣一陣的送

來，加強起來的喧鬧。送到這些麻木了在叫喊着的人羣裏了。都不覺的住了聲來聽，在驚詫之後便又叫喊了起來。

「唉！只怕那邊還要危險呢！……」

又有人在大聲喊：

「不要管！留心看着！不要放鬆！住不得手呀！」

「再燃幾個火把！」

「喊那些堂客們滾開！」

下面的鑼聲好像更緊更急了起來。

拖着，拖着，那些有能耐的男人，不肯放鬆一點，緊張的，慎謹的填好一個小孔又一個小孔，抵死的守着這段堤，算是又挨過一段時間了。天上已換了一批星斗，月亮沈下去了。女人們還是越聚越多，像熱鍋上的螞蟻，有些跑回了家又跑了出去，在田原裏跑着，喃喃着，也有不多的幾個，大半是沒有丈夫在堤上的，帶着

兒子，也有祖母們帶着孫子，四散的朝高處跑，磕磕撞撞，不平的路常常把她們帶倒，摔着小孩的摔倒了又爬起來摸摸索索的再往前跑去，而她們哭得還更利害。

突然的，遠處的鑼聲一下便沉寂起來了，沉下去的鑼聲，同響起來的鑼聲一樣，的駭了人一跳。有人喊着：

「你們聽聽呵！……」

只聽見比什麼還使人傷心，還使人害怕的慘厲的哭叫，雖然遠到剛剛只能使人聽到，然而這裏爲自己在皇急之中的人，都猛然打起戰來了。

「天呀！可不是湯家闕就壞了……」是個男人哭着聲音喊。  
好些火把從堤上伸到河裏去。

「低了下去了！低了下去了！好了！好了！」

於是曠野裏傳遞着這福音：

「低了下去了！低了下去了！好了！好了！」



人的心在這時間都鬆了一下勁，都才嘆出一口氣來。然而却又爲別一種痛着，那漸漸減少，漸漸消滅了的遠方的哭聲。個個人心裏都來回只有一個思想：

「唉，湯家闕，湯家闕，……」

小孔立刻便少了下來，水勢也比較輕了一點。女人們的哭聲和號叫，也像消去的浪潮，逐漸的低弱了下來。而新的嘈雜的喧鬧又普遍了開去。她們記起了什麼似的，喊着名字，四處來尋找她們的親人。遠遠近近的呼應着，可是什麼也聽不清。人在人裏面擠着。有些男人便也退了出來，在外面的擠着的黑影裏，開始尋找着老婆。那些操作了整一夜沒有停一下手脚，沒有進一點飲食的人，也突然感覺到疲倦，垂頭的坐在堤邊，爲一種過分的軟弱，又爲一種僥倖而顫着。有的在百忙之中，忽然想起一件難過的事，拍着大腿，罵了起來。

「媽的！我說什麼這樣難過，是鬼把我的煙管搶去了……！」

在這些不定的嚷聲之中，又有個更大更堅實的聲音在吼着罵：

「豬鬮！你們鬧些什麼！快活嗎！死還在眼面前呢！媽的臭屁，這紙紮的堤！你們就打算不怕了麼？……」

另外也有聲音在喊：

「仲火把再看看，水到底低了多少呀？」

「沒有多少，兩尺，頂多三尺吧。」

「不相干，再低也不相干，這全是窟窿的撈什子堤，終究是保不住，遲早要被沖去的！各人還是趕緊逃命吧。……」

「逃命，那末容易！水比你跑得快多了！……」

「管他娘，好生守住，今晚總不會怕了的；喊那些堂客們帶着小鬼們跑，壞了，讓她們活着；守住，讓她們回來……」

「上面的來頭還大的很呢，這不是一兩天可以退去的水，知道是什麼鬼作怪……」

「好吧，先喊她們滾……」

於是曠野又沸騰了起來，新的不安，新的恐怖，新的號哭佔據着。各個男人都發氣的吼，趕着那羣無知，無理性的女人們跑，女人又發狂的跳着，又不知所以，便拚命的嘶叫起來。

「媽的，你們這些臭堂客，你們滾呀，留在這裏送死！……」

「打着她們走！……」

「啊啲！怎麼得了呀，阿毛的爹呀！……」

「我的親人呢，你在這裏我是不走的呀！要死死在一塊吧……」

「媽的，動不動就哭，老子臊你娘！……」

「告訴她們，要她們先走，天亮了，我們再跑，就打算真的沒有救了麼？明天會好好的築起來，一處一處修好，不怕了。她們再回來。告訴她們，求她們，媽的，真要人命的女人！……」

「要你們走呀，堤明天會修好起來的……」

於是那些被罵着的女人，一批又一批的，在無可奈何之中，含着眼淚，含着一線的希望，扶老攜幼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了。帶着哭和叫，帶着騷擾和不安，向原野的四方伸張去，到一些高阜上，到一些遠的山上去，那些原來是睡在寧靜中的。於是那裏的一切，連小小的草兒便都張着耳朵起來了，映着眼睛去望天空，那無感覺，那似乎又爲地下悲慘着的天空；望樹葉，那蕭蕭響着的，那似乎在哭泣着的茂葉。接着，那些不知高低，皇急的跑着的赤腳，在哭聲之中，無情的在小草上面大踏步的踏過去了。昂不起頭來的小草，便也嘆息起來。

留下的，也還是不堪的皇急和吵鬧。急怒的詈罵隨着小孔在增加。一種男性在死的前面成爲獸性的兇狂，比那要淹來的洪水更怕人的生長起來。有一些爲幾陣又洶湧着的水而失去了鎮靜，爲遠遠近近的女人的號哭而心亂，而暴跳起來，振着全身的力，壓制着抖戰，咬着牙，吐着十幾年被壓迫，被剝削，而在平時不敢出聲的怨恨來。有一些還含着希望，鼓勵着，督促着他們的同伴：

「不怕了！好了！這兒好了，留心那邊！……」

「快天亮了！天亮了，縣裏會派人來修堤，那就不怕了！……」

「不准看着，都要動手呀。急，中什麼用，拿出臂膀來呀！」

「不要怨天尤人，等好了咱們再算賬；他媽，有他們賺的，年年的捐，左捐右捐，到他們的鳥那兒去了。可是，現在不要罵，我們把堤救住了再說……」

遠遠雞在叫了，近處的雞也在叫，東方的雲腳上，有一抹青色的東西，是快天亮了。

可是時間在這裏忽略了，因為有幾個地方奔潰得比較大了起來，人都朝這裏使勁，沒有拿耨拿耙的便用喉嚨來幫忙，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空氣會怎麼的使人心跳。

一個地方忽然被沖毀了一個缺口，他們來不及掩上，水滾滾的流了進來，水流的聲響，像山奔地裂似的震耳的隨着水流衝了進來。巨大的，像野獸的嘶叫的聲音

吼了起來：

「天呀！完場了呀！咱們活不成了……」

「快些，把土掩上去，不准怕死！」

有些人發瘋的，本能的朝四下跑去，大喊道：

「救命呀！救命呀！天老爺……」

有些人還挑着土塊，走到缺口的地方，把土傾上去，土又被水衝了開去，人也落在那當中。

缺口漸漸的大，田原邊已瀆了好深的水，人在水裏用力的朝外面跳，男人們也動人的慘厲的叫起來了：

「救命呀！我的媽呀！我要死了咧……」

不管有人還在喊不准開，還在喊要救堤，可是人都不再聽這些話了，充滿着的是絕望，是淒慘，是與死在搏鬥的掙扎，是在死的唇吻中發出的求援的呼號。所有

的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混合着，都忘記了一切，都只有一個意念，都要活，都要逃去死。

天在這時微微在發亮，荒亂的人影朦朧模糊可以看見一點了。可是人像失去了知覺似的，辨不出方向的亂跑着。水發亮的朝這裏來沖，挾着駭人的聲響，而且猛然一下，像霹靂似的，堤被衝潰了幾十丈，水便像天上傾倒下來的捲來，幾百個人，連叫一聲也來不及的便被捲走了。還有幾千個人在水的四週無歇止的銳聲的叫。水更無情的朝着這些有人的地方，有畜的地方，有房屋的地方帶着死亡湧去，於是，慢慢的，聲音消滅下來，和水佔領了這大片的原野，埋在那下面的，是無數的農人的辛勤和農人自己，還和他們的家屬。

天慢慢的亮了。沒有太陽，愁慘的照着黃色的滔滔的大水，那一夜淹了湯家闕，又淹了一渡口的一片汪洋的大水，那吞滅了一切的怕人的大水，那還是逞着野性，在向周圍的斜斜的山坡示着威的大水。而且還照着稀稀殘留下的幾個可憐的人

類，無力的，顏色憔悴的皮膚，用着癡呆的眼光，向四方爬去。

三

經了那末一個夜晚的一渡口，也還逃出了一些人，趙三爺和着姪兒大福也跟跟踉踉逃了出來又在一個路口遇着了。還遇着了一羣又一羣已經逃散了，又集合了的那些鄰近茅蓬裏的人。也有一些女人，也有一些小孩。大家看見了都抱頭大哭，都爲過分的悲痛和恐慌壓着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都覺得更親切了，都不願分開，都集在一團，慢慢的向長嶺崗走去，是失去了精神，失去了勇氣，剩着饑餓的肚皮的一羣。

水在他們後面，有的房屋還半睡在水裏，大樹的梢也從水裏伸出來映在太陽底下，搖擺着茂葉，而且還有一些人的聲音，從那裏傳出來，一些求援的聲音。他們也涉過幾處漬有淺水的地方，一羣人這末慢慢的走去。

沿路也有一些人家，都走出來擔心的絮絮叨叨的問。也有一些不說話，只沉重



的將憐憫的眼光落在他們身上。他們走了一回，因為幾個女人和孩子都嚷着走不動，於是便停了下來，坐在一塊有墳的亂崗上。唉，女人們真頹喪得異常難看了。天空沒有雲，藍粉粉的，無盡止的延展開去。下面是水，黃滾滾的，無窮盡的湧了來。剩下的地方，剩下的人，拖着殘留的生命，無力的爬着又爬着。

這坐在亂墳崗上的一羣，約莫有三十多個人，一半女人和小孩，一半是男人。坐了一會又向前走，沉默的時候比說話的時候多，女人們啜泣的時候是更多，小的小孩不懂事的時時吵餓：

「媽呀！肚子餓！……」

「要走到什麼地方才有東西喫呢？……」

「我走不動了呀……」

做娘的人，有些是沒有了娘，被親戚，或隔壁孀婦帶着的那些親戚，又有一些離開了兒子的女人：都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們，於是那些男人便哄着他們，又抱

着他們走：

「到快了！沒有好遠了！到了買饅饅給毛毛喫……」

吵了餓，被哄住了，又有一些哭着要媽要爹的，這些情景真能使一個強壯的人聽着也傷心，何況這都是些失去了家，失去了親人從死的唇吻上逃去的一些男人。他們心痛。却又得忍着，而且有幾個還得用希望鼓着大家的勇氣：

「狗狗！媽媽在前邊，媽媽替狗狗買粑粑去了。乖的狗狗不要哭……」

「張大哥！你抱抱王和尚吧，他媽抱不起他了……」

「唉，三爺！到了長嶺崗又怎麼辦呢？你放寬心些吧，我看見你家三姆早就帶着龍兒走了的，她們一定朝她娘家走去了，是朝太陽山那邊去的。我還不是以爲他完了，還好，不知怎麼過了一陣又遇着他了……」陳大嫂拖在他老板和趙三爺的後邊，看見趙三爺那末一個強壯的農人會一句話也不說只悄悄不斷的嘆氣和揩眼淚，不覺忘去了自己也離去家裏其他的人而安慰着別人起來了。

「唉，不會活的，她這幾天總是見神見鬼，我料到兆頭就不好，奶奶成天說今年是個關口，唉，她七十多歲了，一生喫過多少苦，還得這末一個結果，唉，龍兒……我們那末多一家人，就只剩得我和大福兩個人了！」望着大福的三爺，在一雙遲鈍的眼裏又擠出兩顆眼淚來。

活潑的大福，也爲大家的消沉在悲感裏的空氣壓着，覺得說不出什麼話來，想着爸和媽，想着弟弟妹妹家裏一些的人，只有用憐憫又要別人憐憫的眼光回答他的三爺。

虧着這裏面有一個年青的漢子王大保，和一個四十多歲在三富莊上做了二十年的長工的李塌鼻。他們沒有失去一點勇氣，也沒有失去理智，平時並不能得人信仰，這時却自自然然都依着他們的話起來了。

「哭有什麼用，死的死去了，哭得轉來嗎？不死的總得鼓着氣想法，未必也讓他死去吧？」

「不要哭，跟着我來，到了長嶺崗愁他們不給我們喫，這幾個，喫得起的，那裏有三條街，有一百多家舖子，三富莊，馬鞍山的大戶都有人在那裏，有縣裏派來的鎮長，有分局長，有兵警，有學堂，哼，老子們的家破人亡了，老子們就得留下這條命，還得算算賬呢！……哭什麼，不要哭了，男子漢！日子還長呢，哭成得個什麼事……」

「住在長嶺崗，喫在長嶺崗，等老婆來，等兒子來，只要沒有死，慢慢的他們也得逃來的。水總有天會退的。屋子沖走了，地總在啦，那屋子值個什麼錢，值錢的是老子們自己，兩條毛腿，兩張臂膀，今年算完了，就苦一點，世上那有餓死的人，明年再來，有的是力氣，還怕什麼……」

「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就清楚，打開他們的倉，夠我們一渡口的人喫得幾年呢。看他們就真的不拿出一點來，忍心讓我們餓死。……」

「場鼻！你莫吹，你有本領，你不會連條不破的褲子都沒有，你做了二十年長

工，插田，種地，打雜，抬轎。你還沒有餓死，已經算你的運氣，你還把你的東家當好人，你這豬獠！」

「忤你的娘，怎的罵我，你才是豬獠，我做奴才，是沒有法，混一碗飯，也是沒有法，你以為我是甘心的？別人不起來，我一個人有什麼用？現在我們是一夥了，沒有法，家被水沖了，又不是懶，又不是捨，為什麼他們不給我們喫？他們拿了我們的捐，不修堤，去賭，去討小老婆，讓水毀了我們的家，死了我們多少人。他們好不給我們喫嗎？又不是我們情愿這樣，又不是我們裝着這樣。我們怕什麼，逃水荒的人多得，只要我們在一塊，想法，不愁餓死的，你們放心，包在我場鼻身上！」

「我們一定不要哭，快點走，到了長嶺崗我們就去找他們的局長，或是團上的人，有人問話，場鼻你答應……」

慢慢的講着一些以後的計劃，大家心裏都活動一些起來了。到望見那長嶺崗的炊煙的時候，是快喫午飯的時候了。他們又遇着湯家闖逃來的一夥人。於是合在

一塊向前進。

長嶺崗的鎮外上，已經擠滿了一羣羣的攜兒帶女的家族，饑餓把他們弄瘦了，有的靠在樹根上，疲乏的，有的蹲在石塊上，望着來的一羣新的逃來的人。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一渡口嗎？先來過一些了……」

「呀！有個穿藍布衣的女人嗎？要么妹在裏面就好了！……」

「我的天呀，該會我的媽還活着！……」

「他們是那裏的，來了好久了麼？」

「唉，他們餓得真不像樣了……」

「塌鼻！世上那裏沒有餓死的人，以後你看吧……」

他們再往前進，朝鎮裏走去。

越走越看見那越黃瘦的人，那些與他們同運命的人越多了。從臉上的顏色辨別

來到的新舊，來得越久的，就越憔悴。

展在眼前面的情形，大家心裏又預感着失望，可是人的肚子裏爲一種火燃燒着，他們只得又鼓着力往前走。

「喂，你們往那裏去？」憔悴了的羣裏有人在問了。

「到鎮上去，想找鎮長，局長也好，先給我們一些喫的，我們是昨夜晚上遇難的。」

「他該管你麼？我們的人都不准上街，他們比防土匪還怕我們呢！」

「真的嗎？那我們怎麼得了呢？……」

小孩吵着，女人們又哭起來了。

街的兩頭站了許多剛剛從縣城裏添來的荷槍的兵士。也有一些是鎮上團防臨時加的團丁。

牆上貼了碗大的字的告示。有認得字的人便解釋着給其他的人聽：說是已經上

呈文到縣裏去了，不久就有好消息來，要這些人安分的等着，如有不逞之徒，想趁機搗亂，就殺頭不赦……

他們沒有法，便只好留在鎮外，走到幾家鎮外的人家去敲門，想討一些東西喫，但是門總不開。也有一些茅蓬，這裏總又住滿了人，還是他們拿出了一點粗糲的蕎麥粑粑來，和着水，大家貪饑的一下就吞光了。也有一些菴觀，菴觀裏也住滿了人，他們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只好也和其他的許多人一樣，就一團團的守在幾棵大樹下。接着，一批，一批的又來了，三個五個一羣，十個八個一羣，幾十幾十的一羣都來了。又遇着家裏的人了，又遇着了親戚，鄰近的人，歡喜和着悲哀，笑和着哭……

太陽從東邊上來，又從西邊下去，時間在痛苦，掙扎，饑餓，惶惶無希望裏爬去又爬來了。水還霸佔着所有的低凹的地方，有些人與畜的屍身，飄着，飄着，又沈下去了。有些比較高的地方，成了島嶼，稀微的煙從那裏冒出，還留有待救的



人，附近的農民，都沖去了，沒有工作，便乘了用樹幹做成的小船，划到低的島嶼上去，帶出那些聲音都叫嘶了，在死邊把臉色變成蒼白了的人。這些被救出的人，又成羣的走向長嶺崗去，也有些又走到另外的村子去。總之，無論他們走到那裏，不安便也帶着去，連那些稍稍有些積蓄的人家，也收藏好了他們的家財，都裝出貧窮的樣子，都不安的用恐懼的眼光來觀察這些善良的人羣。

淹滅了一渡口，湯家闕的水，又示着威擴大了牠的地盤，沿堤更奔潰了許多地方。長嶺崗上，其他的許多的村鎮，都更不斷的增加了流離失所，饑餓的羣。日夜沸騰着叫號和啜泣。哭着親人，哭着命運，又喊着餓的聲音，同着時日添加了闊度和巨度，而不安更增加了。到縣城去的路已經斷了，但是用帆船却又帶來了一些軍火。並沒有帶救濟來。裝滿了帆船又向着縣城去的，是長嶺崗上的幾家大店鋪的老板和家眷。馬鞍山，三宮莊，……的人也全去了。逃來的人也有些又走到別處去，別處的又轉到這裏來，處處都是一樣，一樣的無希望。

駭着的，帶着不安躲到城裏去的長嶺崗上的一些人，到了城裏，才知道城裏也還是充滿着不安，不過這裏又從省裏領來了更多的軍火，而且又有了厚的城牆圍着，到底也就放心得多了。雖說城外的附近鄉下，是廣集得有更多的災民。然而，那些城裏的比長嶺崗更有錢的人，又坐了小火輪，懷裏繫上珠寶，逃到省裏去。留下了些紳董，慈善家，在進行着一些打電報的事，等賑濟的米糶來。他們也設了一個粥廠，先到的人還可以領到一碗薄粥，後來的就得不到什麼了。於是打架的事，因為不平而被槍托和刺刀打的人也實在不少。

長嶺崗上的王大保帶了幾個漢子和幾個女人幾個小孩悄悄的也跑到縣城裏去了。臨走的時候和他們約好的，是那邊若一有辦法，便會帶信來叫他們也去。李場、鼻和趙三爺，陳大叔，張大哥們還留在這裏，等城裏的信。

農民們的忍耐的精神，和着施捨來的糠，野地的果子，樹葉，支持着他們的肚皮，一天一天的又挨了過去。瀰漫着的還是無底的恐慌和巨大的饑餓。

雖說是在悲痛裏，饑餓裏，然而到底是一羣，大的一羣，他們互相都了解，都親切，所以除了那些可以挨延着他們的生命的东西以外，還有一種強厚的，互相給與的對於生命進展的鼓舞，做成了希望，在這羣中，這新有的力，跟着羣衆的增加而在雄厚了。

「你們吵些什麼呀，不怕的，等着吧，真的不想辦法，好讓我們這多人餓死麼？」

慢慢的他們也已經有了組織起來了。一個小村都舉出一個頭腦來，頭腦聚在一塊，商量着一些事到鎮上去，鎮上便又跟來了好些人，也帶過一些苞穀粉來。又帶了一些安慰來：

「這都是沒法的事，天災……」

「鎮裏只有這一點，不是不想法，人太多了，分不過來……」

「鎮長親身上縣裏替你們請米糧去了，你們應該安心的等着……」

「這水太大了，別處比我們這裏還大，幾百年沒有的事，真是菩薩發氣，……」

「現在替你們帶了這些苞穀粉來，出了大價錢買的呢。以後這些還得大漲價……」

「你們放心，縣長也是愛民的，總有辦法來的。鎮長太太前天夜裏還替你們上城隍廟燒香來呢。」

「縣裏，省裏都在募捐呀，說還要募到京裏去，外國人那裏也要募捐，……」

「募捐是什麼！」

「募捐就是化緣呀……」

「……」

果真發生了效力，多量的做爲安慰的話。和着少量的苞穀粉，又把這些生命養活着，而且夢想着起來了。

「京裏，京官們才真闊呢，他們肯拔一根汗毛，我們也都要肥起來了。……」

「外國人是些什麼人呢，也化緣去，大約都是些好人吧。……」

「鎮長總算好，縣裏的知事，大約也是清官吧，爲民父母，不愛百姓是不好的呢。……」

「說別處的水還大，真是天災，唉，不講不見過，連聽也沒有聽過的大水……」  
也有一些不平的叫聲，塌鼻就和着一些別處的年青的農人，常常在羣衆中講着這些話：

「說鎮長好，知事好，他們爲什麼不把他們的倉打開，分給我們一點呢？……」

「募捐，等他們募捐，等他娘的屁，老子們的鳥要餓死了！……」

「燒她的鬼夜香，燒到她的野老公懷裏去了，那堂客，老子看見過的，顛着屁股，花狐狸精似的，是縣裏的一個三等土娼，那個不知道！」

「土娼還不懂，你這豬獠，是賣屎的，聽說要一吊錢一夜呢。……」

「呸！要命！……」

「動不動天災，菩薩發氣，就真是菩薩發氣，可不應該發我們的氣！爲什麼他

們那些拿了錢不管事，刮盡了地皮，成年打仗殺人的人又不倒霉呢？……」

羣衆又動搖了，可是那些頭腦壓着，這些做頭腦的人，多半是些家裏原本好些，認得字，在本鄉就是做着頭腦的角色。他們常常罵他們：

「媽的，你們這羣餓不死的王八！你們嚼些什麼，想不安分麼，罵他們，……你們要連累大衆的！假如他們不管了，我們才真不得了！……」

「不要聽這起王八龜子的話，他要害你們的！再還敢這末胡說八道，捆起來送上鎮去！……」

頭腦們雖說這末罵了他們，却也不敢捆他們。饑餓的羣裏，相信着場鼻們的話，却願意依賴着頭腦。鎮長們，不好；有錢的，也不好，實在他們是不好，可是怎麼樣呢？難道真的好造起反來麼，那是殺頭的罪呀！

過了一陣，鎮長在許多焦急和希望的懷念中，從縣裏回到鎮上來了。沒有帶米糧來，也沒有再帶軍火。羣衆又鼓噪了起來，壓也壓不下去的，不安脹遍了原野。

吵的聲音，罵的聲音，抱怨的聲音，嘆息的聲音，竟至有許多人暴跳得發狂了，饑餓和絕望填滿了人心，於是頭腦們又走到鎮上去。鎮長慘白着顏色，不是爲了沒有米，是爲了沒有請下軍火來，使他這末不安的。鎮長說：

「喊那起流氓安靜些。我自然得替你們想法呀，要鬧是沒有用的。縣裏請米請什麼都沒有用，城外面擠滿了都是災民。別處的捐穀又沒有到，難道我還情願你們挨餓嗎？你們回去，明天再來，我有辦法的。要嚷可不行，哼，要鬧就只好給衛生丸他們嘗……」

辦法是這個樣子，可以讓幾個頭腦帶一批人出去，到一些很遠的地方，那些沒有水，而有米糧的地方，那裏有許多大財主，大善人，去好些人都喫不窮的地方，留在那裏，等水退了，等到可以做活了又再回來。

於是好些頭腦就活動起來。羣衆走到他們的面前，做出可憐的神氣，軟着聲音說：

「我想跟着你，隨你到那兒去，唉……」

「好的！你肯安分嗎？你有幾口人？出去可不比在本鄉，得聽我的話！……」

「哼！你是什麼地方人，我怎麼不認識你！你當是耍嗎，我帶起人出去，是擔着身家性命的險呢！我還要找保的，你們就想走就走？……」

「這個是不公平的！我們就該死在這裏嗎？……」

「這末多的人，總不能全走呀！……」

於是陸續有幾個領了證書的頭腦，帶了五六十人一批，或七八十人一批，坐着船走了。陳大嫂夫婦也被帶走了，他們同他們的那頭腦，總算有點遠親。塌鼻沒有人要他，罵這長工是個壞蛋。趙三爺，大福，還和以後又遇着了的二媽和老么，這殘餘的一家人，也很想能出去混混，却碰了大釘子。這窮農人真不懂世情。

別的地方，各處鄉村，以及縣裏也是這樣辦，鄰縣也是這樣辦，可是災民太多了：送出去的不過百分之一。這些似乎是到了一些好的地方去了。一些可以羨慕



的地方去了。剩下的呢，用空的肚皮裝着幻想和欺騙，等着巨大的捐款，米糧和錢財，會從遠方送來。這可驚的大的無數饑餓的羣！

四

時間慢慢的爬走，水也慢慢的在有些地方悄悄走去了、露出好些大的潮濕的泥潭來。這裏全是無邊被蹂躪後驚人的淒慘，四處狼藉着沒有飄走的，或是飄來的糜爛了的屍體。腐蝕了的人的，畜的肢體上，叮滿了蒼蠅，不斷的又有成羣的烏鴉在盤旋。熱的太陽照着又照着。夏天的和風，吹去又吹來，帶着一切從死人身上蒸發出來的各種氣息，向四方飄送。於是瘟疫在水的後面，在饑餓的後面又趕着人們了。

人們還留在那些地方，從各方各處聚攏來的，一天一天在增多的大的羣裏，又不覺的在減少了。因為死亡在這裏停住。先是一些喫着奶的，在含着了癆的奶頭，枯了的母親的胸懷死去了。一些老了的僥倖從水的唇吻裏逃了出來的一些，也慢慢死去。而女人們，沒有了力，髒着臉面和身體，流着僅有的淚哼着又哭着。殘餘下

來的一些家屬，是又一天一天的破碎起來了。有一些男人，那些將肌肉從強壯裏消  
失了的男人們，有着堅強的忍耐的求生的欲望的人，同饑餓鬪爭着，同瘟疫鬥爭  
着，同女人的眼淚鬪爭着，同一切淒涼的使人心傷的情景鬥爭着，他們還留着一線  
希望，這希望使他們一天一天的瘦了起來，然而却一天一天的清白起來了。

在太陽地裏，在藍的天空下，在被人蠶食着沒有了綠葉的大樹下，在不能使人  
充饑的大石上，常常使聚滿了大羣大羣的怕人的人類。破的衫褲在露出的骨上掛  
着。頭髮長了起來。黑的臉上露出大的饑餓的像獸的眼睛。他們曾經被一些告示，  
被一些甜蜜的話，被一些希望，被一些和着糠的樹葉安慰過的。現在呢，他們了解  
了，了解的是無希望。假若他們還要在這裏獸着，那獸在那後面的，便是不絕的死  
亡！於是他們在無處可用他們的勞苦的時候，他們便在這些地方，在一些餓得半死  
的人旁邊，吐着他們的不平。

這時又從城裏來過了一些人，鎮長殺雞殺鴨的款待着。是一些調查的人，是一

些參觀的人，還有一些搽脂抹粉的太太們在當中。他們用着好奇而有點怯的眼光在這羣中探視。他們先給他們一些裝出而又無用的同情的驚詫的嘆息。他們又從懷裏掏出一個黑的東西來向着他們不知做些什麼。他們向他們解釋，要將他們的這使人駭怕的水災的情形，照在相片上，拿到外邊去，好募一些捐來。可是這些應該使人歡喜的話，已經失了作用。在這羣農人的，受了許多欺騙的心中，已經填滿了堅決的自信，不再在這些寄生於他們的人們身上，露出乞憐的顏色，和被騙後所起的歡容了。

從城裏又傳來了些更不好的消息，別的地方也有一樣的消息傳來，便是那些不爲饑餓和瘟疫逼死的一些人中，有一些却爲許多槍托和刺刀大批的趕到不知叫着什麼名字的地方去了。那裏本來就是煙火瀰漫的地方，本來就是廣大的屠場，於是這些餓着的，不死於水的人，便在炮火之下被犧牲了。從這裏逃了出來的，帶回更大的恐慌，超過了水，超過了饑餓，使人們在戰抖裏發着狂起來了。於是許多消

極的怨天尤人的咀呪慢慢便又變成了有力的話語了。

現在在長嶺崗上，極目所見的，是饑餓的羣連着饑餓的羣。在人羣的頭上浮動着男人們的嘈雜的嘎聲，和女人們無力的而強着嘶出來的銳叫，無次序的傳遞着：

「一定要死了，路在那裏呢？……」

「不要做夢了。沒有人來救我們的，活着像豬一樣的活着，死去像豬一樣的死去吧。……」

「什麼募捐，傻子等着去吧！哼，他媽的屁，到手的肥肉還肯放手嗎？還不是販在他們的腰包裏去了……」

「你們，禽你的娘的這羣餓不死的王八蛋，餓死了同他們有什麼相干……」

「真是，不如一塊死了乾淨，好免掉許多手脚呀……」

在大樹的枝椏上，有個黑臉，裸着半身的農民，他大着聲音吼着：

「亂吵一些什麼鬼？雜種們！想法子呀！不准鬧！聽我來講！……」

大家的頭都轉到這一方了。人羣裏又有人在喊：

「是呀！我們要想法子呀！就聽他說……」

「張大哥呢，你也應該替我們想想法子……」

「我也要說呢，我一輩子嘔的氣簡直會把我的空肚皮炸破呢……」

「不准吵。吵些什麼雞巴，就讓他先說。你姓什麼？……」

對面樹上也爬上了一些張着饑餓和忿怒的眼睛的人。那裸着半身的漢子便又大聲說：

「現在明白了吧，雜種！我們，鼓起眼睛看去，凡是看得見的地方，再走再去看，只要是有着田的地方，只要有着土地，就全有我們在。告訴你，就全有我們胼手胝足<sup>①</sup>，挨凍挨餓的在。老子走過好幾省，年輕的時候，抬過轎，喫過糧，看得多了，處處的老鴉一般黑，那裏種田的人有好日子過？水要淹死你，旱要乾死你，土地就是我們的命呀！好容易這年的穀子收到了，他媽的衙門裏的人來了；老子一

股兒種了他媽的三斗六升田，喝稀飯還不夠，那裏容得他們左捐右捐？再不是，東家老板來了，他們一動也不動，不出種穀，不出肥料，坐在高房子裏拿一半現成的還不夠，還要恃凶來訛詐，哼，你敢哼一聲嗎？有牢給你坐的！你坐了牢，你的娘，你的老婆也是死呀！哼！老子現在是明白了的，餓鬼，告訴你們吧，老子們不好生想個長久的法子，終歸是要餓死的。而且還要留下些兒子們孫子們跟着餓死呢？……

「是呀！哼，他講得不錯！……」

「二姐，真的是這樣呢，唉，我們太可憐了……」

原野沸騰了起來，都喊着：

「我們得打算一打算好！……」

對面的樹上也有一個人喊起來：

「爲什麼不打算呢，講什麼空話，眼前比什麼還要緊呢。我們的人死去又死去了，我們的肚子空着，我們喫死人也不夠呀！我們的皮肉是硬的，我們的心總還是

人的，我們總不能喫活人呀！……」

「呸，臊你的娘！你去喫活人吧！……」

「喫活人，有什麼稀奇？」那裸身的人又說：「老子們不就在被人喫着？你想想，他們坐在衙門裏拿捐款的人，坐在高房子裏收穀子的人，他們喫的什麼？喫的我們力氣和精血呀！真是雜種！老子們被人喫得這樣瘦了，把娘老子也喫了去，還糊塗，還把別人當好人，等別人來施恩，還打算有人來救我們？哼！等着吧，把腸子也餓了出來，你看有不有米會送來？告訴你，我們的人這末多，餓死幾千幾萬不算什麼，還愁不剩下一些再做奴隸麼！……」

「啊呀！真是怕人得很！我們被人喫得怕人呀……」

「怕什麼人？起來！拚牠一拚，全不過是死呀……」

「對呀！全不過是死呀……」

然而，這時鎮上已駭瘋了。家家都緊緊的把門關上。從街的兩頭，衝出一些帶

槍背刀的兵士。他們趕散着人，大聲的呼叱：

「你們這些餓鬼！吵些什麼！敢再鬧，老子們把點顏色給你們看，才知道，老子又沒有開米行，堆在那裏的；鎮長法子也想完了呀！又不比往年，今年漲水的地方，你們怎麼會知道，可大得很呢。打仗就是你們麼！你們這幾個值個什麼！」

趕散的人們在兵士走過後又聚了起來，而且更嘈雜的嘶着聲音不斷的在叫着。

鎮上又派人到縣裏去請辦法，到底應該怎麼樣來解決這些叫化和流氓呢？縣裏不願管他們的事，他們只留下大批的軍火，在縣的四週守衛着。不准他們進來。而且常常有槍的響聲。他們是依照着省城的辦法的。

所有地方的那些在死的線上掙扎的人，誰說得定不都會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更團結起來呢？

他們到了晚上，等那些兵士全退入了鎮上後去，在月亮底下，他們更多的聚在一處了。那裸身的漢子便又爬上了一顆大樹，大聲的吼着：



「傻子們，不要再上當，再聽他們的話了。他們今天說想法，明天說想法，到底法子在什麼地方？說募捐，說賑濟，他媽，日子這末久了，募到他們的雞巴那裏去了！他們沒有開米行，那個見過的？那些米行的米呢，他們藏起來了，他們要有好價錢才肯賣呢！我們的東家老板呢，他們的穀子不是裝滿了倉麼，怎麼不拿點出來給我們喫，從他們的祖宗就都是靠我們過活的呢！……」

「他們倉裏多得很，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是清楚的，只要他們肯打開，夠我們大家好久喫呢。……」場鼻也吼了起來。

「肯打開，你做夢！他們鎖得緊緊的呢！他們恨不得再加上鐵牆，恨不得能悄悄運起走呢，莫說三富莊，什麼地方不有好些在那裏，可是我們只有樹葉喫！告訴你們，雜種！要我們自己動手去打開呢！放在那裏不去喫，却要餓死，真是雜種，現在，起來呀！起來！……」

「起來！走，他媽的，拚上一拚吧，左不過是一死！現存的放在那裏，爲什麼

不搶呢！……」

「起來！走呀！……」

「走到什麼地方去！豬羶，亂吵些什麼！好好再商量呀！……」

「伙計，你有道理，你再說呀！……」

「蠢東西！真是雜種！你們要搶些什麼！老子是不搶的，老子們又不是叫化，又不是流氓，是老老實實安分的農民。現在被水沖了，留在這裏挨餓，等了他媽的這末久的救濟，一批一批的死去了，明兒我們都會死去，比狗不如；告訴你，起是要起來的，可不是搶，是拿回我們的心血，告訴你，雜種，只要是穀子！都是我們的汗血換來的。我們只要我們自己的東西，那是我們自己的呀！……」

「是的，那是我們的呀……」

「走，去拿回我們自己的東西！……」

「到三富莊去，那裏有我幾十年的血汗……」

「李老板家裏去吧，我們幾代人都做着他們的牛馬的……」

「豬羶，又亂起來了，不准吵！我們不能亂來的。我們要在一塊。我們要一條心！聽他說呀，他比我們有道理呀！他說的都不錯呀！伙計，你有本領，你再說！」

「對的，我們都聽你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呢？……」

「雜種！怕什麼，老子們有這末多，還怕個什麼，大家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走，去幹，老子們就成了。我告訴你們……」

這嘶着的沉痛的聲音帶着雄厚的力從近處傳到遠處，把一些餓着的心都鼓動起來了。而且他的每一句話語，都喚醒了他們，都是他們意識到還沒有找到恰當的字眼說出來的話語，他們在這個時候，甘心的聽着他的指揮，他們是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充滿在他們心上的，是無限大的光明。

於是天將矇矓亮的時候，這隊人，這隊饑餓的奴隸，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

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還兇猛的，朝鎮上撲了過去。

〔選自丁玲選集〕

- ① 丁玲 姓蔣，名冰之，湖南常德人。小說集有在黑暗中、草叢、冰、一個人的誕生、自殺日記、一個女人、夜會、法網、母親等。② 哪叱三太子抽龍王的筋 舊小說封神榜演義上之故事。
- ③ 蝸蠅兒 一種鳴蟲。④ 織女牛郎 神話相傳。爲天上之雙星，隔天河而居，一年相會一度。⑤ 歇斯底里 (Hysteria) 病名。婦人血虛者，因抑鬱恐怖精神興奮時多患之，態度違常，與瘋癲略同。⑥ 跟跟踉踉 行走急劇貌。⑦ 胼手胝足 謂手足近骨之皮面久受壓迫而生之硬塊也。勞動者多生之。



中學國語補充讀本

北新書局出版

詩選

石民 實價六角

詞選

胡雲翼 五角五分

現代詩選

趙景深 實價六角

小品文選

陶秋英 上五角 下六角

現代小品文選

趙景深 上五角 下六角

遊記選

姜亮夫 上四角 下五角

現代遊記選

姜亮夫 上八角 下六角

現代應用文選

陳子展 實價八角

書信選

陶秋英 印刷中

現代書信選

胡雲翼 上各四角半 下各五角半

日記選

劉直 上各五角半 下各五角半

現代日記選

趙景深 實價六角

戲曲選

姜亮夫 上各五角 下各五角

現代戲劇選

胡雲翼 上各五角 下各五角

小說選

姜亮夫 印刷中

現代小說選

胡雲翼 上各六角 下各六角

文人故事選

洪爲法 上各五角 下各五角

筆記選

姜亮夫 實價六角

傳記選

洪爲法 印刷中

文人傳記選

譚正璧 印刷中

語錄選

趙譽船 印刷中

現代演說選

劉達 印刷中

散文選

姜亮夫 實價六角

現代散文選

姜亮夫 上各四角半 下各四角半